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三部・第二基地

張時 譯



照耀明日的書 8

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

銀河帝國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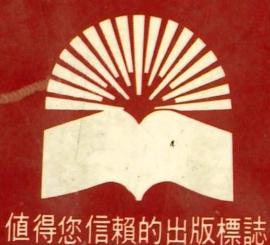
第三部・第二基地

張時 譯



照耀明日的書 8

照耀明日的書 8
銀河帝國三部曲〈三〉
艾西莫夫 張時
照明出版社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艾西莫夫的科幻小說中
公認最好的作品
曾榮獲最佳科幻小說雨果獎
根據史學家湯恩比及吉朋的
歷史演變理論寫作而成。

第三部・第二基地概要

- 僅餘的第二基地，秘密的存在星河中，它成了所有探險者的目標。騾必須得到它，以完成統一星河大業。第一基地留下的忠貞份子爲了另一理由更必須找到它，可是他在什麼地方？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三部　第二基地

艾西莫夫著
張　時譯

照耀明日的書 8

楔子

第一銀河帝國已有一萬年歷史。它包括了銀河系所有星球，將它們納入一個集權，但有時專制有時寬大的有秩序範疇中。人類已經忘卻了宇宙中尚有其他不同的存在形式。

但是只有謝東是個唯一的例外。

謝東是第一帝國最後的偉大科學家。他將心靈歷史的科學發揮得淋漓盡至。心靈歷史是社會學中最深奧的理論；它將人類行爲科學歸納而爲數學方程式。

人類個體是不可預測的，但是謝東認爲人羣是可以用統計學處理的。人羣越大而其準確性便越高。謝東當時研究時是根據當時銀河系統人口作爲基礎的，那時人口約在五萬億以上。

謝東那時的想法與所有常識及一般想法相背，他認爲偉大的帝國在表面上光輝燦爛，實際上卻已走上腐敗衰亡的道路。他在計算方程式和解說一切象徵時，都得到同一結論；星河將渡過一段三萬年的悽慘和無政府狀態，直到一個新的宇宙政府興起爲止。

他開始挽救此一危難，採用了一連串措施，可以在以後一千年中重建和平與文明。他仔細地建立了兩個稱爲「基地」的科學家殖民地。他深思熟慮地把它們分設在「星河的兩端」。第一個「基地」是公開皆知的，而另一個「第二基地」是沉默無聲的祕密存在。

在本三部曲的第一册「基地」及第二册「基地與帝國」中，敍述了第一基地的最初三世紀故事。它開始時，是一些百科全書科學家們消失於星河外圍的邊緣處。他們週期性地面對着各個時代人類交通社會經濟暗流的衝擊。但是它們可以堅定的沿着一定的方向行進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地走到新的發展天地。這一切都是依照早已去世謝東的理論安排的。

第一基地挾其優秀的科學成就征服了周圍的許多野蠻星球。可是它仍面對了從將死帝國中脫離而割地自雄的軍閥。它也面對了最後一位强大國王統治下的一些頑强將軍。不過基地都將他們打敗制服了。

終於他們面對了謝東生前也沒預料到的情勢；那就是一個人——一個突變異種——的强大力量。他是被稱爲騾的生物，他生來就有塑造人情感和思想的能力。他能將死敵轉變成他最忠誠的僕人。軍隊不能也不願與他作對。在他的面前，第一基地瓦解，謝東的計劃也大部份付諸流水。

剩下的只有第二基地了，它成了所有探險者的目標。騾必需得到它，以完成統一星河大業。

第一基地留下的忠貞份子爲了另一個理由更必需找到它。可是它在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

本書敍述的便是尋找第二基地的故事。

目錄

楔子

第一篇　騾的尋找

第二篇 基地的尋找

第一篇　騾的尋找

1　二人與騾

「騾・第一基地衰亡後，騾王朝的建設時代於茲成形。第一銀河帝國破滅之後，他首次呈現出一個統一空間的歷史。早先衰亡基地雖然有堅強的心靈歷史理論作爲基礎，可是其商業王國卻是鬆懈而分散的。它與騾嚴格統治下的『世界聯合國』卻不能相提並論。世聯擁有銀河十分之一的星球和十五分之一的總人口。特別是在其所謂『尋找』的時代……」

銀河百科全書

（註：本書引用銀河百科全書第一一六版，由極星的銀河百科全書出版公司於一〇二〇基年所出版。）

關於騾及其帝國的事，百科全書中實在說得過於簡單，可是如果過於詳細卻嫌太枯燥。短文中主要只是簡述這位「世聯第一公民」——騾的正式稱呼——的興起及其以後的扼要發展。

本則作者也對騾自寒微中崛起及以後五年中的廣大統治頗感驚異，不過他把自己的情緒隱瞞得很好。如果他對五年統治和以後突然停止擴充更感驚訝的話，他却把這件事實不予說明。

現在我們抛開百科全書，繼續向我們的目標進行，回顧第一及第二銀河帝國之間的偉大過渡時期——亦即五年堅固統治的末期。

在政治上，世聯非常平靜。在經濟上更是蒸蒸日上。很少人願意把騾的堅強統治下的和平來交換以後的動蕩年月。在宇宙中，人人都知道那五年以前是所謂的「基地」，可是遺憾的是他們對之却漠然無知。基地的領袖全已死去，毫無用處；而那些皈依的人們却仍有價值。

在皈依的人們中，最有用的是現在的少將白利吉。

◆ ◆ ◆

往日基地的時代裏，白利吉是個上尉，而且是地下民主反對黨的黨員。基地一鎗不發險入騾的手中後，白利吉奮力反抗，最後終於被轉變而歸順。

所謂轉變並不是普通所謂對權力的降服。白利吉對那些知之甚詳。他的改變是因爲騾是個突

變的異種，他會用心智能力改變別人的思想以適合他的需要。而這種轉變使他完全滿足，對於歸順的心滿意足只是主要的跡象，而白利吉對事物也已不感好奇。

白利吉剛剛自世聯外的銀河深處作第五次探險歸來，對這位前太空人與情報人員來說，已經並無特別樂趣，不過仍然必需向第一公民報告。他歷經滄桑的臉就像是木雕土塑，似乎也不會笑也不會動，不過一切外表的變化都是不必要的。騾可以看到內心的感情，而且體認入微，有如可以看到普通人雙眉微動似的。

白利吉把太空車停在老車庫中，依規定走進宮殿廣場。他沿着空闃無人的箭頭大路走了一哩。白利吉知道在這一萬哩的廣場上沒有一個士兵守衞或便衣。

騾不需要保護。

騾是他自己最好的全能保護者。

白利吉聽見自己脚步的輕聲，一直走到金屬宮殿忽然閃亮地在面前昇起，那是上次帝國的巨大建築物。宮殿俯望着靜寂的廣場和天邊的擁擠城市。

宮殿中只有一個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他那非人的心智力量決定了新的王朝以及世聯的整個結構。

將軍走近時，巨大的門無聲輕柔地打開，他走了進去。他踏進寬寬的旋轉梯，迅速向上昇起

。他到了宮殿最高尖塔外，站在騾房間的平凡小門前。

它打了開來——

❖ ❖ ❖

章尼新是個年輕人，而且沒有經過轉變。換言之，他的思想情感還沒有經過騾的調整。他還是由遺傳因素和後天環境所決定的人。他也覺得很滿足。

他年齡不到三十，在首都中已是人望很高。他漂亮而且機智——因此在社會上很成功。他聰明而自信——所以在騾面前也很成功。對於兩方面的成就他都至為愉悅。

現在騾第一次私人召見他。

他的雙腿帶着他走過長長閃亮的道路，而抵達石棉鋁的尖塔，這裏一度是高甘總督的居所，他是奉老國王的命令統治轄區，以後這裏又作為高甘獨立王子們的居處，現在則成了世聯第一公民的宮室，他在這裏發號司令統治帝國。

章尼新輕聲哼唱。他對這一切從無懷疑。當然是第二基地！這件事使得騾停止了永無止境的擴張，而謹慎地停止下來，正式的名詞是「團結」。

外面有些謠言——謠言是永無法禁止的。騾又要進攻了。騾探明了第二基地的所在，即將進軍攻擊。騾和第二基地有過協議，分治銀河。騾又決定第二基地並不存在而要統治全銀河。

要記下所有傳聞是不可能的，這種謠言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現在傳說的人越來越多，在和平與安定時代中枯萎的靈魂愉悅而如潮汐般地投向戰爭與政治騷亂的情勢。

章尼新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害怕神祕的第二基地。除此之外，他也不怕騾，並且為此誇口不已。也許有些人並不首肯這個年輕得意的人，甚至于暗暗地等待這個為女性喜愛的男人有點會因為聰明過度而觸怒騾。沒有人敢和他在一起或是嘲笑他，因為他一直很順利，所以名譽也如日東昇。

章尼新所哼唱的歌詞：「第二基地威脅國家和宇宙。」

他到了宮殿。

他走近時巨大輕巧的門戶打開讓他走進去。他停在寬闊的旋梯頭上，讓這個迅速無聲的電梯帶他上昇。他站在塔尖騾的平凡小門前。

它打開了——

這個人只有一個名字，騾；他的稱呼是第一公民，他凝着玻璃牆壁外海平線上的城市。

在幽暗的黃昏，星星已經出現，任何人對他都是忠心耿耿。

他想到這裏，不禁微微一笑。他們對他的忠順程度幾乎難以形容，而且是非常少見的。

他不是個好看的人。看着騾便難以令人不生嘲笑之心。五呎八吋的身材，只不到一百二十磅

。四肢瘦削如柴骨頭突出。在瘦長的臉上幾乎是被拉出來的一個多肉三吋長的雙唇。只有他的眼睛露出騾平常所假裝的諷刺光芒。在它的柔和之中——以一個星河最大主宰來說那是種奇異的柔和——有永遠無法制服的哀傷之情。

在這個城市中應該找到一個豪華國家豪華首都的奢侈歡樂。他本來可以把他的首都建立在基地上，那是他新近降服的最大敵人，可是它却座落在銀河的遙遠邊緣。高甘的地位正在中央，而且一向是貴族王公遊樂的最好星球；這裏更加適合他的策略。

不過這裏是傳統遊樂場所，加上經濟繁榮，所以根本找不到安靜和平。

他們怕他，服從他，甚至於更加尊敬他——不過他們與他相距甚遠。如果有人看着他，誰會不生鄙視之情？只有那些歸順他的人才可以接近他。但是他們那種人工轉變的忠心的價值如何？它可能缺少芳香氣味。他可以為他們授官，設置禮儀制度，但是仍對事實無補。所以更簡單的方法，是第一公民把自己隱藏深宮。

他心中忽然興起一波强烈而殘酷的反叛潮流。星球中沒有一處敢於反對他。五年來他默默地埋身高甘球上，因為他面對着永恆、朦朧而不知何處的第二基地的威脅。他三十二歲，還不老——可是他自己認為已經老了。雖然他有變人心智的力量，可是身體卻已衰弱。

每個星球，不論是看得見的或是看不見的，都應該屬於他！

對一切復仇。他既非屬於人類一份子，銀河也不能對他適合。

頭頂上無熱的警示燈亮了。他注意着接近宮殿的來者，同時他的突變感覺已經提高，注意着孤寂的黃昏，他覺得情緒的波浪沖擊着頭腦的細胞。

他毫不費力地辨出，那是白利吉。

以前基地的白利吉上尉。衰亡的政府與官僚把白利吉上尉無意中留給了新主人。白利吉上尉的工作是肅清一些他當年提拔出來的小間諜。白利吉上尉成了上校也成了將軍，他的活動範圍是整個銀河。

現在成了將軍的白利吉，以前是堅决的反叛者，現在却十分忠於王室。他的忠心並非出於名利，也非出於感恩圖報，純然是一種經由人工轉變後的忠誠。

騾知道這種忠誠愛心的因素已深深染進了白利吉的感情，這因素是他在五年前為他移植進去的。但是在其深處還殘留有當年頑固個性，對規律的不耐、理想主義；可是連他自己也無法再偵知得到了。

他身後的門開開，他轉過身去。透明的牆變為混濁，紫色的晚霞讓給了原子能的白光。

白利吉按照指示就座。在騾面前無需鞠躬敬禮。騾只是「第一公民」。對他的稱呼是「先生」。你可以坐在他面前，也可以背向着他。

白利吉認爲那是對他的信任，他對這一點至感愉快。

騾說：「我昨天收到你的最後報告。我不否認我相當失望，白利吉。」

將軍雙眉緊皺。「是，我想像得到——但是我只得到這麼一個結論。先生，事實上沒有第二基地。」

騾想了想，慢慢搖搖頭，有如他以前常常這樣做的：「艾柏林那裏有些證據。艾柏林一直找到些證據。」

那已不是新的故事了。白利吉毫不考慮地說，「艾柏林可能是基地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但是比起謝東來却只算是個嬰兒。當他研究謝東的著作時，他正是在你腦波控制的人工刺激下。你可能對他操之過急。他可能錯了，先生。他一定是錯了。」

騾嘆了口氣。他的頭在細頸上向前伸出。「只要他能多活一分鐘就好了。他正準備把第二基地的位置告訴我。他知道，我告訴你。我不能放手，我不能再等待下去，時間已經浪費太多了。五年來一無所獲。」

白利吉的心智已被控制，所以他不能批評統治者的心理弱點。他只是感到種曖昧的困惑不安。他說：「先生，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件事呢？我出去了五次。路線是由你親自安排的。我已經查過每一個小遊星。三百年前老帝國的謝東據說建立了兩個基地以取代舊國。謝東之後一百年—

—第一基地已成爲鄰近週知的王國。謝東之後一百五十年，與舊王國作了最後一戰，全銀河都知道了第一基地。現在三百年過去了——神祕的第二基地可能在什麼地方？銀河中從來沒有傳過一點消息。」

「艾柏林說它是個祕密。只是祕密才能使微弱變得强大。」

「這種深藏的祕密已經達到不可能存在的程度。」

騾向上看，大眼睛機智有神。「不，它一定存在。」瘦削的手指用力前指。「我們的策略要稍加改變。」

白利吉皺皺眉頭。「你計劃自己去？我深不以爲然。」

「不，當然不。你再出去一趟——最後一次。不過和另一個人聯合指揮。」

過了一會，白利吉猶豫地問，「誰，先生？」

「高廿有個青年。章尼新。」

「我不認識他，先生。」

「不錯。他有個老成的思想。他野心勃勃——而且沒有經過轉變。」

白利吉的長長下巴稍微顫抖一下，「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好處。」

「有，白利吉。你是個能幹有經驗的人。你對我有極好的服務。可是你經過轉變。你的動機

與行爲只是完全對我盡忠。當你失去你的原有的動機或一些明顯的刺激時，我可能也無法再予以復原。」

「我不那麼想，先生。」白利吉嚴肅地說。「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當年還是你敵人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比你低劣。」

「當然不，」騾的嘴角扭出一絲微笑。「你對這點的判斷並不客觀。這個章尼新，心懷大志。他絕對可靠——並非出於忠誠而是對他自己的信心。他知道他是附着我的驥尾，如果我跑得越快，他會隨着去得更遠更接近他的光榮目標。如果他陪你去，那麼他的推進力會更加使你接近你的目標。」

「這樣說，」白利吉還是遲疑地說，「何不取消我的轉變使我有所進步。現在你可以信任我。」

「不行，白利吉。當我們近在一臂之距時，你必須處於轉變的情況下。如果現在我釋放你，下一分鐘你便會殺死我。」

將軍鼻孔微張。「你這樣想使我十分難過。」

「我不想使你難過，不過你不能體會到你恢復原有動機時，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人的思想往往反對控制。普通的催眠師無法催眠一個不願接受的人。我能夠，因爲我不是催眠師，而且請

相信我，白利吉，你所不知道與你無法表現出來的懊悔憤怒，是我決不願面對的。」

白利吉低下頭。無奈之情使他內心感到憂鬱。他勉强地說：「可是你怎麼能相信他？我是說完全信任他——一如相信經過轉變的我。」

「我不能完全信任他。所以你一定得陪他去。要知道，白利吉，」他靠在椅背上看上去像卡通片裏的牙籤，「一旦他找到第二基地，他應當知道和第二基地接觸經過我更能有收穫——你懂嗎？」

白利吉眼中浮起滿意的神情，「那樣才好，先生。」

「不錯。記住，盡量讓他自由發揮。」

「是。」

「還有……唔……白利吉，那個年輕人漂亮可親，非常瀟灑。可是別讓他騙了你。他危險而且不羈。除非你準備對付他，不要擋住他的去路。好了。」

❖ ❖ ❖

騾又獨自坐着。他讓燈光熄暗，玻璃牆又恢復透明。天光發紫，城市是天邊的一點光亮。

這一切爲的是什麼？卽使他成了一切的主宰——又怎麼樣呢？它眞會使白利吉這種人不再正直高大而堅强自信嗎？章尼新會失去他的容顏嗎？他自己又會成爲另一個人嗎？

他詛咒自己的疑慮。他在追求的是什麼？

頭頂冷漠的警告燈又亮了。他可以看清進宮來者的一舉一動，他幾乎違反自己意志地感到感情衝擊着腦子的細胞。

他毫不費力地認出來者。那是章尼新。騾這時看不見統一，而沒有被觸及與塑造過的思想。它呈現波浪潮汐形成。表面上謹慎而實在有種嘲俗妒世的性格。深處還有強烈的自重自愛，處處顯出殘酷的幽默感，以及指導一切行爲的勃勃雄心。

騾覺得他可以阻止他的潮流，把深藏的他報導向其他路徑，使一條河水乾枯而引出另一條來。但是那會怎麼樣？如果他能令章尼新低頭，又能改變他不喜歡白晝喜歡黑夜的滑稽形相？

後面的門啓開，他轉過身去。透明的牆又變成不透明，黑夜再度讓位給原子能的白光。

❖ ❖ ❖

章尼新輕鬆地坐下說，「這是個並不很意外的榮譽，先生。」

騾用四個手指摸摸鼻子，帶點不耐的口吻說，「爲什麼？年輕人？」

「我想，是種預感。除非我承認我聽過一些謠言。」

「謠言？十幾個謠言中你指的是那一個？」

「我聽的是再行做星河攻擊的計劃，我希望那是眞的，而且最好能參加。」

「你想眞有第二基地嗎？」

「爲什麼不？那使事情變得更加有趣。」

「那麼你對它也感到興趣了？」

「當然。神祕之主！你到那裏找得到更有意思的事？報紙副刊最近沒有別的題目，那是相當有意義的。『宇宙』雜誌上有篇專欄談起一項奇談，說有個純思想存在的世界——那正是第二基地——那裏發展了強大心智力量以與任何已知的自然科學競爭。太空船在幾光年外爆炸，星球被推出軌道——」

「有意思。是，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概念沒有？你也相信這種心的力量？」

「銀河，不！你想那種生物會安於他們自己的星球嗎？不，先生。我認爲第二基地隱而不出是因爲他們比我們所想的要弱。」

「那樣的話，我可以輕易地解釋，你願不願意領導一次探險隊去第二基地？」

章尼新呆住了，這件事比他預料的更要快。他說不出話，一時房中沉默無聲。

騾冷冷地問，「如何？」

章尼新緊蹙雙眉。「當然。可是我怎麼去？你有什麼資料嗎？」

「白利吉將軍和你一起——」

「那麼不是由我領隊？」

「等我說完你再判斷好了。聽着，你不是基地的人。你是高甘人，對吧？是。好，你對謝東的計劃並不很清楚。當第一銀河帝國衰弱時，謝東和一些心靈歷史學家，利用當時已經失傳的數學工具分析了未來歷史的方向，而建立了兩個基地，它們分設在銀河兩端，由於緩慢社會與經濟進步，它們會成爲宇宙的兩個焦點。謝東打算用一千年變成這個計劃——而沒有基地時却需要三萬年時間。然而他沒有計算到我。我是個突變異種，任何預測心理反應的心理學家都對我無能爲力。你懂嗎？」

「完全懂，先生。但是與我有什麼關係？」

「你就會明白。我現在想統一銀河——而在三百年內中完成一千年的謝東計劃。一個基地——自然科學家的世界——在我統領之下一日千里。在世聯的興盛之下，原子武器已經可以對付銀河中的一切阻力——除了第二基地。我對它必須有進一步了解。白利吉將軍認爲它不存在。我認爲正相反。」

章尼新細心地問，「你怎麼知道，先生？」

騾忽然憤怒地說，「因爲在我控制下的思想受到了干擾。細巧！輕微！不過並不是輕微到我注意不到。這種干擾已在加强，而且在重要時候擊中了重要人物。你有沒有懷疑這幾年我爲什麼

隱伏不動嗎？

「那是你的重要性。白利吉將軍是我以次最重要的人，他已不再安全。他自己還不知道。你沒有被轉變，所以不會立刻被認出是騾的人。你可以比我手下更容易騙過第二基地——也許時間可以更久。你了解嗎？」

「嗯——唔。是。對不起，先生，如果我問你，你那些受干擾的人是什麼樣？也許我可以在必要時偵知白利吉將軍。他們會復原嗎？他們會不忠心嗎？」

「不，我告訴你那很細微。更令人煩惱的是它很難偵查出來，有時如果他們沒有行動，我更無法辨明。他們依然忠心，可是已不復那麼眞誠而主動。剩下的只是一個正常而無用的人。去年就有六個人如此，我最好的六個人。」他嘴角微揚。「他們現在負責些訓練站——我目前只希望那邊不要出什麼他們無法作決定的緊急事件。」

「假如，先生……假如那不是第二基地。會不會是別的——和你一樣的突變異種？」

「計劃太過長遠而仔細。一個人會匆忙行事。不，那是個世界，你要做我對付他們的武器。」

章尼新眼睛發亮的說；「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騾感到一陣情緒的激動。他說：「是，顯然你要從事一項獨特的任務——值得一項獨特的報

酬。也許做我的繼承人。很可能。不過你要明白，處分也是很獨特的。我情感的運動不只是會創造忠心而已。」

他薄薄的嘴唇掛上冷峻的微笑，章尼新恐怖地跳了起來。

但是章尼新在一瞬之間感到被憂鬱之雲所籠罩。它帶來身體的痛苦，使他的心思陷入黑暗，然後又消失了。現在只剩下憤怒之情。

騾說：「憤怒沒有用……是，你已經了解了。我看得出來。記住——那種感受會更深沉。我用感情控制法殺死過人，那是最殘酷的死亡。」

他停了一歇，「好了！」

❖ ❖ ❖

騾又獨自坐着。在他把牆歸回透明前，他讓燈光暗下。天空是黑的，銀河望遠鏡昇起來望向太空的紫色深處。

星雲的暈光是無數星球，它們互相溶會成一片光雲。

一切都將是他的——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步，然後他才能高枕無憂。

第一插曲

第二基地的議會正在開會。對我們來說，他們只是些聲音。既無會議的確實地點，而指認出出席的人也無關緊要。

更明確地說，我們無法複製任何會議的情景——除非我們要犧牲我們有權做的最低了解。

我們這裏說的是些心理學家——而不只是心理學家而已。也許可以稱之爲有心理導向的科學家。換言之，那些人的基本科學哲學是朝向第一個方向，和我們所能理解的完全不同。科學家的「心理學」是由自然科學與觀察方法歸納而得的，與所謂「心理學」實在只有模棱兩可的關係。

正如我向一個盲人解釋顏色似的——特別我和聽衆一樣是盲人。

需要說明的是思想是從互相作用的了解中集合起來的，不但是出自理論，而且是出自理論長期間對個人的特殊運用。語言在我們是沒有必要的。片言片語便足夠表現。一個手勢，一個聲音，臉部的一根曲線，甚至於短暫的歇息也可以提供有用的資料。

所以會議的一部份可以把它解釋爲童稚的思想或是科學哲學。

有一個「聲音」在主持會議，它屬於所謂「第一發言人」。

他說：「關於如何阻止騾的第一輕舉妄動已是十分確定的了。我不能說這件事歸功於……情

況的組織。顯然他幾乎找到了我們，他是使用第一基地所謂「心理學家」的人工提高腦的能力。心理學家還沒有把發現告訴騾便死去了。那些導致死亡完全是第三階段計算中的偶然事件。請你繼續。」

由聲音知道那是第五發言人。他以冷漠的口吻說；「顯然情況處理不當。我們有被大規模攻擊的危險，特別是來自騾這種智力奇人。他在銀河出人頭地征服第一基地後半年，他便取得了川陀。再半年他可能到這裏來，我們毫無希望，準確地說，他的勝算是九六點三正負百分之五。我們已經用很多時間分析可以阻止他的力量。我們已經了解他的動機。他外表變形與獨特智力的交互作用對我們至爲明白。可是我們只有進入第三步驟後才能決定與了解；他面對另一個忠愛他的人時，可能採取的不規則反應。

「這種不規則的行爲要看那個人的在場時機，所以整件事是完全意外的。我們的情報人員確信殺死騾的心理學家的是個女孩——騾在感情上相信的女孩，他也沒有控制她的心智，只因爲她喜歡他。

「那件事情發生後——願意了解細節的人可以在中央圖書館取得數學處理資料——我們必須警惕的是我們以非傳統方式來阻止騾等於是每天在危害謝東的全部歷史計劃。完畢。」

第一發言人等了會，讓其他與會者有時間吸取事情的複雜性。他又說：「情勢十分不穩。我

必須承認我們對這件事情處理得拙劣，而且揣度缺少遠見；使謝東的計劃面對破壞。時間過得很快。我認爲我們只有一個辦法——即使那是冒險。

「我們必須讓騾找到我們——只是意義不同。」

過一會，他聽取了反應之後，又說：「我再說一遍——意義不同！」

2 二人無騾

太空船幾乎都準備好了。可是萬事俱全只欠東風；目標不明。騾建議再回川陀星去——那裏是人類最大帝國中無法比喻的銀河大都市——它一度是宇宙所有星球的首都，現在已經死亡了。白利吉不贊成。那是條索然無味的老路了。

他發現章尼新正在太空船的導航室。年輕人的鬈髮幾縷披在額上——有如那是故意安排的——連微笑的牙齒也和它很相襯。白利吉心中對他頗無好感。

章尼新一副興奮的神色，「白利吉，說是巧合似乎太過份了。」

將軍冷冷地說，「我還不知道談話的主題。」

「哦——是的，請拉張椅子過來，老兄，我們好好談談。我讀過你的記錄，非常卓越。」

「哦……我很高興。」

「我是想，你有沒有得到和我一樣的結論。你有沒有歸納地研究過這個問題？我是說，任意地採取星球目標是很好的想法，一如你在過去五次探險中跳過不少星球。非常顯然。可是你想過嗎？如果用這種速度去探索所有已知的世界要多少時間？」

「是，我計算過許多次。」白利吉不想和這個年輕人爭辯，但是對方心中有種重要的想法——那是未經控制所以也是難以預測的心智。

「所以我們能不能用分析方法來決定我們尋找的是什麼？」

「第二基地，」白利吉嚴肅地說。

「心理學家的基地，」韋尼新糾正道，「他們短於自然科學一如我們第一基地短於心理科學。唔，你是第一基地來的而我却不是。你會感到其中複雜性。我們必須找到由心理技巧統治的世界，顯然在科學上那是落後的。」

「是那樣嗎？」白利吉平靜地問。「我們的『世界聯合國』並不是科學落後的，甚至我們的統治者也是借助他心智的力量。」

「因爲他可以借助第一基地的技巧，」回答有些不耐煩。「那也是銀河智識的源泉。第二基地一定是在破碎銀河帝國的什麼地方。」

「那麼你也承認智力可以無需借助科學在一羣世界中建立起規則來？」

「只是比較上少借助科學。如果附近都是荒涼不毛，他們可以保護自己。但是騾有成熟的原子經濟背景加上力量日益膨脹，他們無法支持。還有，他們爲什麼那麼隱藏，以前謝東創立時如此，現在也如此？第一基地並不隱藏，三百年它開始創立時也只是孤獨星球上的無助城市。」

白利吉黝黑臉上的細紋顯出嘲弄神情，「你已經作了深奧的分析，你要不要一張清單，上面有所有王國，共和國，星國與各處的不同政治制度，也許它們有些因素會符合你的要求？」

「那麼這些都考慮過了？」韋尼新的語調仍帶粗率。

「這裏沒有，我們已經完全研究過相反邊緣地帶的政治體系。你以爲騾會任意猜測？」

「好，」年輕人大聲地說，「大端星的寡頭政治呢？」

白利吉摸着耳朵想了想。「大端星？哦，我知道。它不在邊緣區，是吧？似乎在離銀河中心三分之一的地方。」

「不錯。它怎麼樣？」

「我們的記錄上說第二基地是在銀河的另一端。爲什麼要談大端星？它和第一基地的角度差只有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度。決不可能有一百八十度。」

「記錄上還有一點。第二基地是建在『星端』。」

「銀河系中根本沒有這麼個區域。」

「因爲那是當地的土名，爲了保密以後又禁止流傳。也許有人是替謝東那羣人杜撰的。不過星端和大端有相似之處。」

「你說聲音上的相同，那還不夠。」

「你去過沒有？」

「沒有。」

「可是你記錄上有。」

「那裏？哦，是，只是去取水和食物。那個世界上顯然沒有什麼特別。」

「你登陸過主星，政府的中心星球嗎？」

「我說不出來。」

章尼新在對方冷視下想了想。「你和我一同看看望遠鏡好嗎？」

「好。」

◆　◆　◆

這個望遠鏡是星際航行時代的最新特色。事實上它是部十分複雜的電腦，它可以在銀幕上現出自銀河任一點所看的夜空。

章尼新調整之後，駕駛室的燈光全暗下。望遠鏡控制盤上的幽晦紅光照映章尼新臉上。白利

吉坐在駕駛座上，長長的腿交叉向前望。

誘導期漸漸過去，銀幕上現出光點。然後上面現出銀河最集中的星球羣。

「這裏，」章尼新說，「是由川陀星看的多天夜空。這是重要的地區，而你以前却把它們忽視了。最聰明的定向是把川陀定爲零點。川陀曾經是銀河帝國的首都。甚至其科學與文化意義勝過政治意義。所以任何有意義的定名或敍述中十之八九都是由川陀爲出發點。你應該記得，謝東是來自邊緣的海立剛，可是他們這個小組還是在川陀工作的。」

「你想向我說明些什麼，」白利吉冷冷的聲音和對方的熱情正成對比。

「地圖可以說明。你看見那片黑暗的星雲嗎？」他指着銀幕。指頭處是一小片黑色，它像是光幕上的一個黑洞。「記錄上稱之爲比洛星雲。注意。我把它放大。」

白利吉望着這種奇觀，他永遠對這種景象感到興奮，有如太空船進入擁擠的銀河時的現象。星球由共同中心向四周逸飛。一點變成兩點，然後成爲星羣。一片黑色變成巨團。還有運動所生的幻景。

章尼新說，「你注意到，我們是由川陀沿直線向比洛星雲而去，我們等於是看着川陀星的星辰導向。也許因爲光的曲折而有點差異，雖然沒有計算，不過差異並不大。」

黑暗在幕上展開。放大的速率減慢，星星像遺憾不捨似地由四角消失。在擴大星雲的邊緣是

光輝的星球宇宙忽然閃亮，因爲它是隱藏在一些鈉和鈣的不發光原子的後面。

章尼新指着說，「那一區的人把它稱爲『大口』。表示由川陀人的方向看來它像張嘴。」他所指的是星雲中的一個裂口，像個側看的微笑嘴巴，周圍襯着一些發光的星星。

「沿着『大口』，」章尼新說，「它一直收縮下去，到了一點微細的光亮。」

銀幕上景象又稍微擴大，直到星雲全散開，只剩下那張大口，章尼新的指頭又向前指，一直指到一個孤獨發亮的星球。再過去又是一片黑暗。

「『星端』，」年輕人簡單地說。「星雲的組織在那裏十分稀薄，那顆星光只能夠向川陀方向發射過來。」

「你是想告訴我——」騾的將軍的話遲疑不定。

「我不是想。那是大端——星端。」

燈光又亮了。銀幕暗了下來。白利吉跨了三大步走到章尼新面前。「你怎麼會這樣想?」

章尼新仰在椅背上臉上有困惑的表情。「那是偶然的。我希望是我的計算，實際上是偶然的。可是事實都已符合。根據我們的資料，大端是寡頭政治。它統治了二十七個有人星球。它沒有進步的科學。它的世界相當荒僻，在星球系統中保守嚴格中立，它也不是擴張主義者。我認爲應當去看看。」

「你告訴了騾沒有?」

「不，我們不告訴他。我們在太空中，準備抵達第一站。」

白利吉忽然感到恐怖跳向觀景窗。他調整好後，撲眼而來的是冷漠的太空。他注意地凝視然後轉回身。他的手不自主地摸向火箭的把柄。

「誰的命令?」

「我的命令，將軍，」——章尼新還是第一次稱呼對方的官階——「是我和你在討論的時候。你可能沒有感到加速度，不過那時我把望遠鏡銀幕上的映像擴大，你無疑以爲那是星球運動的幻覺。」

「爲什麼?你在幹什麼?你對大端的胡說又是什麼意思?」

「那不是胡說。我完全不是開玩笑，我們往那裏去。我們今天離開，因爲本來計劃是三天後出發的。將軍，你不相信第二基地，我相信。你只是毫無信心地執行騾的命令；我以爲那是莫大的危險。第二基地已有五年準備時間。他們如何準備我不知道，如果他們在高甘也有間諜怎麼辦。我心中如果有第二基地位置的想法，也可能爲他們偵知。我的生命不會安全，而我十分愛我的生命。卽使其機會渺小非常，我還是不能冒險。除了你之外，沒有另外人知道大端，你也只能在太空中才可以知道。除此之外，還有船員的問題。」章尼新又諧謔地笑笑，顯然他已完全控制了

局勢。

白利吉的手離開了火箭，心中感到刺人的不快。他爲什麼沒有行動？什麼使他癡呆？他一度是第一基地商業帝國的反叛而任性的上尉，當時他比章尼新還要胆大妄爲。騾是對的嗎？他受控制的思想是否只懂得順從而喪失了主動？他感到沈重的墮落感。

他說，「做得好！不過以後有這種事情發生，你在決定之先應該先和我商量。」

信號燈亮了。

「是機器間。」章尼新不在乎地說，「他們奉我之令在五分鐘通知我有沒有麻煩。還在這裏坐一下嗎？」

白利吉麻木地點點頭。他感到孤獨中的罪惡。窗外星稀，銀河的主體在一端顯得朦朧。如果他能脫離騾的影響——

對這個想法，他不禁感到恐怖。

❖ ❖ ❖

海蘭寧總工程師瞪着年輕沒有穿制服的人，他自以爲是個自信而有權威的艦隊司令，而自己却像個初出茅盧的小伙子。

可是騾指派了這個人，騾的話便是如山的命令。他連潛意識也不敢懷疑反抗。情感的控制十

分深刻。

他一言不發地把小小的蛋形東西交給章尼新。

章尼新接過來笑笑。

「你是基地的人，是吧，老總？」

「是，先生。第一公民接管之前我在基地艦隊服務過十八年。」

「在基地接受工程訓練？」

「合格技術人員，一級——安納克里昂的中央學校。」

「很好。你在我要你找的通訊系統中發現了這個？」

「是，先生。」

「它是設備之一嗎？」

「不，先生。」

「它是什麼？」

「超追蹤器，先生。」

「不行。我不是基地人。它是什麼？」

「這個儀器可以指示出太空船在超太空中的位置。」

「換言之，我們到任何地方都會被偵查出來。」

「是，先生。」

「好，這是最近的發明，對不對?那是第一公民的研究院中發展出來的，是不是?」

「我想是的，先生。」

「而它在這裏，陰險!」

章尼新把超追蹤器在雙手來回拋接了幾秒鐘。他又伸手把它交回給他。「接住，把它放在你找到的地方。懂吧?然後把這件事忘了。忘個乾淨!」

總工程師敬禮之後轉身走了。

❖ ❖ ❖

船在空中由星羣間的點線駛過。圖上的每點大約是正常空間的十到六十光秒，而在超太空中「跳躍」過後，則代表了百餘光年。

章尼新坐在望遠鏡的控制盤前，心中不由地又興起近於崇拜的感情。他不是基地人，權力的玩弄與朝秦暮楚不是他的第二天性。

並不是說基地人應當對望遠鏡感到煩厭。這個難以相信的整體有足夠的電路準確地偵知計算數億星球間的彼此關係。更進一步的是它能夠顯示銀河力場任何部份的座權以及任何部份的力場

治一中心旋轉的情形。

因此在星空旅行方面，望遠鏡幾乎有革命性的作用。星空旅行的初期，每個超星空中「跳躍」的計算至少需要一天到一週的工作，大部份這種工作可以說是在銀河參考座標中「太空船方向」的計算。主要的原則是依據任何距離的三星做準確觀察，換言之那是所謂人工銀河三零系統的座標。

任何了解星球的人都知道星球有其特定的參考點，星球與人一樣有獨特個性。星球甚至於不知道它的太陽何在。因爲太陽有時是看不見的。

答案自然是用光譜分析。幾世紀來，星際工程的主要目標是分析「光信號」，它對星球越來有越詳細的了解。因爲「跳躍」有增加的準確性，銀河間有了一定的路程，而星空旅行已非藝術而是科學。

雖然基地已經改進了計算機和利用已知「光信號」掃瞄星場的機械方法，有時還是要用幾天時間來尋找三星，然後以駕駛員以前也不熟悉的方法來計算。

望遠鏡改變了這一切。特色之一是它只需要一個已知的星。其餘的事連章尼新這種外行也可以操作。

當時最近的大星是文生托里，依據「跳躍」計算，顯示盤中央是顆明亮的大星。章尼新希望

它正是文生托里。章尼新仔細地用手指打出文生托里的座標。他關了一只電掣，星場清楚地出現了。在其中是顆亮星，另外一個似乎沒有關係。他沿着天軸調整望遠鏡，已把星場擴大到光度錶的地方，使兩星一樣明亮。

章尼新找另一顆相當亮的星，他在遙視盤找到一個與力場銀幕上相同類似的星。他慢慢地把銀幕作同樣角度旋轉。他歪著嘴，怪相地望着調整的結果。他又旋轉把另一顆星納入位置，然後是第三顆。他又咧嘴笑笑。可以了。也許一個專家一次便能找到定位的三星，而他却調整了三次。

那便是調整。最後的步驟是兩個星場重疊成一個並不很正確的影像。大多數星星都有密切的伴星。不過精密的調查不需要很久時間。雙星合而為一，還有個星場仍在，現在儀表盤上已可讀出「太空船位置」來。全部過程不到半小時。

章尼新發現白利吉在他臥室裏。將軍顯然已經準備就寢了。他抬起頭。

「什麼新聞？」

「沒什麼。我們在下次跳躍後便到了大端。」

「我知道。」

「如果你想睡，我就不想打擾你了。可是你看過我們在西爾拍的照片嗎？」

白利吉望了一眼書架下層的黑盒子。「是。」

「你以為如何？」

「我認為如果歷史還有什麼科學的話，也一定遺失在銀河這個區域裏了。」

章尼新笑笑。「我懂得你的意思。相當荒涼，對吧？」

「如果你喜歡看統治者的歷史，便不會認為無趣。也許兩個方向都不可靠。歷史主要是討論人物，而根據作者的興趣寫黑描白。我認為它完全沒有用。」

「不過有關於大端的傳說。那是我把影片給你時心中的想法。在我找到的資料中只有這裏才有。」

「好。他們有好統治者和壞統治者。他們征服過一些星球，贏過一些戰役也輸過一些。其中的區別並不很大。我不大同意你的看法，章尼新。」

「你忽略了幾點。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從沒有組織過聯盟？他們永遠置身於這邊星球波濤衝出的外界。如你所說的，他們征服過一些星球，可是他們沒有什麼大挫敗便罷手停止，有如他們作足夠的擴張以保護他們自己，而不是為了吸引別人的注意。」

「很好」不動感情的回答。「我不反對登陸。最壞不過是浪費點時間。」

「不，最壞則是完全的失敗。如果真有第二基地，請記住那可能是個不知有多少騾的世界。」

」

「你打算怎麼樣？」

「在一些小附屬星球上登陸。盡量先了解大端的情形，然後再去。」

「好，沒有異議。如果你不在乎，我想熄燈了。」

章尼新揮揮手走了。

在黑暗無垠的星空中的金屬小室中，白利吉仍然醒着，心中在思索不已。

如果他精心設計的一切都是眞實的——爲什麼一切事實都若符節合——那麼大端便是第二地基。

可能嗎？可能是大端星嗎？一個平常的世界？平凡無奇？在帝國廢墟中的一小塊碎片？碎片中的細屑？他記起遙遠地方的騾的瘦削面孔，他以輕細的聲音談起基地老　理學家艾柏林，他曾經——也許——知道第二基地的祕密。

白利吉記起騾緊張的話語：「似乎艾柏林被驚訝所克服。好像第二基地的什麼事物超過了他的預料，與他所預測的完全南轅北轍。如果我可以讀出他的思想勝過他的感情就好了。而他的感情至爲明瞭，完全是驚訝之情。」

値得注意的是驚訝之情。一件無比驚訝的事。現在這個孩子來了，這個微笑的青年，非常高

興地懷疑大端星和它過於普通的平凡性質，他一定是對的，一定。否則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

白利吉最後想到一件正經的事。能量管上的超追踪器還在。一小時前他還去檢查過。那時章尼新不在那裏。

第二插曲

在到會議室去處理一日業務之前，他們在休息室裏有偶然的交談——幾個想法來回迅速地交換。

「這麼說騾是來了。」

「我也是這麼聽說的。危險！眞危險！」

「如果照計劃行事便不要緊。」

「騾不是普通人——很難利用他的工具而不被他發現。被控制的思想也難以觸及。他們說他也有些例外。」

「是，我不懂如何可以避免。」

「非控制的思想比較容易。很少人免得了他的權威指導——」

他們進入會議室。第二基地的其他人跟在後面。

3 二人與農夫

羅森星是邊疆世界，銀河歷史常常把它忽略。而且它很少爲快樂星球的人所注意。

銀河帝國末年，幾個政治犯曾經住在這裏，一小營駐軍仍留在這裏以免其完全被遺棄。以後鬥爭劇烈的時代中，還是謝東時代以前，一些弱者疲於擁擠的星球和帝王的不斷戰爭，那些人離開了人類中心星球到銀河邊基地區來定居。

沿着羅森的荒原，蜷伏着一些村莊。這裏的太陽只發出微弱的光熱，一年九個月裏都是雪花飄零。嚴冬中頑强的植物埋在雪原中，當太陽勉强把溫度昇到五十度時，植物便迅速的發芽生長。

草原上有矮小的山羊般動物在嚼食，用小小的三蹄脚把冰雪踢開去。

羅森人便這麼有了麵包和奶，使他們可以盡量少殺食動物。在半個赤道區域長滿黑色不祥的森林，它供應細紋結實的木頭以爲家用。他們用木頭再加上一些値得出口的皮毛和礦物向帝國的來船交換機器，原子熱器，甚至於一些電視機。後者亦並非浪費，因爲冬天裏農夫們必須靜靜地冬眠而作爲消遣。

帝國的故事也流過農夫們身邊。交易船會帶來一些消息，也偶然有些新的難民抵達，有一次相當大的團體也逃來移民，都會報告許多銀河的新聞。

這時羅森人知悉了戰火燎原，人口減少，專制帝王和反叛英雄的事。他們會搖頭嘆息，拉緊皮領掩住滿是鬍鬚的臉孔走向村莊廣場抨擊人類的邪惡。

以後商船不來了，生活便變得更加灰暗。外來的供應，柔軟食物、香菸、機器也停止了。電視機上帶來一些不好消息的發光片羽。最後傳說川陀已經淪毁。一度是全銀河的偉大首都，高樓林立，帝王之家，而今已成爲一片廢墟，滿目瘡痍。

對許多羅森農人，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他們默默在田野耕種，心理思想着銀河的滅亡已在眉睫。

◆ ◆ ◆

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裏，有艘太空船來了。每個村莊的老人都聰明地點點頭，睜大眼睛說上次是他們父親時候來過的。

船不是帝國的。船首已沒有了帝國的太空船和太陽的標誌。它是舊太空船拚湊起來的，裏面的人自稱是大端星的軍人。

農人困惑不解。他們沒聽說過大端，不過他們仍以傳統的慇勤歡迎來者。新來者仔細地詢問

這裏的情形，居民人口，城市數目以及經濟情形等等。

其他太空船也來，宣稱大端已是世界的統治者，赤道上建立些收稅站，赤道是居住的區域，收稅根據一個公式徵收五穀和毛皮的成數。

羅森人嚴肅地貶着眼睛，對捐稅一詞不能了解，收稅時間來到，許多人付了，也有人呆站着看外地人把收成的糧食皮毛裝載在太空貨車上。

到處都有些憤怒的農民聚集起來拿出舊時狩獵武器——不過還是沒有出事。他們不快地散去，而大端人每次來發現反抗之情比以前更滋長。

可是情況有種新的平衡。大端總督住在眞翠村中，禁止羅森人進入。慢慢羅森人忘記了總督和手下是外星人。他們僱的本地收稅員定期來到，農民們也學會了如何隱藏糧食，把牲口驅進森林，當收稅員詢問時他們只是悶悶地指着看得見的部份。

收成減少，稅捐也減少，似乎大端人並不打算大肆壓榨這個星球。

交易出現了，也許大端人認爲這樣更加有利可圖。羅森人早已不再接到帝國的貨物，可是大端的機器和食物却比土產好多了。婦女不只再穿家紡的灰布，這點對她們十分重要。

銀河歷史不停地飛逝，農夫們又習慣于新的生活。

◆ ◆ ◆

納羅維走出小尾時，雪吹進他的鬍鬚。第一波雪花在大地上飛捲，天空現出沉悶的粉紅色。他向上瞇眼遠看，發現並沒有大雪暴。他可以方便地前往眞翠村用些多餘的糧食交換過多用的罐頭。

他把門開了一條小縫對裏面大吼，「車子加了油料沒有，容克?」

納羅維的大兒子走出來，他的短鬚還沒有遮蓋住孩童的神情。

他憂鬱地說：「車子加好油了，可是軸不好。那可不能怪我。我早對你說過要送去修理。」

老人退後皺眉看他兒子，然後伸出多鬚的下巴說：「那是我的錯?我到那裏去找人修理?這五年來收成不好怪我?多少牲口逃走了?——」

「納羅維!」熟悉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他咕嚕地說，「好，好——你母親又來管父子間的事了。把車開出來，看後面的拖車掛好沒有。」

他拍拍戴手套的手，抬頭上看。灰色的天和雲似乎很冷，把太陽都擋住了。

這時他似乎不畏寒冷地呆住了，頭還是抬高手仍指着天。

「老婆，」他大聲喊，「老太婆，快來。」

窗口出現生氣的臉。女人順着他的手指看，她張口驚叫，然後衝下木梯，拉了件舊披風和圍巾便跑了出來。圍巾包住她的頭耳，披風斜掛在肩上。

她說：「那是外太空來的船。」

納羅維不耐地說：「否則那是什麼？客人來了，老太婆，有客人來了！」

太空船慢慢降落在納羅維農場北邊的赤裸冷凍野地上。

「我們該怎麼辦？」老婦緊張地問：「我們要招待他們嗎？請他們到土屋裏去吃上星期的餅？」

「他們會去我們鄰居那裏去嗎？」納羅維被凍着臉色發紫。他擁着妻子的肩膀。

「我的靈魂妻子，」他吶吶地說。「你到我們樓下去搬兩張椅子；殺隻胖幼獸烤起來；再烤塊新鮮的玉米餅。我去歡迎那些外太空來的有權力人士……而且……而且——」他停下來把大帽子戴好，「是，我去拿一瓶米酒，喝一杯是很好的。」

他妻子張口聽着他說話，自己却說不出話。

納羅維伸着手指。「老太婆，好久以前村長老怎麼說的？啊？想想看。長老們由一個農場到另一個農場——他們親自來的！那件事有多麼重要！說如果我們看見外太空有船來，立刻要通知他們，那是總督的命令！

「現在機會到了，我必須抓住機會去贏得那些大人的歡心。看那艘船。你以前見過那種樣子的嗎？外星來的人既有力量又有錢。總督親自派長老們在冷天一村村地通知。也許羅森人全都知

道這碼子事了——而他們今天降落在我農地上。」

他興奮地又說下去，「好好招待他們——他們會在總督面前說我的好話——那麼我們不就有辦法了？」

他妻子現在忽然發現褻衣透過她家居的薄衣。她向門口跑過去，大聲叫，「快點去。」

她的話還沒說完，她丈夫已飛快地向太空船降落的地方跑過去了。

◆ ◆ ◆

白利吉將軍並不把寒冷而空曠的太空放在眼下。他也不在乎這個星球上的荒涼貧瘠和面前流汗的農夫。

他心中担憂的是這個策略到底聰不聰明？這裏只有他和章尼新。

太空船在正常的情況下能夠照料自己，可是他總是覺得不安全。自然，這次行動是由章尼新負責的。他望見年輕人高興地走在田畝上，那邊不時出現一個震驚老婦的臉。

至少章尼新表面上很愉悅。這使白利吉中心也比較滿足。他的計劃至少是適當地執行着。不過他們唯一與太空船的聯絡只是腕上微波收發器。

農夫高興地笑着鞠躬，說些尊敬的話：「大人，我想報告你們，我那貧窮可是受了適當家教的兒子剛來說，長老們立刻便到。我相信你們一定願意暫在寒舍等候——因為我是個貧窮勤勞誠

實而且卑賤的農人，我相信附近的人都可以向你證實這點。」

「長老們?」章尼新輕鬆地問：「本區的領袖?」

「是的，大人，他們都是誠實高尚的人，因爲本區在羅森是以正直著名——只不過這裏田地森林收成不好所以生活困難。也許大人，你們可以向長老們提一下我對外來客人的尊敬，他們說不定能給我一輛新貨車，免了我這個老頭許多苦工和奔波。」

他的樣子十分謙遜，白利吉只好點點頭接受加諸他的「大人」稱呼。

「我會對你們長老報告你的慇勤招待。」

白利吉利用一些沉默的時間向睏倦的章尼新說了幾句話。

「我並不希望和他們的長老見面，」他說：「你有什麼意見嗎?」

章尼新似乎感到驚訝。「不，你担心什麼?」

「我們最好是不要讓他們心生懷疑。」

章尼新以單調而低沉的聲音急急地說：「我們的下一步，可能要冒點被懷疑的險。白利吉，我們不可能降落之後便立刻找到我們要找的人。以心智統治的人並不一定便是掌權的人。第一、第二基地上的心理學家是佔全部人口中的極少數，正如你所熟悉的第一基地，科學技術人員也是非常的少數。普通人可能便是那樣——普通的住民。心理學家隱藏得很妙，那些掌權的人往往被

人看作是眞正的主人。也許我們可以在這個寒冷荒涼的星球上找到答案。」

「我一定也不懂。」

「你看，這裏非常顯然。大端也許是個有幾億人口的大世界。我們如何在人海中去找到心理學家然後囘去把第二基地的位置報告給騾?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這位主人對你說大端的統治者住在眞翠村中。那裏也許有幾百個人，白利吉，其中或許有一個可能根本沒有第二基地的人。我們終于要到那裏去，何不先見見長老們——這是個合乎邏輯的做法。」

他們的主人又進房時，他們又分開去。主人顯然有點不安。

「大人，長老們來了。我求你們千萬對他們說一兩句我的好話——」他幾乎鞠躬到地。

「我們會記住你，」章尼新說，「他們是你的長老嗎?」

顯然是的。一共有三個人。

有一個向他們走過來。他以威嚴的態度一鞠躬，說，「先生們，我們至感榮耀。交通工具已經安排好，我們陪你們到集會廳去。」

第三插曲

第一發言人智慧地望着夜空。忽然一陣微雲掠過，星空顯得有點敵意。它本來神聖冷漠，然

而現在大千中有個奇異的騾存在，整個太空有幽晦不詳的跡象。

會議已經結束。它沒有開多久。要與變種的人騾來抗衡，的確需要深思熟慮而且各處都有不少疑點與問題。他們考慮了所有的可能性。

他們是否已經確定？在星空的這一部份——並不出于銀河以外——有騾存在。他會怎麼做？他可以輕易地對付他的手下。他們的反應都依照他的計劃。

然而騾本身又會如何？

4 二人與長老

羅森這一區的長老，並不如人所預料的那樣。他們不是一般的農夫；年老、威嚴，而並不友善。

一點也不友善。

第一次見面時的尊嚴一直存在，因為那是性格中的一部份。

他們坐在蛋形桌後，像是一些行動緩慢的思想家。多數已經過了壯年，有幾位留着短而修整的鬍鬚。顯然有幾個還不到四十歲，所謂「長老」只是尊敬與年齡沒有關係。

兩位自外太空來的人坐在桌子一端，大家在嚴肅的沉默中用些禮貌上的食物，那是集會時的

例行手續。

似乎這樣才能使外地人的嚴肅轉變成為和氣好奇親近的氣氛。

他們圍着兩個人，發出潮水般的問題來。

他們問駕駛太空船是否困難，一條船需要多少人，可不可以轉為地上車輛，是否別的星球也和大端一樣很少下雪，他們的住處離這裏多遠？他們的金光閃亮的衣服是如何織成的，為什麼他們不穿皮衣，他們為什麼每天剃鬍鬚，白利吉戒指上是什麼石頭——。有一直問不完的話。

所有問題幾乎都是集中向白利吉，因為他們看到白利吉比較年長，想他當然是領袖。白利吉被迫得作答，而且話越說越多，就像置身在一羣小孩子中間。他們的問題極為好奇。他們熱心地想知道外界的事，而令他難以拒絕。

白利吉說太空船不難解釋，人員隨船大小而不同，宇宙各地氣候不同，他的世界裏有幾億人口，比大端的要小要少，他們的衣服是矽塑膠織成表面經過分子處理才會像金屬發光，因為它可以發熱所以不用穿皮毛，他們每天修面，戒指上的是紫水晶。話越問越多，使他感到非常吃不消。

他在回答問題時，長老們在一邊迅速地交談，有如在爭辯他們聽到的消息。他們的交談很難聽得懂，因為他們在共通的銀河語中加了許多土話。

最後韋尼新打斷了他們的問答：「先生們，你現在該回答我們一些話了，因爲我們是外來人，想對大端的情形多知道一些。」

這時長老們都一語不發，空氣十分靜寂。方才他們討論時不斷搖動的雙手，也垂在兩側不動。他們不安地互望，顯然想讓別人說話。

白利吉立刻又挿着說，「我的同伴完全是出於友善才這麼問的，因爲大端的名聲已遠播銀河各處，我們也願意在總督面前談起羅森長老們的忠誠與愛心。」

沒有寬釋的嘆氣聲，可是臉孔却開朗了些。一個長老用拇指與食指摸摸鬍鬚，輕輕把彎曲的部份理直說：「我們是大端的忠順僕人。」

白利吉對韋尼新問題的不快稍爲平息了些。至少，多年的磨練使他能忍耐住對別人的反感。他又說：「我們在宇宙的那一頭，對大端的過去歷史所知不多。我想他們一定已經寬大地統治這裏有許多年了。」

方才講話的那個長老又以發言人的自動輕柔聲音說：「最老的祖父也記不得大端人統治以前的事。」

「這裏一直很安寧嗎？」

「一直很安寧太平？」他遲疑了一下。「總督是個强壯有力的大人，他在懲罰叛徒時從來不

加懷疑。當然，我們這裏沒有叛徒。」

「我想，過去他一定也懲罰過一些罪有應得的人。」

又是猶豫。「這裏沒有叛徒，至少父親和祖父時候沒有。可是在別的世界裏，有過叛徒，而且跟着是很快的死刑。我們不應該想這種事，因爲我們是謙虛的人，是貧苦的農人，對政治沒有興趣。」

他聲音中稍顯焦慮，他們大家眼光中都有相當的恐懼。

白利吉輕問，「你們能告訴我們，如何才能安排去晉見總督嗎？」

當時的情勢立刻興起了微妙困惑的氣氛。

過了許久，最年長的說：「哦，你們不知道嗎？總督明天會來，他正在等候你們。那對我們是莫大光榮。我們……我們誠心希望你們能把我們忠敬之情向他報告。」

白利吉微笑着說：「等候我們？」

長老向一個個同僚望過去。「哦……我們已經等待你們有一個星期了。」

❖ ❖ ❖

以這個世界的標準來說，他們的居室可算得上豪華了。白利吉曾經住得比這裏差很多的地方。韋尼新對於外界一切都不露聲色。

不過兩人之間有種緊張的情緒。白利吉認爲時間已在流過，而寧願再等待一些時間。見到總督表示這場賭博達到了危險——高潮，要贏得勝利必須下加倍賭注。他覺得韋尼新眉間怒意上升，下唇略開稍感猶慮。他討論這種無目的的演戲，希望早些告一段落。

他說：「似乎有人在等待我們。」

「是，」韋尼新簡單地說。

「就這麼簡單？你沒有別的話好說了？我們到這裏來，發現總督已在等候了。大端早已經知道我們來了，那麼我們這次任務還有什麼價值？」

韋尼新抬起頭來，並不露出他的厭倦心意：「等待我們是一回事，知道我們是什麼人由那裏來又是一回事。」

「你想不讓第二基地的人知道這些事？」

「也許。有什麼不行？你準備就這麼放棄？也許我們的船在太空中被測知？一個國家維持前哨觀察站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我們是普通旅客，他們也會感到興趣。」

「興趣高到一個總督來看我們而不是去晉見他？」

韋尼新聳聳肩：「這個問題等以後再說。讓我們看看總督是什麼樣子。」

白利吉不快地露出牙齒。目前的情勢實在荒唐。

韋尼新做作地說：「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大端便是第二基地，或是百萬件指向錯誤結論的碎片。你怎麼解釋這些土人對大端持有顯然錯誤的看法？我看不見政治統治的跡象。這班長老可以自由集會並沒有受到任何干涉。他們所談的捐稅並不苛刻而且相當有效。當地人一直說貧困，不過實際上並不盡然。房屋不漂亮，村莊原始，然而顯然很配合他們的目標。

「事實上這個世界令我着迷。我沒有見過更閉塞的，不過我相信人民並不痛苦，我們的簡單生活中有滿足的幸福，那是進步世界的文明人類所沒有的。」

「那麼你喜歡農夫的特性？」

「不能這麼說，」韋尼新對這句話頗感興趣。「我只是指出這些事的含意。大端星是高效率的管理——其效率的意義和舊帝國，第一基地或我們的世聯大不相同。那些世界中帶來機械幸福卻以更重要的價值作爲犧牲。大端帶來幸福和滿足。你沒有看出來他們的統治方法完全不同嗎？那不是物質而是心理的。」

「眞的，」白利吉諷刺地說。「長老們談起那些好心心理學家政府處分背叛者時表現的恐怖，如何解釋？那符合你的理論嗎？」

「他們曾經是處分的對象嗎？他們只談起別人的處罰。有如懲罰的觀念早已深植在他們心中，所以實際已經不需要懲罰了。心理態度已經進入思想中，所以我相信大端世界不需要軍隊。你

沒有明白這些嗎？」

「也許我明白，」白利吉冷冷地說。「等我見了總督之後，如果我們的思想也受了他們的影響怎麼辦？」

章尼新鄙夷不虛地說，「你應該早已習慣了。」

白利吉臉色蒼白，用力地轉身走了。這一天兩個人不曾再說過話。

❖ ❖ ❖

在這個寒冷不毛的沉寂星球上，一個人可以聽見別人睡覺的動作聲響。白利吉默默地把微波區域調整到章尼新沒有調整到的地方，用手指輕輕和太空船聯絡。

回答立刻難以覺察地震動回來了。

白利吉問了兩次：「有沒有通訊？」

兩次回答：「沒有。我們一直在等。」

他下了床。房間裏很冷，他把毛毯圍在身上，坐在窗口看不同亮度的星星。在那幾個星星之間正是他追尋的目標。他希望早日解決難題。

他又想起到底騾是否正確——是否轉變奪取了他的準確判斷能力。還是年齡歲月已不饒人？

他實在不在乎理由何在。

他疲倦了。

❖ ❖ ❖

羅森總督並不大張排場地來了。他唯一的跟隨是控制地面車子的穿制服男人。

車子是新設計，可是白利吉認為效率不佳。它轉彎時笨拙，常常因為換檔發出高聲來。顯然其燃料是化學製品而不是利用原子能。

大端總督輕踩在雪地上，在兩行必恭必敬的長老間向前走。長老們跟在後面。

世聯的兩個人在居室中望着他們。總督矮壯魁梧而不起眼。

那又怎麼樣？

白利吉咒罵自己神經不夠堅強。他臉上還是鎮靜而冷漠。他不能讓章尼新看不起——不過他很知道自己的血壓增高喉嚨乾澀。

這不是生理恐懼的後果。他不是神志麻木沒有幻想力的肉體。這次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種恐懼。

他望了一眼章尼新。年輕人悠閒地望着一手指甲，偶然加以擦拭。

白利吉心中更感憤怒。章尼新難道不怕心智的操縱嗎？

白利吉心中吸口氣，努力想起過去的事。在騾把他轉變之前，他是個死硬派的民主黨人。實

在很難想像。他無法自心智上再批判自己。他無法扭斷他與騾之間的感情繫帶。他心中還記得他一度想刺殺騾，但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起當時的心理狀態了。那可能是他思想上的自衞，因爲當他努力回憶當時感情時——不是細節，只是其動機——他腹內十分不適。

如果總督也能變化他的思想呢？

如果第二基地的不顯著心智觸角能進入他感情的縫隙，而把他思想分解再安排——

第一次並沒有什麼感覺。沒有痛苦，沒有心理困難，一點也沒有不連續的感覺。他一向敬愛騾。有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說起來也只有短短五年——他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不愛他的。如果他恨過他，那只是一場幻景。那個幻景的想法使他感到難堪。

不過並沒有痛苦。

遇見總督會不會再像上次一樣？一切又會成爲過去；他對騾的服務，他生活中的目標，以及已經朦朧遙遠的名詞「民主」。騾也是夢，他的忠心只是對大端——

他急急地轉過身去。

他心中有强烈的嘔吐慾望。

這時章尼新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想就是那麼回事，將軍。」

白利吉又轉回身。一個長老無聲地推門，然後必恭必敬地站在門邊。

他說「奉大端君王之命羅森總督閣下願意到此來見你們。」

「是，」章尼新綁緊腰上的皮帶，戴好頭上的羅森頭罩。

白利吉緊抿雙唇。這場賭賽方才開始。

羅森總督的樣子並不討厭。比如說，他頭上沒戴帽子，頭髮稀疏開始轉白，給他一種和藹的氣質。下面是高高的額頭，深陷的眼睛，旁邊有許多魚尾紋，看起來似乎精於盤算。下巴柔軟而小，那是到處都會被人認爲是「弱」者的象徵。

白利吉不看他的眼睛却看向他的下巴。他不知道如何要避免什麼，這樣做是否有效。

總督的聲音高亢而冷漠；「歡迎到大端國來。我們和平地祝福你。你們吃過沒有？」

他的手——手指很長，血管突出——立刻向凵形桌子揮揮。

他們鞠躬坐下。總督坐在底端外面，他們坐在內面。兩臂邊分坐着不發一語的長老們。

總督以短促突然的文句說話——稱讚大端進口的美味食物——的確這裏的食物雖非特別可口，但是比長老們提供的精美一些——然後又談到羅森的氣候，以及不適於太空旅行等等。

章尼新話說得很少。白利吉根本沒開口。

然後飯吃完了。小小的蒼水果也完了，餐巾用完扔掉，總督靠在椅背上。

他的小眼睛在發光。

「我曾經詢問過關於你們船的事。自然，我願意盡力為你們提供修理與補充。聽說我們還不知道它的所在地。」

「不錯，」章尼新輕快地說。「我們把它留在空中。那是艘大船，可以到陌生的區域作長途旅行，如果在這裏降落，怕引起對我們和平意念的懷疑。我們寧願不帶武裝地單獨降落。」

「友善的舉動，」總督並不具有信心地說。「你說是艘大船？」

「不是艘戰船，閣下。」

「哈，唔。你們是由那裏來的呢？」

「新達尼區的一個小世界，閣下。你們也許不知道它的存在，因為它並不具有重要性。我們有興趣建立商業貿易關係。」

「貿易，啊？你們有什麼好賣的？」

「各種機器，閣下。然後買回食物、木材、礦產——」

「哈，哈。」總督似乎感到懷疑。「我對這種事所知不多。也許雙方都可以得到利益。也許等到我檢查過你們的身份證明——我的政府需要足夠的資料以便處理事務——等我看過你的太空船，那麼你們才可以前往大端。」

沒有回答。總督的態度十分冰冷。

「無論如何，我必需要看你們的船。」

章尼新毫不在意地說：「不幸，這艘船目前正在檢修，如果閣下不反對給我們四十八小時，我們可以聽你吩咐。」

「我不慣於等待。」

白利吉首次看見對方的怒視，他心中的空氣像要爆炸一樣。

章尼新並不畏縮。「船在四十八小時內不可能降落。閣下。我們在這裏，沒有武裝。你懷疑我們的和平誠意嗎？」

長長的一陣沉默，然後總督含糊地說，「告訴我你們由那個世界來的？」

如此而已，很容易便解決了，總督對這件事的興趣似乎到此而已。

◆ ◆ ◆

白利吉又回到自己的臥室。他屏氣止息地「捉摸」自己的情感。他似乎並不感到有什麼不同。他會感到什麼不同嗎？在騾轉變他之後，他沒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一切都似乎是那麼自然。

他做過實驗。

懷着這個目的，他在心中高聲大喊，「第二基地必須找到而且摧毀。」

陪同這種情感的，是眞正的恨意。裏面沒有絲毫可資懷疑之處。

然後他再一次地實驗，他用「騾」代替「第二基地」，可是，他的呼吸不自然，而且舌頭僵硬。

到目前爲止，一切都很順利。

可是他有沒有被作別種的變換？小小的改變？他無法判斷的微小轉變？

不過他感到對騾的絕對忠心！如果這點和以前一樣，那麼別的都不會改變。

他又令他的思想活動。章尼新在房間另一端。白利吉的手指玩弄着臉上的通訊器。

當回訊傳來時，他覺得如釋重負，而且使他感到虛弱。

他臉上的木然肌肉並沒有露出內心的想法，不過他心中却高興地大喊——當章尼新轉回面對他時，他知道這齣鬧劇卽將結束。

第四插曲

兩個發言人在路上相遇，一個把另一個叫住。

「我聽到第一發言人的指示了。」

另一個眼中有點半知半解的神色。「交叉點？」

「是！但願我們能活到黎明！」

5 一人與騾

章尼新的行動中毫無跡象足以證明他知道白利吉內心的微細變化和兩人之間關係的不同。他仰靠在木椅上兩脚分伸在前方。

「你對總督有什麼看法？」

白利吉聳聳肩。「沒有什麼。我看他也不是什麼心智天才。第二基地的很平凡典型，如果他是第二基地的人的話。」

「我認爲他不是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如果你是第二基地人的話，」章尼新十分專注地想。「你會怎麼做？如果你想到我們來此的目的。你如何對付我們？」

「轉變思想，當然。」

「像騾一樣？」章尼新忽然抬起頭來。「如果他們已經轉變了我們，我們會知道嗎？我懷疑——再說，如果他們只是單純的心理學家，而且十分聰明。」

「那麼，我會很快把我們殺死。」

「我們的船怎麼辦？不。」章尼新揮揮食指，「白利吉，我們是在試探，純粹是誇大的試探。如果他們有情緒的控制力量，而你我只是前哨而已，他們要對抗的是騾，他們對我們要加倍謹

愼，一如我們對付他們一樣。我的假設是他已知道我們是何許人也。」

白利吉盯着他看：「你打算如何？」

「等待。」斬釘截鐵似的話。「讓他們先動手。他們可能担心太空船，也許更担心騾。他們用總督來嚇唬我們，可是不成功。我們不在乎。其次他們會派個第二基地的人來，他會想出別的辦法。」

「然後呢？」

「然後我們才反擊。」

「我不以爲然。」

「你以爲那樣等於出賣騾是吧？不是的。」

「不，騾可以對付你的出賣，如果你眞有這個主意的話。我想不會的。」

「你以爲我們騙不過基地人？」

「也許，理由還不是這點。」

章尼新又低頭望望手指，然後冷峻地說：「你是說『那點』是理由。」

白利吉摸着他的火器，「對。你被捕了。」

「爲什麼？」

「因爲背叛世聯的第一公民。」

章尼新緊抿雙唇：「怎麼回事了？」

「叛國！我不是說過？我必須糾正這個情勢。」

「證據何在？還是你在杜撰做白日夢？你瘋了？」

「不。你呢？你以爲騾會無緣無故地派個年輕小伙子出去執行任務？當時我覺得很奇怪。我浪費了些時間懷疑自己。他爲什麼派你？因爲你會微笑穿著漂亮？因爲你二十八歲。」

「也許因爲我可靠。或且你是不會作邏輯思考？」

「也許因爲你不可靠。那合乎邏輯，結果不錯。」

「我們是在猜謎，或者是這是場字謎，看誰以最少的言語表達最多意思？」

白利吉拿着火器向前走。他筆直地站在年輕人面前；「起立！」

◈　◈　◈

章尼新站了起來。他不慌不忙，覺得鎗口對着他的腰帶，可是他的肌肉一點也沒有動彈。

白利吉說：「騾的目的是要找到第二基地。他失敗了，我也失敗了，我們兩個人都找不到這隱藏極巧妙的祕密。剩下還有一個可能性——設法用一個知道祕密的人去尋找祕密。你在宇宙大

千裏居然能利用望遠鏡輕易地找到一線機會！而且你正確地看見了一條可能正確的路徑。你這個呆子！你居然會低估我到這種無能的程度！」

「你是說我過份成功？」

「不錯。」

「因爲你把成功的標準訂得如此之低？」

火器口撞了章尼新一下，白利吉眼中充滿忿恨：「因爲你接受第二基地的賄賂。」

「賄賂？」——無限輕視，「請證明。」

「或是心智受了影響。」

「騾能不知道嗎？荒唐！」

「騾知道。我的意思，青年笨蛋，騾當然知道。你以爲他會這麼簡單把一艘太空船交給你？你應該把我們引到第二基地。」

「簡直是胡說八道狗屁不通。我可不可以請問，我爲什麼應該這麼做？如果我是叛徒，何必把你們帶去第二基地？我何不把你帶去太空遨遊，一如你以前一樣？」

「爲了太空船。因爲第二基地非常急需自衞性的原子武器。」

「你應該更加聰明一些。一艘太空船對他們說是無足輕重的。如果他們認爲可以由它學習到

明年建立原子電廠的學問，那麼第二基地未免太簡單了。我必需說，他們的想法絕對不像你那麼簡單。」

「你可以有機會向騾去解釋。」

「我們要回高甘去？」

「已相反。我們留在這裏。騾再十五分鐘就來了，也許稍微久一點。你想他會不跟踪我們，我的聰明自大的笨蛋？你玩的把戲只是障眼法而已。你沒有把我們的敵人引來，却把我們引向敵人。」

「我可以坐下嗎？」章尼新問，「慢慢向你繪圖說明？拜託。」

「你還是站着。」

「好吧。你想到騾跟踪我們，是因爲通訊系統上的超追踪器嗎？」

◆ ◆ ◆

火器可能搖晃一下。章尼新對這一點不肯斷言。他說：「你的樣子並不驚訝。我不打算浪費時間懷疑你是否感到驚訝。是，我知道。現在我已經表示過我知道一些你並不知道的事，我也要告訴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確信你不知道。」

「你的開場白說得太多了，章尼新。我想你的創造感實在可說是流利通暢。」

「這件事也有一點是創造出來的。那便是叛徒，當然所謂是敵人的間諜。騾對這件事有相當奇特的瞭解。似乎有些被他轉變的人也被整肅過。」

火器這次稍微顫抖一下，沒有錯。

「白利吉，我强調這點。所以他需要我。我是個未轉變的人。他不是向你强調過，他需要未經轉變的人嗎？他有沒有把眞正理由告訴你過？」

「章尼新，又耍新花招了。如果我反對騾，我自己知道。」白利吉安靜而迅速地檢查內心。結果一樣。顯然這個人在說謊。

「你是說你覺得對騾忠心。可能。忠心太容易了解，騾是這麼說的。可是你在心智上如何想的？遲緩嗎？自從出發之後，你一直覺得正常？還是你覺得有時會有些異樣，有如你變了一個人？你想怎麼樣？不開槍把我打一個洞？」

白利吉的火器縮回半吋，「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你曾經接受過特別處理。你沒有看見騾裝上那個追踪器。你沒有見到任何人排上它，你在那裏發現，便認爲是騾，自然你便以爲他在跟踪我們。不錯，你的腕上接收器的頻率是我手上沒有的。你以爲我不知道？」他的話現在越說越快，而且相當生氣。他的冷漠面具除去呈現出一種野性。「由那邊來找我們的不是騾，不是騾。」

「不是騾是誰？」

「唔，你說是誰？我在離開的那天發現超追踪器的。我認爲不會是騾。他沒理由那麼做。你看不出來嗎？如果我是叛徒而他也知道，我可以輕易地被他轉變，他可以不用派我飛過半個銀河來找我已經知道的祕密基地。你能對騾保守祕密嗎？如果我不知道，那麼就不能帶他去。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該派我去。

「顯然超追踪器是第二基地的間諜放的。那個人現在正來追我們。如果你的思想沒有轉變過，你會被愚嗎？你把大愚讀爲大智便是你所謂的正常嗎？我把太空船送給第二基地？他們要船做什麼？

「如果你是那麼認定，白利吉，對於世聯，除了騾便算是你知道得最多了。你對他們不危險，但是騾是反自然，我如果只靠望遠鏡任意尋找，是絕不可能找得到大端的，我完全明白。可是我知道第二基地也在追查我們，我知道他們有此設計。何不將計就計呢？這是一場吹牛的騙局。他們要我們，我們要他們的位置。

「只要你用火器對着我，我們便必然會失敗。很明顯那不是你的意思。那是他們的。把火器給我，白利吉。我知道你覺得不對，可是那不是你的心聲，那是你心中的第二基地。給我火器，白利吉，我們共同來面對危難。」

白利吉心中困惑而恐懼。很有道理！他會犯那麼大的錯嗎？他爲什麼一直在懷疑？爲什麼他打不定主意？爲什麼章尼新的話顯得有理？

可以相信！

或且這是他自己受苦的思想和外人的侵入在奮鬥？

他成了兩個人嗎？

他茫然看見章尼新站在他面前手伸向他——忽然他知道，他必須把火器交給他。

當他的手臂肌肉正要運動時，門緩緩地推開——他轉回身去。

◈ ◈ ◈

即使在銀河的和平時期，人們也常常被人認錯。可是只有騾在任何情況都不會被認錯。

白利吉的痛苦之情並不能阻止冷汗直流。

其實騾的體力決不足控制任何情勢。此刻也並不例外。可是他的長嘴仍有威嚴之處。

他說：「把火器留着，白利吉。」

他又轉向章尼新，他正聳聳肩坐了下去：「這裏的感情衝突似乎複雜微妙。所謂另外有人追踪你們是什麼話？」

白利吉高聲說：「是不是你下令在太空船裏裝超追踪器？」

騾冷冷地看着他。「當然。是否除了銀河的世聯，還有什麼人會有這種能耐？」

「他說——」

「好，他就在這裏，將軍。不用作間接的引述。你說了些什麼，章尼新？」

「是，先生，不過是錯誤。我以爲追踪器是第二基地的什麼人安放的，而我們正引着他們走，我也在設法對付。我也以爲將軍多少受了他們的利用。」

「那麼你現在是不這麼想了？」

「我想是的。否則在門口的便不是你。」

「好，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弄清楚。」騾把外面電熱大衣套下。「我坐下你們不在意吧，啊？好，現在我們很安全，沒有一點危險。這塊冰地上的土人都不會到這裏來。我可以担保這一點，」他的態度有種冷峻嚴肅令人無法抗拒的神情。

章尼新却有不屑之色。「何必私下呢？有沒有人奉茶，送幾個跳舞女郎來？」

「不然。你的理論如何，年輕人？第二基地用追踪器偵查你們——你說你是怎麼找到這裏的？」

「顯然是一些已知的事實，再加上我心中的一些概念——」

「是第二基地人提供的？」

「我想沒有別人。」

「你沒有想到過，一個第二基地人能強迫或引誘你去第二基地，那樣才能達到他的目的，我也認爲你覺得他使用和我相同的方法，不過我只能移植感情而不是思想——你有沒有想到如果他們有這種辦法，還需要超追踪器嗎？」

❖ ❖ ❖

章尼新抬頭望見他統治者的大眼睛。白利吉則輕鬆地低語了些什麼。

「不，」章尼新說，「不，我沒想到這些。」

「或者，如果他們奉命追踪你，他們認爲不能指導你，而且你能找到這裏的機會十分渺茫。你想到這點嗎？」

「也沒有。」

「爲什麼？你的智慧退步到比機率大得很多的程度了？」

「唯一的答案是個問題，先生。你和白將軍一同指責我是個叛徒嗎？」

「如果是的，你可有什麼辯詞嗎？」

「正如我方才對將軍所提出的。如果我是間諜，而知道第二基地的位置，你可以直接把我轉變，不就什麼都明白了？如果你覺得需要追踪我，那麼我並不先知道，而且不是叛徒。所以我回

答了你的問題。」

「那麼你的結論呢？」

「我並非叛徒。」

「我必需同意這一點，因爲你的說詞無瑕可擊。」

「那麼請問你爲什麼要祕密追踪我們？」

「因爲根據事實，還有第三個解釋。你和白利吉以你們自己的想法有一套說法，但是並不完全。如果你們能忍耐一下，讓我說個明白。一會時間並不令人厭煩。坐下，白利吉，把火器給我。我們並沒有被攻擊的危險。這裏沒有，外界也沒有。事實上第二基地也沒有。謝謝你，章尼新。」

房間燒着羅森式的電熱絲。天花板上掛盞電燈發出昏黃的光，把三個人的影子投在地上。

騾說：「當我認爲應當追踪章尼新後，顯然我希望有所知悉。因爲他以驚人的速度前往第二基地，合理的想法是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無法自他直接得到消息，有什麼在中間作梗。事實如此。當然，章尼新知道答案。我也是的。你明白嗎，白利吉？」

白利吉快快地說，「不，先生。」

「那麼讓我解釋。只有一種人既知道第二基地的位置，同時又阻止我知道。章尼新，我以爲

你是第二基地的人。」

章尼新的手支在膝上向前傾身忿怒地說，「你的直接證據呢？今天已經證明了歸納法錯了兩次。」

「有直接證據，章尼新。很簡單。告訴你，我的手下經過處理，那些人是沒有轉變而且接近事情的中心。範圍雖大可是不是沒有限制。你太成功，章尼新，人們太喜歡你。你一切順利。我想——

「然後我召你來負責這次探險，它並不使你退縮。我注意著你的情感，你並不在乎。你過份自信，章尼新。眞正能幹的人對這種任務絕對會感到一些猶疑。你的心智避免了它，不是愚笨便是受了控制。

「要試驗幾個可能性相當容易。我在你鬆懈時掌握你的心思，並且使它一時充滿憂傷，又立刻把它移除。你事後對這種反應至爲憤怒，我承認那是自然的反應。當我歪曲你的感情，只有很短的一刻，使你自己還無法自知，你的心思在抵抗。那正是我想知道的。

「沒人能夠抵抗我，甚至短短一刻也不會。」

章尼新聲音低沉而嫉恨：「唔，怎麼樣？現在如何？」

「現在你死——作個第二基地人。我相信你已經明白。」

章尼新又面對火器鎗口。這個火鎗是用思想控制的，而不像白利吉必須戰戰兢兢。

◆ ◆ ◆

以後如果以正常情感來描述這短短瞬間發生的事是十分困難的。

章尼新在這一刹那間注意到的是騾的手指按下扳機。

騾的感情表現是種生硬與裝飾的堅決，至少在表面上毫不猶豫。如果章尼新事後有機會計算他決定發射的時間，那麼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秒。

那簡直不能算是短暫的時間。

在這短暫時間裏，騾知道章尼新的頭腦中不自覺地衝起一股純憎恨的潮流。

這種新的因素使他沒有按下火器。他改變動作時，也對情勢有完全的了解。相當戲劇性的緊張場面。騾的手指離開扳機，注意地望着章尼新。章尼新却緊張得大氣也不敢出一口。白利吉在椅子上十分不安，肌肉緊繃得幾乎要斷裂，終於他的臉孔表情由木然轉成難以辨認的仇恨，而且完全是集中在騾的身上。

章尼新緊張地說：「你在兩次射擊之間，第一公民。你不能同時控制兩個思想，其中之一並不是我的——所以你必須作一次選擇。現在白利吉解脫了你的轉變。我掙斷了其中繫帶。他成爲舊白利吉；一度想殺你的白利吉，一度認爲你是自由正義大敵的白利吉，他也明白你在過去五年

中使他墮落無恥。現在我壓制了他的意志使他回復，如果你殺了我，在你還沒來得及調轉鎗口之前，他會殺了你。」

騾完全明白，他沒有動彈。

章尼新又說：「如果你要轉身控制射殺他，那麼你的速度來不及轉身阻止我。」

騾沒有動，只是了解地輕吁一口氣。

「好，」章尼新說，「把火器扔掉。讓我們勢均力敵的相對，你可以收回白利吉。」

「我犯了個錯，」騾坦白地說。「我面對你的時候，不該有第三者在場。它會帶來其他的變化。那是個必須付出代價的錯誤。」

他小心地放下火器，把它踢到房間那一端去。這時白利吉蜷在椅上睡着了。

「他醒後便又正常了，」騾冷漠地說。

但是在這短暫卽逝時刻中，章尼新仍看見騾的思想裏有稍現卽逝的自信與勝利的閃光。

6 一人，騾——及第三者

兩人悠閒而鬆懈地相向而立——每根神經都注意地偵知對方的意向。

多年來，騾是第一次對自己的信心感到不足。章尼新知道他暫時可以自保，他努力這樣做，

而他對方的威脅則不如他。章尼新知道他無法贏得耐力的賭賽。

想到這裏令他心寒。讓騾知道他的心理弱點等於是給他一項武器。騾的心中已經有了某種因素；可能是勝利者的什麼因素。

盡量拖延時間——

可是別人爲什麼遲延了呢？那是騾的自信理由嗎？他的對手是否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對方的思想深不可測。如果他能了解其思想——

章尼新把思想的野馬勒住。唯一的辦法，拖延時間——

章尼新說：「這件事既然已經決定，我自己沒有否認，你們認爲我是第二基地人，那麼你告訴我，我爲什麼到大端來。」

「啊，不，」騾高聲而自信地笑道，「我可不是白利吉。我無需向你解釋。你自以爲你有理由。無論如何，你的行動能配合我的目標，別的我不多問。」

「可是你觀念中的故事還有些空隙。你希望在大端星找到第二基地？白利吉談起你許多尋求的辦法，也談起你的心理學工具，艾柏林。他在我……稍加鼓勵下，有時也吐露過一些。請再回想艾柏林，第一公民。」

「我何必呢？」自信！

章尼新覺得他的自信亦非無瑕可擊，但是隨着時間，騾的任何焦慮也可能消逝。

他拚命地壓制着絕望之情說：「那麼你缺少好奇心？白利吉告訴我艾柏林對某件事十分好奇。他希望迅速地發出對第二基地的警告，爲什麼？爲什麼？艾柏林已經死了。第二基地沒有人加以警告。可是它仍然存在。」

騾眞正高興地笑笑，又忽然以殘酷的口吻說話，使章尼新剛剛開朗的心又冷却了：「顯然有人警告過第二基地。否則怎麼有個章尼新到高甘來從忘恩負義要贏過我的工作。警告去得太晚，如此而已。」

「那麼，」章尼新讓憐憫之情流露出來，「你甚至於不知道第二基地是什麼，或且是這一件事件的深沉事件。」

拖延時間！

騾感到對方的憐憫，他瞇起的眼睛閃着敵意。他以熟悉的四指姿式摸摸鼻子，斥道：「你自得其樂吧。第二基地怎麼啦？」

章尼新以毫不在乎的態度說：「由我所聽到的，使艾柏林感到最莫明其妙的是包圍着第二基地的神祕。謝東建立了兩個十分相異的基地。第一基地光輝燦爛在兩世紀中統治了大半銀河，而第二基地却有如黑暗中的深淵。」

「你不懂那爲什麼，除非你能再度了解到將死帝國的智慧氣氛。那是絕對的世紀，至少在思想上已集歷史大成。那是種腐化文化的象徵，當然，它以重壩來阻擋思想觀念的進一步發展。使謝東出名的是他對重壩的反抗。在他心中的最後年輕創造之光點亮了夕陽中的帝國，也幽暗地引來了第二帝國的旭日。」

「非常戲劇性。又怎麼樣？」

「於是他根據心靈歷史學建造了他的基地，可是誰又比他更知道那些規律也是相對的。他從未建造一個完美的產品。他的世界是演化的機械，第二基地是進化的工具。我們，你那臨時世界聯合國的第一公民，我們是謝東計劃的守護者。只有我們？」

「你想借講話爲自己鼓起勇氣，」騾鄙夷地問，「還是想給我些影響？因爲第二基地，謝東的計劃，第二帝國都不令我感到重要，也不會令我去同情、憐憫或任何感情。總之可憐的笨人，請用過去式講第二基地，因爲它被摧毀了。」

當騾由椅中站起時，章尼新覺得感情的潛力更加增强。他努力地反擊，可是心中却有不安爬過，把他的思想打擊回去。

他感到後面的牆，和對面的騾，瘦削的四肢，山般的鼻子下是微笑的雙唇。

騾說：「你的把戲耍夠了。所有本來是第二基地人的把戲。過去是！過去是！

「這些時間你們坐在這裏等待，你和白利吉胡扯，而你本來可以把他擊倒不費力地搶走他的火器。你是在等待我，對不對，等待我，使我不會生起疑心。

「可惜你錯了。我了解你，我很了解你，第二基地的章尼新。

「可是你現在等待什麼？你還拚命用話來套我，有如你的聲音可以把我凍結在椅子上。你說話時，你心中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可是沒有人來，沒有你意料中的人來。你在這裏完全孤獨無助，章尼新。你知道爲什麼嗎？

「因爲你的第二基地從頭到尾把我算計錯了。我早就知道他們的計劃。他們以爲我會跟你到這裏來，那麼我便成了鍋中的肉。不錯，你是個釣餌；釣個可憐愚笨的突變異種人，他會盲目地踏進陷阱。我是他們的俘虜嗎？」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到過我會不率船隊而到這裏來——面對實際上無用的炮隊？他們沒有想到我不會停下來討論或是等待事變？

「十二小時以前我的船隊已經去攻擊大端了，他們對於執行任務會十分澈底。大端已成廢墟，人口中心已經消滅。那邊沒有抵抗。第二基地不再存在，章尼新——而我，醜陋的怪人，已成了銀河的主宰。」

章尼新無能爲力地搖搖頭。「不——不——」

「是——是——」騾仿傚地說：「如果你是最後一個活人，你很可能是的，但是也不會活多久了。」

跟着是一陣短暫緊張的沉默，心中突然一陣劇痛幾乎使他喊了出來。

騾又收回，吶吶地說：「還不夠。你沒有通過試驗。你的絕望是僞裝。你的恐懼不是附屬於一種理想破滅的情緒，只是個人毀滅的恐懼而已。」

騾的弱手一把捏住章尼新的喉嚨使他無法掙脫。

「你是我的保險，章尼新。如果我對情勢有什麼低估，你是我的指導與保鑣。」騾的眼光鑽入他心中。專治——需要——

「我計算的對嗎，章尼新？我有沒有勝過你第二基地的人們？大端毀滅了，章尼新，絕對毀滅了；你還何必拚命裝假？事實何在？我要事實與眞相！講，章尼新，講！我的透視夠不夠深？講，章尼新，我那裏做錯了？」

章尼新覺得話自喉中被拉了出來。它們不是自願吐出來的。他咬緊雙牙，重咬舌頭，緊縮喉嚨的肌肉。

可是話還是被拉出來——怎麼樣也難以阻擋。

「眞相，」他尖聲說：「眞相——」

「是，眞相，只要眞相。」

「謝東在這裏建立了第二基地，我說這裏，沒有說謊。心理學家到這裏來控制了當地的人口。」

「大端？」騾無情地拉破對方的情感令他吐實。「我摧毀的是大端。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給我。」

「不是大端。我說第二基地人可能不是那些表面當權者；大端只是傀儡領袖——」這句話慢慢聽不清楚，它完全違反第二基地人的意志，「羅森——羅森——羅森是世界——」

騾放鬆手，章尼新痛苦受傷地縮成一團。

「你想欺騙我？」騾輕聲說。

「你已經被欺騙了，」那是章尼新抵抗的最後破片。

「可是對你們並不夠長。我正和我的船隊聯絡過，大端之後可以來羅森。不過先——」

章尼新覺得心中昇起無邊黑暗，自動地抬起手臂擋着受傷的眼睛。在黑暗中，受傷的心靈向後蜷縮，一直退回永遠黑暗境界——那裏有騾勝利的最後畫面——長長多肉的鼻子笑得發抖。

聲音漸漸退去。黑暗愛憐地擁抱着他。

最後一絲感性像閃電般又把章尼新帶回土地上。

他的頭痛得難忍，顯然，他還活着。他的思想一片羽毛被風捲起又捲下終於飄下安定。他慢慢痛苦地彎下頸子——他感到强烈的震驚。

因爲門打開，第一發言人已站在門口。他想說話，大叫，警告——但是舌頭硬如木石，騾的一部份思想還攫住他，把他心中的言語全鎭壓住了。

他又低下頸項。騾還在房內。他憤怒地紅着雙眼。他不在大笑，而門牙露出，呈現兇猛的微笑。

章尼新覺得第一發言人的心智對他溫柔地移來，有種治癌的效果，但是與騾的攻擊發生衝突的影響。

騾以衰弱身體不相對稱的憤怒說：「又有個人來歡迎我了。」他的心靈觸角一直延伸，伸向室內——更遠，更遠——

「你一個人來的，」他說。

第一發言人打斷他的話說：「我完全是單獨來的。我必須一個人來，因爲五年前我錯誤估計了你的將來。如果我能不借援手來糾正你，那麼對我是很滿意的。不幸，我沒有算出你包圍在這裏的感情排斥場。我花了很多時間才穿進來。恭喜你的技巧又進了一步。」

「我無需感謝你，」對方故意地回答，「你也無需稱讚我。你是否來援助你王國的將倒大柱

？」

第一發言人微笑着說：「你稱爲章尼新的那個人對任務執行得很好，雖然他不是你心智的對手。我當然明白，你虐待了他，不過我們還可以使他復原。他是個勇敢的人，先生。他自願從事這次危險任務，不過我們計算過他心智受損的機會很大——比身體上的傷殘還要利害。」

章尼新的思想在深淵邊沿掙扎，他想說話却說不出來，他想開口大聲警告，可是連聲音都發不出。他只能不停地發出恐懼的潮流——

騾很鎭靜。「你當然知道了大端的毀滅。」

「是。你船隊的攻擊是可以預想得到的。」

冷峻的話；「不錯，可是沒有辦法阻止，啊？」

❖ ❖ ❖

「不，無法阻止。」第一發言的心情顯而易見。那是種幾乎是自懼的自我鄙視：「我們的錯誤比你們還大。五年前誰會想到你的力量？我們自始便懷疑——自你佔領高甘時候——你有控制情感的力量。不過並不是很驚奇，第一公民，我可以向你解釋。

「你和我所有的情感接觸，已經不是很新的發展。事實在人腦中已有端倪可尋。大多數可以用原始的方法讀出對方表情聲音以了解別人。許多動物也擁有相當高級的這種能力；他們的嗅覺

相當發達，自然，情感的範圍並非那麼複雜。

「事實上人類的能力不止於此，可是直接以感情聯絡的能力在一百萬年前因爲言語的發展而削弱。第二基地的優點便是這種遺失的能力已經重新恢復了潛力。

「不過人類並非天生便能充份利用這種能力的。一百萬年的落後是個大難題，我們教育這種感覺，並且像練習肌肉般練習它。這便是差異之所在，你天生有這種能力。

「我們可以計算到這些。我們也可以計算到這種能力對一個沒有這能力世界的人會有什麼影響。盲人世界中的明眼人——我們計算過一個誇大狂者可能控制住你，我們以爲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不過還有兩個未完成的因素。

「第一是你感覺的極大範圍。我們可以在相見時引導出情感接觸，所以我們對於武器的無助比你想的更嚴重。視覺是很重要的。你絕對懂得如何控制人，更進一步是在視覺以外或聽覺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有情感接觸。這個發現太晚了。

「第二我不知道你身體上的缺憾，它對你特別重要，因此你自稱爲騾。我們沒有預見到你不但是個人類的突變異種，而且是個不育的異種，我們忽略了你自卑感給你帶來的心理影響。我們不但允許誇大狂——而且心理的癲狂症。

「沒有覺察到這些是我的責任，因爲你佔據高甘時，我正是第二基地的領袖。你毀滅第一基

地時，我們才發現——不過太晚了——可是這個錯誤斷送了大端數百萬人口。」

「你現在想補救嗎？」騾的薄唇說，心中充滿恨意：「你打算如何？把我變胖？給我男性的力量？拿去我在陌生環境中的童年？你爲我的痛苦感到遺憾？你爲我的不幸而遺憾？對我必須作的事，我並不悲哀。銀河要好好保護自己，因爲在我需要的時候，它無法保護它自己的。」

「當然，」第一發言人說：「你的情感只是你背景的產物，我並不責備它——只要改變它。大端的毀滅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在數世紀中，銀河的毀滅會更大更澈底。我們以有限的能力盡我們之最大努力。我們盡量把人自大端撤出。我們分散在世界其他部份。不幸，我們的政策並不合適，但是出於必要。仍有幾百萬人死了——你不難過嗎？」

「一點也不——一如我不爲再六小時便不存在的羅森十萬人難過。」

「羅森？」第一發言人迅速地說。

❖　❖　❖

他轉向章尼新，章尼新已經掙扎半坐起來，他的思想給他力量。章尼新感到心中有兩種力量，系帶已經斷了，他勉强地說出話來：「先生，我完全失敗了。在你來到之前十分鐘，他迫我說了眞話。我無法抵抗他，也沒有藉口。他知道大端不是第二基地，他知道羅森是的。」

他心中的系帶又把他思想細縛了起來。

第一發言人皺皺眉頭：「我了解。你是打算那麼做的嗎？」

「你眞不懂嗎？你眞以爲難以刺穿是顯然的嗎？這些時間中你一直高談闊論情感聯絡的特性——你一直把誇大狂癲狂這類話指責我，我一直在工作。我和我的船隊聯絡，他們接到了我的指示。六小時內除非我重發命令，他們要轟炸全羅森，只除了這個小荒村和周圍一百哩的地方。他們會澈底執行任務，再在這裏登陸。

「你們還有六個小時，六小時內你應該無法勝過我的思想，你也無法挽救羅森。」

騾攤手笑笑，第一發言人對新的情勢說不出話來。

他說：「有沒有別的辦法？」

「何必要有其他辦法？我的勝利無需其他代替。我要同情羅森人的生命嗎？也許你可以讓我的船隊登陸，讓所有的人置於我的心智控制之下，卽麼我可以取消攻擊命令。那樣做會使我十分吃力，不過我仍然可以同意。你怎麼說，第二基地人？卽使你有對抗我思想的力量，你有沒有對付我船隊的力量？」

「我有什麼？」第一發言人慢慢地說：「爲什麼沒有——除了一小件事——一點點你也沒有的智識。」

「快說，」騾說，「說出心中的話。你卽使再掙扎也已無路可走。」

「可憐的突變人，」第一發言人說，「我無需掙扎。你問問自己看——爲什麼派章尼新去高甘當釣餌——章尼新雖然年輕勇敢，心智上都遠不如你，和你這個睡覺的官員差不多，這個白利吉。爲什麼不派我或是其他領袖，我們更可以與你抗衡。」

「也許，」完全有自信的話。「你並不愚笨，可是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

「眞正的理由是更合邏輯的。你已經知道章尼新是第二基地人。他缺少隱瞞你的能力。你也明白，你是他的上司，你不怕照他的辦法去做，你跟蹤他，以後再用智慧壓倒他。如果我去高甘，你會殺死我因爲我是項眞正的危險。如果我能隱瞞身份而避免死亡，我也不能說服你讓我前往太空。只有次劣者才能騙過你。要是你留在高甘，第二基地的任何力量也不能碰到你，你被你的人，你的武器，你的心智力量所包圍。」

「我的心智力量還跟隨着我，」騾說，「手下與武器也已不遠。」

❖ ❖ ❖

「是的。可是你不在高甘。你是在大端王國，在邏輯上那是第二基地——非常合乎邏輯。我必須如此說，因爲第一公民只遵守邏輯。」

「對。在你是項暫時的勝利，我還有時間聽取你的人章尼新的眞話，我還有智慧分辨眞假。」

「我們也知道如果你再進一步，章尼新會爲你準備就緒。」

「不然，因爲我可以把他的思想掏空。當他說羅森是第二基地時，他的心思全爲我開啓。」

「是。我已經告訴過你章尼新是志願軍。你知道是那一種志願軍嗎？他前往高甘你那裏時，他在情感醫生處塑造過。你以爲那可以騙過你嗎？你想章尼新如果思想沒有動過，能騙得了你嗎？不，章尼新欺騙的是他自己，那是必要而志願的。在他心智深處，章尼新眞正相信羅森是第二基地。

「三年來，我們第二基地人在這裏建立起第二基地的外表，準備等你來臨。我們成功了，不是嗎？你打進了大端。還有羅森——但是還有你不能去的地方。」

騾站了起來，「你居然敢對我說羅森並不是第二基地？」

章尼新覺得他的系帶完全破斷，他在第一發言人的心理影響下站了起來。他長聲痛呼：「你說羅森不是第二基地？」

他對生命的回憶，對往事的思想似乎成了困惑的漩渦。

第一發言人笑道：「你看，第一公民，章尼新和你同樣感到困惑。羅森當然不是第二基地。我們會瘋狂到把危險死敵引到我們的世界裏來嗎？啊，不！

「你的船隊轟炸羅森好了，第一公民，如果你非那麼做不可。讓他們摧毀好了！他們最大只

能殺死章尼新和我——在你說來，你的努力毫無進展。

「第二基地進入羅森是三年前的事，他們在這裏執行長老工作，昨天回來，現在已經回高甘去了。他們會避過你們的船隊，至少比你先回高甘一天。我告訴你，除非我改變命令，你回去時會發現一個革命的帝國，一個分裂的王朝，向你盡忠的只剩下船隊的人。他們寡不敵衆，第二基地的人全控制你的國內船隊，你完了，變種人。」

騾慢慢低下頭，心中又氣又沮喪，「是，太晚了——太晚了——現在我明白了。」

「不錯，」第一發言人說。

騾在絕望時，他的心靈敞開，第一發言人迅速地進入。要生效只需要幾分之一秒。

騾抬頭說，「那麼我該回高甘去？」

「不錯，你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他的眉頭上揚。「你是什麼人？」

「那有什麼關係？」

「當然沒關係。」他拋開這件事，拍拍白利吉的肩頭。「起來，白利吉，我們要回去。」

❖ ❖ ❖

兩小時後，章尼新體力恢復，可以走路了。他說，「他不會再想起來？」

「不。他維持他的智力與王國——他的動機完全改變了。第二基地的想法對他是一片茫然，他是個愛好和平的人了。從此他會更幸福。他的衰弱身體已支持不了幾年。等他死後，謝東的計劃會繼續執行下去。」

章尼新問，「羅森眞的不是第二基地嗎？我告訴你，我發誓它是的。我沒瘋。」

「你沒瘋，章尼新，只是你變了。羅森不是第二基地。走！我們也要回去了。」

最後揷曲

章尼新坐在白色小房間裏，讓他的心神鬆懈。他滿足他現在的生活。窗和牆外是青青綠草。它們沒有名字。他們只是事物。房裏有張床有張椅，床尾的銀幕上顯出許多書。護士替他送食物來。

起初他努力想把聽見的片段湊揷成全圖。例如他聽見兩個人的對話。

一個說，「完全消除了，我想沒有傷害。只需要恢復他原來的腦波型態就好了。」

他的聲音很奇怪，但是似乎沒有意義。何必多計較呢？

還是躺着望着銀幕上美麗顏色的變化。

又有人進來對他做了些什麼，他睡着了。

一切過去後，他忽然知道這張床是醫院病床，他聽過的話又變得有意義起來。

他坐起來：「怎麼回事？」

第一發言人站在他旁邊，「你在第二基地，你的心智恢復了——你原來的心智。」

「是，是，」章尼新忽然體認到他是「他自己」，他感到無比喜悅。

「告訴我，」第一發言人說，「你知道第二基地在那裏嗎？」

眞相有如洪水般沖擊過來，章尼新沒有回答。像他以前的艾柏林一樣，他感到極大而麻木的驚訝。

最後他點頭說，「奉銀河諸星之名，我知道。」

第二篇 基地的尋找

7 杜嘉黛

「杜嘉黛，小說家，生於三六二基年十一月五日；死於四四三基年一月七日。杜嘉黛主要是小說作家，但是最著名的作品是她祖母杜貝娜的傳記。根據這本第一手的資料，幾世紀來都被認爲是研究騾及其時代的主要來源……有如「無鑰之回憶」一樣，她的「時乎不來」小說中，反映出高甘的光輝社會，據說她在早年曾到過高甘……」

銀河百科全書

❖ ❖ ❖

杜嘉黛對著口述機堅定地說：

「謝東計劃之未來。作者：杜。」

然後她心中想，終有一日她成爲偉大作家，那時她的所有傑作 使用「嘉黛」作筆名，只用嘉黛，不用姓。

「杜」這個名字，她是用在作文修辭課上提出論文用的——用這個姓實在感到索然無味。班上其他孩子也是這樣做的。「嘉黛」像是個小女孩的名字，這是她祖母替她取的；她的雙親則一點也沒有幻想力。

現在她十四歲過兩天，你會認爲他們知道她已成人，所以稱她嘉黛。她閉緊雙唇想起她父親的眼光自顯書機上移開，對她說，「如果你現在要裝出十九歲的樣子，那麼你二十五歲時，男孩都認爲你三十歲怎麼辦？」

她坐在她喜愛的靠背椅中，眼睛望向梳妝台上的鏡子。她的脚似乎短了點，拖鞋套在大脚指上，旋轉，她坐起來，以筆直得不自然的姿式挺起頸項。

她沉思地打量着臉孔——太胖了。她嘴巴張開半吋，由各方面端詳。她用舌頭舔舔雙唇使它潤濕。她覺得眼瞼微微下垂——哦，但願她的雙頰不要那麼紅。

她把手指放在眼上把眼光往上拉，希望能像內星辰系統的女人那樣，可是這樣一來她的視覺被雙手擋住了。

這種姿式使她的頸子感到有點酸，她以低八度的聲音說，「父親，眞的，如果你認爲我在乎

那些傻男孩的看法，你可錯了——」

這時她忽然記起腕上收發器正打開着，她連忙說「哦，天！」並且把它關上。

淺紫色帶有桃色邊的紙上寫：

「謝東計劃之未來」

「父親，眞的，如果你認爲我在乎那些傻男孩的看法，你可錯了——」

「哦！天！」

她把這張紙由機器上拉下來，另一張又整齊的昇了上來。

不過她臉上仍有高興的微笑，她把機上的紙整理得好好的，她希望一切都乾淨整齊，這才是最好的寫作方法。

寫作機器是兩天前她收到的生日禮物。她曾經說；「可是，父親，每個人——班上每個人至少都假裝說都有一部。現在只有些老古板才使用手寫機器——」

售貨員說，「再沒有這麼完全而且可以調節的機器。它可以正確拼音打孔，而且準確的寫出句法。自然，它可以幫助教育，因爲它可以鼓勵使用者作正確的發音，而且可以培養良好的說話語氣。」

她剛才的話全錄了進去，連「哦，天！」那種話多有感嘆的意味。

她坐好把稿紙整理好放在她面前，她調勻氣息，縮後腹部，小心地控制聲音說。

「謝東計劃之未來」

「我相信，基地的過去歷史對我們來說都是瞭如指掌的，那要歸功於我們星球良好有效的學校制度。」

（其實對那些老處女老師來說是過份了些。）

「過去的歷史可以說大部份是謝東偉大計劃的過去。這二者幾乎合而爲一。而目前大多數人的問題是計劃會不會以其最大智慧延續下去，或是它將會毀滅抑已經毀滅。

「要了解這點，最好是迅速地回顧計劃的一些重點，以及它所給人類的貢獻。

（這一部份很簡單，因爲她上學期才讀過現代歷史。）

「四世紀前，第一銀河帝國衰退麻木以至死亡時，有個人——謝東——已預見到接近的前途。經過心靈歷史學之助，不過其奧妙的數學計算已被遺忘了！

（她停止下來心有疑慮。她對奧妙的發音已不大有把握。不過機器不大會有錯誤——）

「他和一些共同工作的人可以預測橫掃銀河的偉大經濟與社會潮流。他們認爲帝國即將分崩離析，在重新建立新的統一帝國之前，至少有三千年的無政府混亂。

「要阻止這種衰亡已經失之過晚，不過要縮短過渡的混亂時期仍有可能。所以他的計劃是希望第一與第二帝國之間能有安靜的千年過渡。我們已經完成了千年中的第四世紀，計劃在執行間，已經有許多人生而又死。

「謝東在銀河兩端建立了兩個基地，其方法是根據當時以數學解決心靈歷史問題而得來的。其中之一是我們的基地，在極星上建立，那裏集中有帝國自然科學的精英，由於擁有科學，基地可以抵禦因帝國崩潰分離出去野蠻王國的攻擊。

「這個基地因爲有一連串傑出之士如韓定與馬洛等的領導下，反而征服了那些短命的王國。那些先賢能智慧地解釋謝東的計劃，率領我們渡過崎嶇困難。雖然幾世紀過去，各星球對他們仍深深地尊敬懷念。

「最後基地建立了商業網控制了銀河中西萬尼區和安略南區的大部份，甚至於克服了帝國最後殘餘的李奧斯的割據。似乎任何力量無法阻止謝東計劃的進行。謝東考慮的問題都一一出現而且會及時迎刃而解，基地每次解決困難都等於向第二帝國和平地走近一步。

「然後

（她寫到這裏氣息加速，她由牙間吐出語言，但是機器仍鎮定而文雅地寫了出來。）

「當第一帝國的最後殘餘力量完全消滅後，只有一些聰明的軍閥各自割據一方，這時出現了

騾。

「這個奇怪的人不是計劃中所允許的。他是個突變異種，所以他的出生無法預測。他有神祕而奇特的控制力量，能夠轉變人類的感情而爲他所用。他以迅雷之勢征服各地建立新的帝國，最後他甚至於打敗了基地。

「然而他並未征服宇宙全部，因爲在他第一次全力出發時便被一位智慧而優秀的偉大女性所阻止，

（老問題又發生了，父親一向堅持要她不要强調她是杜貝娜的孫女。人人知道杜貝娜是單手阻止騾的偉大女子。）

「可是眞相却只有少部份人知道。」

（啊！如果她在班上宣讀，一定有人問她眞相如何，然後她不禁把眞相告訴他們，可以嗎？在她心中，她對自己父親的詢問已經吃不消了。）

「經過五年嚴格統治之後，發生了另一件變化，理由至今不明，騾放棄了所有征服的計劃。在那五年間他潛伏不出。」

「據說騾的改變是因爲第二基地的干預。可是沒有人查明另一基地的準確位置，也不知道它的功能，所以這個理論仍無法證實。

「騾死後又過去一代了，現在他來了又去了，以後會怎麼樣？他干擾了謝東的計劃，似乎使之完全破碎，可是他死亡之後，基地又恢復了，就像是死的星星灰燼中再生的新世界。

（這點是她杜撰的。）

「極星的再變成爲商業聯盟的中心，和征服之前一樣興盛富庶，而且更加民主和平。

「這是計劃之中的嗎？謝東的偉大夢想是否還存在，再六百年會不會有第二銀河帝國出現？

（這是重要的部份，歐小姐常常以她醜陋的紅筆寫上大字：「可是這只是描述。你們反應如何？想！表達自己！深入你的靈魂！」深入靈魂！她對靈魂懂得很多，她那檸檬面孔從不微笑——）

我個人是如此相信，因爲

「在任何時代的政治情勢都不如現在。老帝國完全滅亡，騾的時代終結了以前軍閥的割據。銀河的大部份地方都和平而且文明。」

「基地的內部情況也比以前更佳。征服前的專制已被民主選舉所代替。這個不再是獨立巨商的分歧世界，不再有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不公平分配。

「現在沒理由認爲它有失敗的可能，除非第二基地會構成危險。一些人認爲這個想法並無證據，那只是茫然的恐懼與迷信。我想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在我們國家裏，謝東的計劃和我們的思

想中應當驅逐疑慮，而且

（唔，這相當過份，但是結尾必需有力。）

「我如此高喊——」

文章寫到這裏，窗上有輕輕敲啄的聲音，她猛轉身過去，看見玻璃窗外是張微笑的面孔；一根手指豎在口中，把面孔分成對稱的兩傍。

嘉黛恢復驚訝後，由椅上轉出來走到窗邊的長沙發上，跪在上面往外面望。

那人面上的笑容迅速的消失了。他的一手扶着窗沿，另一手打出手式。嘉黛鎮靜地服從，她閉上栓子，又將下面第三層窗子縮回牆壁，讓熱空氣進來和冷氣相會合。

「你不能進來，窗子都隔了擋遮，鑰匙在屋裏人手中。你如果進來，全屋警鈴都會大響。」停了一會，她又說下去，「你的樣子眞蠢，不小心會摔下去跌死，壓壞許多花。」

「那樣的話，」窗外的男人說，「讓我進來好不好？」

「不行，」嘉黛說，「你也許找錯房子了。我不是那種讓陌生人進屋的女孩……尤其是晚上。」

年輕男人臉上的幽默神情沒有了。他吶吶地說，「這裏是杜博士的家嗎？」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哦，銀河！奉諸星——」

「如果你要跳下去，我會按響警鈴。」

一陣沉默。他又緊張地說，「好，小姐，如果你不准我留下，又不准我跳下離開，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我想，你可以進來。杜博士在這裏。我把擋遮撤掉。」

年輕人向周圍看了看後，由窗口爬了進來。他以生氣的神情拍拍膝蓋，向她抬起脹紅的臉。

「如果他們發現我在這裏，不會妨害你的名譽吧？」

「我不怕，只要外面一有腳步聲，我就大喊說你闖了進來。」

「眞的？」他以過份有禮的態度說，「現在你把撤回擋遮的理由說明一下好嗎？」

「咗！那還不簡單。窗上根本沒有裝電子擋遮。」

男子睜大眼睛。「是騙人的？你多大，小孩子？」

「非常無禮的問題，年輕人。我不習慣被人稱作小孩子。」

「我並不感奇怪。你也許是僞裝騾的孫女。我是否要在你對我私刑之前離開這裏？」

「你最好別走——因爲我父親正在等你。」

對方的臉上又有機警之色。他揚眉說，「哦？有人和你父親在一起嗎？」

「沒有。」

「最近有人來找過他嗎?」

「只有些商人——現在是你。」

「有什麼不尋常的事?」

「只有你。」

「把我忘了，好嗎?不，別忘了我。告訴我，你怎麼知道你父親在等我?」

「哦，很簡單。上星期他接到一個私人郵丸，只有他有鎖匙，而且信是會自焚的。他把丸盒扔到垃圾處理機裏去，昨天他放了女僕寶莉一月假期，讓她去極城看她姐姐，下午他把客房的床舖整理好。我知道他是在等什麼人，而且不讓我們知道。以前他是對我無話不談的。」

「眞的!眞令人驚奇。我想你在他告訴你以前便知道這件事了。」

「不錯，」她笑了起來。她開始覺得很自然起來。客人年紀較大，可是褐髮碧眼使他顯得很特出。也許等她年紀再大些後也會遇見這種人。

「好，」他問，「你怎麼知道他在等我?」

「唔，除了你還會有誰?他神祕地在等個人，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你也偷偷摸摸想由窗戶爬進來，而不光明正大的走前門，如果不是另有用意便是你發了瘋。」她記起一句話，立刻說了出來。「男人是愚蠢的!」

「十分聰明，啊，孩子?我是說，小姐。你也可能錯了。如果我告訴你，我對這一切神祕的事毫無知悉，也許你父親等待的另有其人呢?」

「哦，我不以爲然。我沒有請你進來，直到我看見你把手提箱扔下去。」

「我的什麼?」

「你的手提箱，年輕人。我不是瞎子。你不是偶然把它掉下去的，因爲你先看了下面一眼，證實它是不是安全地落在地上。你一定是知道它落在籬笆下面不會被人看見，所以你扔下去後沒有再看它一眼。你沒有走前門而走後窗，一定是你不相信這幢屋子，所以要先巡視一下。你和我並不順利，便先要把箱子安排好，表示你認爲箱子的安全比自己的安全還要重要，表示你在這裏面而箱子在外面，我們知道箱子在外面，你便相當不利了。」

她停下來吸口氣，那人冷冷地說，「除非我可以把你揑死再出去拿箱子。」

「可是，年輕人，我在床上有根棒球棒，離我坐的地方只要兩秒鐘，而且我是個强壯的女孩。」

❖ ❖ ❖

棋逢對手。年輕人最後以自制而有禮的態度說，「我可不可以自我介紹。我是安白林。你的

名字？」

「我是杜嘉黛。很高興見到你。」

「好，嘉黛，做個乖小女孩，請你父親來好嗎？」

「我不是小女孩。你實在沒有禮貌——特別是對我有所要求時。」

安白林嘆口氣。「好，請你做個仁慈良善的小老女士，請你父親來好嗎？」

「那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會叫他。只是我不能不看着你，年輕人。」她在地上頓足。

大廳傳來急速的脚步聲，門推開了。

「嘉黛——」杜博士有點喘不過氣地說，「你是什麼人，先生？」

安白林顯然感到如釋負担。「杜篤良博士？我是安白林。我想你接到我的消息了。至少你女兒認爲你接到了。」

「我女兒？」他瞪着他女兒，她却無邪地看着他。

杜博士終於說，「我在等你，請和我一同下去好嗎？」

杜嘉黛又走向口述機，可是沒有用，她父親正站在旁邊。他慈和地說，「你沒有把它關上，嘉黛。」

「父親，」她焦急的尖叫，「讀別人的私人寫作是不道德的。特別是記下別人談話的時候。

」

「啊，」她父親說，「和別人在你臥室裏談話！嘉黛，我是你父親，有責任保護你。」

「哦，天啊——不是那麼回事。」

安白利突然笑了起來。「哦，是的，杜博士。這位小姐準備控告我許多事，我堅持你讀一遍，那可以洗刷我的名譽。」

「哦，」嘉黛努力控制不讓眼淚流下。連自己的父親都不信任。那部鬼口述機——如果那笨蛋不是由窗戶過來，她就會記得把它關上。現在她父親又要說些小姐不該做什麼的長篇大論了。

「嘉黛，」她父親溫和地說，「我認爲一個淑女——」

她知道，她全知道。

「——不應當對一個比她年長的人如此無禮。」

「他爲什麼來偷窺我的窗戶？一個淑女有隱私權——現在我又要把作文重頭再寫一遍了。」

「他來你窗口，你可以不讓他進來。你應該立刻叫我——特別是你知道我正在等他。」

她怯怯地說，「你不見他也是——笨人。」

「嘉黛，沒人問你關於你不知道事情的意見。」

「可是我也知道。是第二基地的事。」

一陣沉默。連嘉黛的肚子裏也有些不舒服。

杜博士輕聲說，「你那裏聽來的？」

「這件事有什麼好祕密的？你不用怕我會告訴別人。」

「好，沒關係，」安白林出來打圓場了。「如果她把她自己賣給黑暗的力量，那不是你的錯。你不在意我再問她一個問題吧。嘉黛小姐——」

「你要做什麼？」

「爲什麼你認爲不走前門而走後窗是愚蠢的？」

「因爲你顯然有什麼要隱藏的，愚蠢。如果我有祕密，我不會封住我的嘴讓人人知道我有祕密。我和平常一樣說話行動，你讀過韓定的語錄嗎？他是我們第一位市長，你知道？」

「我知道。」

「他常常說一個不自感慚愧的謊言可能成功。他也說過，萬事沒有眞實，只有說起來像是眞實。如果你由窗戶進來，你是爲了自己的謊言而感到慚愧，所以它不可能像是眞的。」

「那麼你打算怎麼做？」

「如果我有極機密的事要見父親，我會公開地去結識他，而且以絕對合法公開的事和他相談

。當人人都知道你和我父親的關係之後，你可以再和他談論機密，沒人會懷疑你們。」

安白利驚異地望着女孩，又望望杜博士。他說，「走，我先要去花園拿我的手提箱。且慢，還有個問題。嘉黛，你床下沒有球棒吧？」

「沒有。」

「哈，我也這麼想。」

杜博士在門口停住。「嘉黛，」他說，「當你再寫謝東計劃論文時，不必要把她的事弄得神祕。可是也無需特別提起。」

他與安白林默默走下樓去。客人以低沉的聲音問，「先生，你在意嗎？她今年幾歲？」

「前天十四歲。」

「十四？偉大的銀河——告訴我，她有沒有說打算什麼時候結婚嗎？」

「沒有，沒有對我說過。」

「哦，如果她結婚，打死他。我是說要和她結婚的那個人。」他熱切地望着年長者的臉。「說正經的。等她二十歲了，和她生活在一起是很可怕的。我無意觸犯你。」

「我懂。」

在樓上，他們討論的杜嘉黛又開始對口述機讀：

「謝東計劃的未來。」

8 謝東的計劃

「數學：謝東一度所謂『我的人類小小代數』的基礎乃是N變數及N次方的解析幾何計算……」

銀河百科全書

❖ ❖ ❖

考慮一間房子！

目前房間的位置不重要。只要說那間房子是在第二基地的上面便行了。

幾世紀來，這間房間一直是純數學的居所——這裏一點也沒有與科學相關連的儀器。這裏只研究純數學觀念；和古老古老以前史前人類的推測一樣。

這個房間由心智科學保護着，不會受到銀河中任何攻擊，這裏面保存着謝東的全部計劃。房裏還有個人——第一發言人。

他是這個計劃的第十二代保護人，他的頭銜也並不具有特別意義，只表示在領袖們聚會時，

他是第一個發言人而已。

他的前任擊敗了騾，可是那場在大門爭的殘骸也散播在計劃的道路上。二十五年來，他和同僚們迫使頑固愚蠢的銀河人類再走回正途，是項極其艱巨的工作。

第一發言人抬頭望着打開的門。在這間孤寂的房裏，他回顧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現在已徐緩而不可避免地達到了高峯；即使他心事重重，也一直以和平而希望的心情考慮着新來者。一個青年，一個學生，一個終於可能接棒的人。

年輕人遲疑地站在門口，第一發言人只好走過去接他進來，友善的手扶在他肩上。

學生羞怯地笑笑，第一發言人說，「首先我要告訴你，爲什麼叫你到這裏來。」

他們隔着桌子相對望。他們交談的方式，若非第二基地的銀河人是不能了解的。

語言本來是人類學會的工具，它不完整地表達心中的思想與感情。他們用人工的語言聲音來代表思想細節，也發展了通訊的方法。因爲表達方式的笨拙與不全，使得人類的思想中精緻的部份也因而退化。

❖ ❖ ❖

這種結果的影響非常深長，人類所遭遇的痛苦可以一直追溯到銀河歷史早期，一直到謝東和少數人的例外，其他人都無法充份溝通互相了解。每個人都生存在一團別人無法刺破接近的迷霧

裏。偶然在一個洞穴中會發出微弱的訊號——使別人可以向他摸索過去。可是因為他們彼此並不相識，不相了解，或是不敢信任；他們內心有與生俱來的孤獨恐懼不安——所以人接近人也有疑惑和抗拒。

數萬年來，人的雙足膠着在土地中，使得他的心靈不能高飛與羣星作伴。

人類漸漸考慮如何衝破普通語言的牢籠。語意學、符號邏輯、心理分析——這些工具都是研究如何使語言更精細入微或是加以删節。

心靈歷史乃是心智科學的發展，最後達到數學化的階段。要經過數學的發展，則必須了解神經系統的神經生理學和電子化學。由於原子力量之助而可以加予追踪並且建立了眞正的心理學。將個人、羣體及社會的心理智識歸納起來並且用數學處理。

銀河億兆人羣的心理分析非常困難，但是謝東了解羣體心理與個人心理不同，所以他可以用數學方法推算人類的前途，而建立了謝東計劃。

謝東計劃的完成有賴於心理科學的同一基本發展，所以第一發言人無需用語言向學生說明。

每個微小的刺激必然會引起反應，使對方腦中閃過微量的電流變化。第一發言人無法本能地感覺到學生的感情變動，只有騾才有那種特殊天賦——因為騾是個突變異種，他的力量不是任何人甚至於第二基地人之能完全了解者——但是第一發言人由於後天訓練，仍可以演繹方法得到結

論。

因為普通使用語言的社會是無法了解第二基地人的通訊方法，所以以後不再加以贅述。我們以最好但無法完整的語言譯出第一發言人的意思，這在目前只有如此解釋。

所以我們只有假設第一發言人是如此說的：『第一，我必要告訴你，你在這裏做什麼。』實際上他只是伸出一個手指微笑而已。

第一發言人又說：「你生活的大部份時間在努力研究心智科學。你對你教師所教的全已吸收了解。現在該是和另外幾個人接受發言人訓練的時候了。」

桌那邊的人有點不安。

「不——你必須接受這點。你曾經希望你能合格，你恐懼你不會合格。事實上希望和恐懼都是弱點。你明知你會合格，可是你不敢承認，因為你那樣做會變得自負而變成不合格。胡說！最無助愚笨的人是不知道他自己的聰明。那是你資格的一部份；你知道你會合格。」

桌那邊感到輕鬆一些。

「不錯。現在你的想法好一些，而且不在有保護心理。你可以集中神志而且了解深切。記住，要眞正有效，不應該使心智有緊張而控制的障礙；它對智慧的探討是既有用也有赤裸性的，一個人勿寧培養出一種無邪、一種自覺，以及忘我之情，使人不有所隱瞞。我的心思對你敞開。我

們彼此都應該如此。」

他又說下去：「作發言人不是簡單的事。首先，做心靈歷史學家便不簡單。心靈歷史學家又需要一些資格才能當發言人。其中有區別。發言人必須明瞭謝東計劃中的數學奧妙；他必須同情它及其目標。他一定得愛計劃；它對他來說是生命與呼吸。而且要把它看成一個好朋友。」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第一發言人是在桌上，看着桌子中央黑色發光的立方體。它沒有特色。

「不，發言人，我不知道。」

「你聽說過原動之光嗎？」

「這個？」——驚訝。

「你以爲那是更高貴敬畏的東西？自然。它是帝國時代謝東的人創造的。在四百年中它一直符合我們的需要，無庸修配調整。幸而如此，因爲第二基地的人沒有一個有資格的技術人員。」

他和藹地笑笑。「第一基地的人也許會複製，可是他們永不會知道。」

他在桌邊按下一根拉桿，室內立刻一片黑暗。但是立刻一閃，兩面長牆開始發光。先是一片珠白色，然後到處一些黑暗痕跡，最後黑色的方程式印在牆上，偶然有些紅光在黑色的森林中浮掠而過。

「來，孩子，站在牆前。你不會有影子投到上面。我們可以說光並非如一般地由原動之光照射出來的，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它是怎麼製造出來而且何以有這種效應。可是你不會有影子。我知道。」

❖ ❖ ❖

他們一同站在光芒裏。每堵牆三十呎長十呎高。字跡很小，每吋上都寫得滿滿的。

「這不是全部計劃，」第一發言人說。「全部要照兩面牆壁，而且要用顯微鏡才看得出。你看見的只是計劃到目前的大部份。你懂，你也學過了這些，對嗎？」

「是，發言人，我學過。」

「你認識那一部份嗎？」

一陣沉寂。學生用手指指着牆上一行行方程式，一直到他認爲知道的一列式子。式子到了他的眼前。

第一發言人輕笑道，「你看，原動之光會與你的思想相諧。這小小的東西會給你許多驚奇。對你所選的方程式，你有什麼意見嗎？」

「它，」學生吶吶地說，「是李奇林數式，指出星球上的兩種不同經濟階層，加上不穩定的感情典型。」

「它象徵什麼？」

「它代表緊張的局限，因為在這裏」——他指着方程式說，「是個收斂級數。」

「好，」第一發言人說。「告訴我你的想法。嘆為觀止的藝術品，是吧？」

「當然！」

「錯！不是的。」這次聲音比較嚴厲。「這是第一樁你應該拋去的學問。謝東的計劃既非完全又非正確。它只是當時所能完成的最好作品。十幾代的人們在思索那些程式，研究，把它分為小數位置，又把它再合攏。他們的工作不止於此。他們在過去四百年中拿現實來和它相核對，他們也懂得了一些事物。

「他們學得的比謝東還要多，以數世紀所累積的學問，我們可以重覆謝東的工作，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你明白嗎？」

學生有點驚訝。

「在你獲得發言人資格之前，」第一發言人又說下去。「你必須對計劃有建設性的貢獻。那並不是褻瀆。你在牆上看見的紅色記號是謝東以後我們的人所作的貢獻。唔……唔——」他向上看，「那裏！」

「那是我的，」他說。一根細紅線圈了兩個箭頭，每邊指示了六方呎的可能推理。這二者之

間是一些紅色方程式。

「它似乎並不多，」發言人說：「那是計劃中我們還沒達到的階段。走到那裏還要很長的時間。那是合一的階段，第二帝國被掌握在一些敵對的人物手中，如果戰爭平均，則會導致分裂，如果戰爭不平均，則又會統一。這裏考慮了兩個可能性，以及避免其中之一的方法。

「不過還是有第三可能性存在。看起來機會不大——準確地說，百分之十二點六四——甚至於比發生的可能還低，所以計劃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完整性。第三個可能性代表兩個或兩個以上性格衝突人物的協調。我指出如果第二帝國起先走向不利的形式，最後會為內戰帶來更多傷害，那不同於一開始便協調。幸而，那可以阻止。這也是我的貢獻。」

❖　❖　❖

「我揷一句話，發言人——如果加以改變？」

「經過原動之光。你可以自己找到你的問題，你的計算全由五個不同的委員會審查，並且他們將無情的攻擊你。那需要兩年時間，然後你的發展將又受到審查。這段以年月論的時間中可以讓許多似乎完整的著作現出瑕疵。有時貢獻人自己會找到毛病。

「兩年之後再來一次試驗，它比第一次更詳盡，再通過後，一些年輕科學家再為它補充證明後，才可以加進計劃。那是我工作的高峯，也將是你的高峯。」

「原動之光可以隨你思想調整，校正補充都以心智完成。上面並不指明那是你的補充增加。我們的歷史中並沒有個人。那可以說我們大家的工作。你懂嗎？」

「是，發言人。」

「好，那麼夠了。」大步走向原動之光，牆面又暗下來，普通的照明又亮了起來。「坐在我的桌後，讓我對你說話。一個心靈歷史學家只要懂得生物統計和神經化學及電子數學便夠了。一些人不懂別的只配作個統計人員。而發言人必需能不借數學談論計劃。不是計劃本身，而是其哲理及目標。

「第一，計劃的目標何在？請用你的話告訴我——而不用借助微妙的情感。你也無需修飾或虛僞。」

這是學生第一次的考驗，他謙遜地說：「就我所學到的，我以爲計劃的目標是根據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標準方面建立人類的文化。照心靈歷史學的發現，導向永遠無法自然發生——」

「停止！」第一發言人說：「你不可以說『永遠無法』。那是隱瞞事實的懶惰方法。事實上心靈歷史只會預言機率。特別的事件可能有極小的機率，但是它總大於零。」

「是，發言人。所希望導向的實現機率並不顯著。」

「好多了，導向是什麼？」

「那是基於心智科學的文化。在已知的人類歷史中，進步得較重要的是自然科學；它可以處理人類控制的自然世界。控制個體與社會留給機率，或是留給基於靈感和感情的本能道德系統。結果，在存在的較大穩定文化中，沒有一個超過百分之五十五，那是人類最大不幸的結果。」

「爲什麼我們所稱的導向不是自然發生的？」

「因爲人類大多數中在心智上可以有參預自然科學的才能，他們可以接到粗俗而可見的利益。只有一些不顯著的極少數人才有內在才能，足以領導人類走進心智科學的領域，從那裏可以得到較爲持久明確但並不表相的利益。進一步言，這種導向標準會走向心智最佳者的寬厚獨裁制度——事實上那是人類較高的一羣，而那種制度的維繫一定賴於力量的使用，它會殘酷的壓迫其他人類。我們必須避免這種發展。」

「那麼如何解決呢？」

「解決便是謝東計劃。一千年中的情況已經安排好——由今天再過六百年，第二銀河帝國將會建立，那時人類將接受心智科學的領導。在這段時間內，第二基地將準備一羣心靈學家去接手領導。我自已常常想，第一基地提供簡純政治單位的物質結構，而第二基地的統治團體提供心理結構。」

「相當合理。你以爲任何第二帝國，甚至於照謝東的時間表出現，會完成他的計劃嗎？」

「發言人，我不以爲然。還有幾個可能的第二帝國可能在以後九百年到一千七百年間發生；可是其中只有一個第二帝國。」

「有鑑於此，爲什麼第二基地要避免被第一基地發現？」

學生想在問題中找到深意，可是他沒有辦法。他的回答中顯得煩惱。「由於同樣的理由，整個計劃的細節必須不讓一般人類知道。心靈歷史學在本質上是統計學的，而應用於任意取樣的個人便無能爲力了。如果有一班人了解計劃的重點，他們的行動不再由心靈歷史學支配。換言之，他們不再是可以預測的。對不起，發言人，我認爲這個答案並不滿意。」

「好，你也知道，你的回答並不完全。不但計劃要守密，連第二基地也不例外。第二帝國還沒有完成。我們還有一個社會，它可能會怨恨一個心理學家的統治階層，他們怕這種發展而且加以反對。你了解嗎？」

「是，發言人，我瞭解。這個問題還沒有被强調——」

「別把它化爲小事。在教室中你可以推論你的想法，所以沒有提出過。有許多許多問題我們現在或是你以後要面對的。一個星期後，你可以再見到我。那時我希望你答覆我方才的問題。我不要完全或詳細的數學處理。那可能需要一年而非一週的專業訓練，我希望的是一些傾向與趨勢的指示——

「在計劃中，約五十年前有個交叉點。必須的細節也包括在內。你可以注意到如果假定的事實由計劃中走了歧路，其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你會估計到這種歧路走多久才會失去控制。也估計失去控制後可能的路徑，以及一個合理的糾正。」

學生把銀幕打開，木然地望着小小畫面上的過程。

他說：「發言人，爲什麼是這個問題？它顯然不是純學術上的問題。」

「謝謝你，我的孩子。你和我預期的一樣敏捷。這個問題不是迷信的。半世紀前，騾衝進銀河歷史，十年間成爲宇宙間最重要的事實。他不是計劃中預料到的，計算到的。他彎曲了計劃，雖然沒有達到致命程度。

在他做出致命破壞之前阻止他，我們被迫採取積極行動。我們揭露了我們的存在，更糟糕的是揭露了我們的部份力量。第一基地知道了我們，他的行動不是學理之能預測的。觀察這個問題。這裏，還有這裏。

「自然，你不可以對別人提起這件事。」

懾人心智的沉寂，學生慢慢體會到了重點。他說：「謝東的計劃失敗了！」

「還沒有。只是可能失敗。成功的機率還有百分之二一點四。這是最後一次的評估。」

9 叛徒

對杜博士和安白林而言，那些夜晚是在友好的談話中渡過；那些白天也愉悅而不重要。那可能是次普通的拜訪。杜博士對隣人朋友們介紹說年輕人是來自太空的表親。

可是在他們閒談之中，可能提起一個姓名。他們也可能有嚴肅的沉思。杜博士可能說，「不，」也可能說，「是。」他可能用社區對話器隨便邀請一個人，「希望能來結識我的表親。」

嘉黛則準備她自己的事。也許她的行爲可以稱之爲一點也不坦白。

例如在校中，她勸譚連山替她做套小巧的聲音接收器以便在她結交男友時有所預防。她沒有詳細說明，她只把大概需要告訴譚連山。譚連山一向喜歡此道，家裏有間工作場所。

第七天晚上杜博士起居室中坐了五個人，裏面有食物而無烟草，樓上嘉黛的桌上便擺着可以收聽談話的細巧儀器。

五個男人，灰髮的杜博士穿得整齊，看上去不止他的四十二歲年齡。安白林嚴肅眼光銳利而且有點不安。三個新人是：唐佐肥胖而雙唇突出，薛明維博士，大學的物理教授，孟合敏，瘦削緊張的圖書館員。

杜博士以實際而輕鬆的口吻說：「本次集會不只是爲了社交的緣故。你們一定也猜得到。你

們是經過仔細挑選，因爲你們有良好的背景，自然這件事是有危險性的。我不願過於輕描淡寫，可是我要指出我們都是受了罪譴的人。

「你們注意到，我並沒有祕密地邀請你們。沒有請你們悄悄地到這裏來。窗戶也沒有調整不讓外界看見。房屋周圍沒有任何擋遮。那樣只會引來敵方的破壞，保持不很嚴密的隱私，只有更加壞事。

(哈！嘉黛聽着小盒子的聲音低哼一聲。)

「你們了解嗎?」

薛明敏咬咬下唇，露出門牙說，「好，告訴我們這個年輕人的事。」

杜博士說，「他名叫安白林。他是我老同學林先生的學生。林先生去年死了。林把他的腦型送給第五層，那個腦型和對面這個人互相檢查過。到目前爲止，腦型還不能複製，連心理科學家也無能爲力。如果你們不知道，也只好相信我了。」

唐佐噘着嘴唇說，「我們該由什麼地方開始討論。我們相信你，特別因爲你是林以後銀河最偉大的神經電氣專家。至少我個人認爲如此。你多大，安白林?」

「廿九，唐先生。」

「嗯——嗯。你也是神經電氣學家，啊?很好嗎?」

「只是個科學的學生。不過我很努力，我也受過林先生的訓練。」

孟合敏吃吃的揷道：「我……我希望……你能……開始。我認爲……大……大家都話……太多。」

杜博士對孟的方向揚揚眉。「你說得對，好，你開始，安白林。」

「且慢，」安白林慢慢地說，「因爲我們在開始之前——雖然我尊重孟先生的想法——我先得要求腦波資料。」

杜篤良皺皺眉頭。「怎麼回事，安白林？你說的是什麼腦波資料？」

「你們大家的波型。你取了我的，杜博士。我必需也要你們的。我要自己加以測量。」

唐佐說，「他沒有理由相信我們。這個年輕人有他的權利。」

「謝謝你，」安白林說，「請帶我們到你的實驗室去，杜博士。我們立刻進行，我早上已經把你的儀器校正過了。」

腦電學的智識一建立起來便已過時。因爲生物腦細胞的微電流的學說已古老得無法考證。它可以回溯到早年的人類歷史去。

然而現在又成了新的學問。在銀河帝國萬年歷史中，人們認爲那是有趣但是無用的智識。有些人依據醒或睡、平靜或緊張，健康或生病來區分腦波，可是任何分類都有相當範圍的例外。

有人想證明腦波羣的存在，就像一些血型相類，並且證實外在環境也是決定性因素。一些人認爲人類又可以分成若干小類，可是由人類悠久歷史來看，它也是不合理的。

在任何社會中，如第一帝國，自然科學發達時，就會有巨大的社會阻力推向心智的研究。它不受人尊敬，也不實用，更加上利益不大，也就不願多加作研究投資。

第一帝國分裂後，有組織的科學也開始崩潰，連基本的原子能也退回到油煤的化學能時代。唯一的例外，是第一基地將燃點科學的火花，它維持而且繼續點燃它不熄滅。可是在那裏流行的是物理學，頭腦除了醫學研究外，沒有其他進展。

謝東是第一個表示以後發展將成爲眞理的人。

「神經微電流，」他一度說，「其中負載有每個不同衝動與反應，知覺與非知覺的火花。記錄在方格紙上的起伏波型是億萬細胞思想脈動的聯合表現。在理論上，分析可以完全表現出思想與情感。在區別不但能說明體格的缺陷，遺傳與後天變化，也能轉移感情狀況，提高教育與經驗，甚至於改變人的人生哲學。」

連謝東也只有猜測之詞。

五十年來，第一基地的人打開了新智識的巨大而複雜的倉庫。這一方面，他們自然有了許多新技術，例如可以不用剃髮而直接量測腦細胞，以及可以全面測量腦波及其變化的記錄器。

最重要的也許是使世人對腦波學另眼相看，而且知道他的重要性。林是最偉大的學者，在會議上他總是與偉大的物理學家分庭抗禮。杜博士在行業中已經不再活躍，他的著名一方面由於腦波學的研究，一方面也是因爲他是上一代女英雄杜貝娜的兒子。

現在杜博士坐在椅子上，細巧的電極附在頭骨上，眞空器的針來回震動。他的後面是記錄器。

他瞭如指掌地知道自己的腦波，有如他淸楚他的眼珠顏色一樣。

杜篤良站起來時，安白林沒有作任何評語。年輕人取下七個記錄，內行而嫻熟地看了過去。

「如果你不在意的話，薛博士。」

薛明維年老的黃臉十分嚴肅。他對腦波學所知很少；所以對此也頗爲不快，他知道腦波會表現出他的老邁，他面上有很多皺紋，走路已駝，雙手搖顫——那些只是他的身體。現在腦波表示出老年，令他至感難堪。

電極已裝好。這種手續並不痛苦。只有微小得難以覺察的顫抖。

接着是唐佐。十五分鐘過程中他安靜沒有表情地坐着。孟起初感到點緊張，以後便一直在滾動眼睛。

「好了——」杜篤良說，全部做完了。

「現在，」安白林道歉地說，「屋裏還有一個人。」

杜博士皺眉問，「我女兒？」

「是，我建議她今晚留在家裏，你應該還記得。」

「腦波分析？看銀河份上，爲什麼？」

「不做我不能進行。」

杜篤良聳聳肩走上樓去。嘉黛已經知道了，她把聽聲機關上；然後順良地跟她父親走下去。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除了在嬰兒時的基本腦波分析以爲辨認及身份之證明——她發現頭上插了許多電極。

「我可以看嗎？」她做完後伸手問。

杜博士說，「你看不懂，嘉黛。你不是該上床睡覺了嗎？」

「是，父親，」她幽幽地說，「大家晚安。」

她跑上樓去跳上床作了簡單的準備。譚連山的聽聲器放在她枕頭邊。她覺得自己像是個電影上的間諜人物，胸中至感歡悅。

她聽見的第一句話是安白林的。他說，「先生們，分析結果很滿意。孩子也很好。」

孩子！她鄙夷地想，在暗中咒罵安白林。

安白林打開他的手提箱，拿出幾十張腦波記錄來。那些不是原本。箱子也沒有裝上平常的鎖。如果箱子的鑰匙由別人的手去打開，裏面的內容會悄悄地自焚起來。文件如果由箱中取出，半小時後也會焚燒起來。

在短短的時間裏，安白林迅速地說。「我這裏有幾張安略南星上幾個政府公務員的記錄。這是洛克里大學的心理學家，這張是西萬尼的工業家。其他的你們可以自已看。」

他們圍了過去望着那些文件，而且喧嘩不止。

安白林說，「我請你注意，杜博士，在腦前葉的二次段安波的高原部份，所有記錄中都一樣。先生，你願不願意用我的分析尺來檢查我的說法嗎？」

分析尺一定可以稱為幼稚玩具般對數計算尺的遠親——有如摩天樓對小草屋一樣。杜博士把它和腕帶一起運用。他用手畫出安白林的說法。

「你怎麼解說，杜博士？」安白林說。

「我不敢斷定。我不知道它怎麼可能。卽使健忘症的情形也不會。也許是動過腦部手術？」

「哦，什麼被切除了，」安白林高聲不耐地說，「是！但是不是指的醫科手術。你知道，騾便是那樣做的。他也許可以完全壓制住某種感情的全部功能，只留下一片平坦。否則——」

「否則便是第二基地人。對不對？」唐佐笑着說。

似乎這個問題無需作修辭的答覆。

「為什麼你會懷疑，安先生？」孟合敏問。

「不是我。是林博士。他收集腦波型式，像太空警察一樣，可是却自不同的出發點。他對智識份子，政府官員與工商領袖特別專精。如果第二基地要指導銀河歷史的道路，顯然他們會盡量縮小範圍。如果他們由思想下手，那麼影響人類最大的是有影響力人物的思想：文化界、工業界或是政治界。」

「是的，」孟合敏反對地說，「但是確證在那裏？那些人如何行動——我指有扁平部份的那些人。也許那只是正常現象。」他以無邪的眼光望着在座的別人，可是看不見同情的回報。

「我想由杜博士決定，」安白林說。「請問他在一般研究或是自以前歷史檔案中看過多少這種例證。再請問他林博士研究案例中每千件中發現一件的可能性。」

「我想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杜篤良想了想說，「那些是人工的心智情況。他們是經過處理的。我曾經懷疑過——」

「我明白，杜博士，」安白林說，「我也知道你與林博士合作過。我想知道你為什麼中途停止。」

他的問題中並無敵意存在。也許出於謹慎，一時是長長的無言。杜篤良對一個個客人望過去，然後蠻橫地說，「因爲無需乎談起林博士的爭鬥。他與一個太强有力的對手競爭。他查得我們——他和我——會懷疑我們並不是自已的主人。我不想知道！我有我的自尊。我願見我們的基地是集體靈魂的領導者；使我們祖先的奮鬥與努力不至於白白逝去。我想既然我不清楚，便應該掉頭而去。因爲政府對我母親的家人有獎助，所以我不需要工作職務。實驗室可以打發美麗的日子，生命總會結束的。林死了——」

薛明維露着牙說，「這個姓林的，我不認識他。他怎麼死的？」

安白林打斷他的話，「他死了。他想到他會死。他在一年前便對我預言過他已經接近——」

「現在我們也接近了，對不對？」孟合敏喉結上下動彈地說。

「是，」安白林坦白地說。「我們大家都已接近。所以你們全被選上。我是林的學生。杜博士是他的同事。唐佐一直指責我們盲目相信第二基地的挽救，直到政府把他囚禁；而經由一個有力的金融家，他的腦部表示出林所謂的溫順高厚。孟合敏是最大收集騾資料的專家，而且曾經出過幾本書包括猜疑第三基地的內情與功能。薛博士對腦波分析數學的貢獻不亞於任何人，我不相信他認爲他的數學可以如此加以運用。」

薛明維閉下眼睛。「不，年輕人。我是在分析核內部的運動——N體問題。我不懂腦波理論。」

「現在我們已經說明了立場。政府對這件事無能爲力。我不知道市長或是其他人員是否能了解其嚴重性。可是我明白——我們五個人已無可損失。每增加一分智識，我們便可以加寬安全的方向。我們才再開始。」

「請問，」唐佐問，「第二基地的滲透多廣？」

「我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目前發現的滲透只是在國家的外沿。首都世界可能很清潔——但是誰也不敢確定——否則我不會測驗你們。你特別有嫌疑，杜博士，因爲你放棄了與林博士的研究。我以爲第二基地或許腐化了你，可是林博士一直堅持你是懦夫。對不起，杜博士，我說這些話是爲了解釋我的立場。我個人了解你的態度，如果那是懦怯的話，我認爲那是可以原諒的。」

杜篤良深深吸口氣後，說：「我逃跑！隨你怎麼說。我想維持我們的友誼，可是他一直沒有寫信或打電話給我，直到他送你的腦波資料給我，那是他死前一星期——」

「如果你不見怪，」孟合敏以緊張尊貴的神情打斷他們說，「我不懂……你在做什麼。我……我們是羣……可憐的陰……陰謀家。如果你們一直……說……說……說個不休。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做什麼。非……常稚氣。什麼腦波……不……不腦波。你是否打算做……做一件事？」

安白林眼睛發亮，「不錯。我們需第二基地的進一步資料。那是最重要的。騾花了頭五年時間收集資料，結果失敗了——至少我們相信如此。然後他不找了。爲什麼？因爲他失敗了？還是因爲他成功了？」

「說……廢話，」孟合敏說。「我們怎麼能知道？」

「請聽我說——騾的首都在高甘。在騾之前它不在基地商業影響圈之內，現在也不是。目前高甘的統治者是史鐵亭，除非明天發生宮廷革命。史鐵亭自稱第一公民，並且是騾的繼承人。如果那個世界裏還有傳統，它是源自騾的超人性和偉大——幾乎是深深迷信的傳統。現在騾的宮殿被奉爲神聖。沒有接權的人不得進入，裏面一切不得碰觸。」

「怎樣？」

「怎樣？這種時代任何事情都有其理由。使騾的宮殿完整的不是迷信是什麼？如果那是第二基地的安排又如何？第二基地一向隱祕地躲起來，盡少干預銀河的事。我知道如果摧毀宮殿更近邏輯，或者至少把資料移去。不過你們應該考慮那些偉大心理學家的心理狀況。他們是謝東派，是騾，用心智來作間接的活動。他們不會用毀滅來達到目的，只需要創造心理狀態便行了。啊？」

沒人答話。安白林又說下去，「你，孟合敏，我們需要你去取得資料。」

「我？」驚訝的呼聲。孟合敏迅速地望過大家。「我不能做這件事，我不是動手的人，不是英雄豪傑。我是圖書館員。如果我那樣做，可以使第二基地發生危險，可是我不去太空……做那種怪事。」

「不」，安白林耐性地說。「杜博士和我同意你是合適人選。那是唯一自然的事。你說你是圖書館員。好極了！你最感興趣的事是什麼？騾學。在銀河你是對於騾資料的最偉大收集者。你自然還希望知道更多，所以你做這件事再自然沒有了。你進入高甘不會引起其他懷疑。他們可能拒絕你，但是不會懷疑你。你曾經一個人出航過。你每年出去渡假，別的星球也對你熟悉。你以前去過高甘。你知道，你只要如以前行事便行了。」

「我不能只說，『你……你准不准讓我……我進入第一公民先……先生的神聖宮殿？』」

「有什麼不行？」

「因爲，奉銀河之名，他不會讓我進去。」

「好，他不准。那麼你回來我們再想辦法。」

孟合敏無助地望着衆人。他覺得他被說服去做些可恨的事。沒人願意解救他。

最後作了兩個決定。第一是孟合敏勉强答應一放暑假便去太空。

第二是一個高度未授權的決定，使她關上聽聲機。這個決定在目前與我們並無關係。

10 危機

第二基地上，又過了一星期，第一發言人又笑着面對學生。

「你一定給了我有趣的結果，否則你不會那麼憤怒。」

學生把手放在他拿來的計算紙堆上，「你確信這個問題是眞實的嗎?」

「前題是眞的，我沒有歪曲什麼。」

「那麼我必需接受結果，但是我不願意。」

「當然。不過你希望怎麼樣?告訴我你何以那麼煩惱。不，不，把你的結果先放在一邊。我以後再來分析它。先對我講話。讓我判斷你的理解。」

「那麼好，發言人——似乎顯然在第一基地有了整體而巨大的基本心理變化。只要他們知道謝東計劃的存在而不明其詳，他們會覺得自信而不確定。他們知道他們會成功，可是不知道如何以及何時。因此那裏一直有緊張壓力的氣氛——那正是謝東希望的。換言之，第一基地可以用最大的潛力工作。」

「可懷疑的隱喻，」第一發言人說，「可是我懂你的意思。」

「發言人，他們現在已經知道第一基地的存在，而且不像以往那麼朦朧含糊。他們已經想到

它的功能是保護計劃。他們知道有個組織存在隨時注意不使它墮落。因此他們放棄了有目標的步伐，讓他們受人引導一時。又是隱喩，我想。」

「沒有關係，說下去。」

「在放棄努力時，便生出惰性；而逸向柔軟和腐化與異端的文化，那表示計劃的破敗。他們必需自己推進。」

「完了嗎?」

「不，還有。主要的反應已如上述，但是次要的反應機率極高。我們守護的智識與控制會引起並不普遍的敵意。這是根據柯里洛夫定理——」

「是，是，我知道這個定理。」

「對不起，發言人。很難避免使用數學。總之，結果不但是基地的力量削弱，而且有部份反對我們。」

「完了嗎?」

「還有一項因素其機率相當地——」

「很好。那是什麼?」

「第一基地的能量只通向帝國；而他們的唯一敵人則是殘留在過往的廢墟中，他們關心的顯

然只是自然科學。有了我們，他們形成了新的環境，而且改變了他們的觀點。他們可能也想成爲心理學家——」

「那個改變，」第一發言人冷冷地說，「已經發生了。」

學生的雙唇閉成一道灰色細線。「那麼一切都過去了。那是計劃的基本矛盾，發言人，如果我生活在——外面，會了解這些嗎？」

第一發言人嚴肅地說，「你覺得受侮辱，我的年輕人，因爲你了解得那麼多，而一旦發現許多明顯的事你都不懂。想想，你是銀河要人之一，忽然面對了毀滅的可能。自然，你會惱恨你過去生活的象牙之塔；你受教育的孤獨圈子，你生長依賴的理論。

「我一度也有那種想法。那是正常的。不過在你成長的年月中，你不用和銀河有直接連絡，，你屬於這裏，一切智識都過濾後才交給你，你的心智經過仔細的磨練。我們可以讓你看見……計劃的早先部份失敗，而使你現在免於震驚。你以前不會完全理解其中奧妙，現在你知道了。你還是沒有找到這些問題的解答？」

學生搖搖頭絕望的說，「沒有！」

「嗯，我不感意外。聽我說，年輕人。一連串活動繼續存在了有十年。那不是普通活動，而我們必須違背意願那樣做。它的機率低，假設危險——我們有時被迫處理些個人反應，因爲那是

唯一可能途徑，你知道心靈統計學的特性是運用於少數星球時便不合適嗎？」

「我們成功了嗎？」學生吃驚地說。

「還說不定。到目前爲止，我們維持穩定情勢——但是在計劃歷史的第一次，可能個人的意外行動會摧毀它。我們必須調整少數外人使他們有可用的思想狀態；我們有我們的特工人員，不過他們的通路已定。他們不敢另創途徑。你應該很了解這點。我不隱瞞最壞的結果——如果我們被發現，在這裏，這個世界裏；那麼不但計劃破碎，我們也將滅亡。你看，我們的結果並不好。」

「可是你說明的這一點並不像解決，反像是推測。」

「不，讓我們稱之爲智慧的推測。」

「危機是在何時？我們什麼時候才知道成敗？」

「一定在半年內。」

學生想了想點點頭。他與發言人握手。「好，眞高興讓我知道。」

他轉身走了。

第一發言人望向轉爲透明的窗戶。在大建築物過去，是安靜而擁擠的星羣。」

一年時間很快便過去。到那時，謝東的名聲還會存在留存嗎？

11
偷渡

夏天開始前一個月左右，孟合鈹一直在寫會計年度的最後財務報告，並且使政府派來接替他的人能有個多面的了解；去年他渡假時，接替的人便相當不清楚。他也把他的小太空船尤尼瑪拉號自倉庫中拖出來。

他突然離開了極星，沒人來爲他送行。這是相當不平常的，因爲他以前從未走得那麼倉促。他知道此行任務重要，決非以往旅程所能比擬者。他是冒生命之險孤獨地作這次荒唐的太空之行，至少他是這麼想的。

不過他想錯了，第二天尤尼瑪拉號和杜博士家中都引起了一場混亂。

先是杜博士的家，女僕寶莉渡假回來，已在打掃清潔。忽然她飛快的由樓上跑下來。她找到博士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把一張紙塞過去給他。

他不情願地接過來，問，「什麼事，寶莉？」

「她走了，博士。」

「誰走了？」

「嘉黛！」

「你說什麼，走了？走去那裏？你在說些什麼？」

她頓着脚說：『我不知道。她走了，她帶了個箱子和她的衣服，這裏有封信。你先看信，別只站在那裏好不好？哦，你們這些男人！』

杜博士聳聳肩撕開信封。信並不長，除了下面簽名處，其他全是口述機印出來的。

◈ ◈ ◈

親愛的父親：

要我當面和你道別，會傷心得說不出來。我可能像小女孩般哭個不停，你也會感到難爲情。所以我寫信給你說我多麼想念你，我要和孟叔叔一起去渡個美好的暑假。我會照料自己，不久我就回來了。還有，我留下的東西你可以用。

你的愛女

嘉黛

◈ ◈ ◈

他讀了幾遍，一次比一次覺得茫然不解。他不自然地說：「你讀過這封信嗎，寶莉？」

寶莉立刻爲自己辯解：「你不能怪我，博士。信封外面寫着『寶莉』，我怎麼知道裏面的信是給你的。我在這裏這麼多年，我不喜歡偷看——」

杜博士伸手阻止她說下去，「好，寶莉。不要緊。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怎麼回事。」

他心中迅速地思索。不要叫她忘了這件事。對敵人來說：「忘記」是極無意義的字眼，只會適得其反地使那件事顯得更重要。

他說：「她是個奇怪的女孩，你知道。非常羅曼蒂克。所以我們安排她去太空渡暑假，她一直很興奮。」

「為什麼沒人對我說起這次太空渡假的事？」

「你不在這裏的時候安排的，後來忘了告訴你。這只是件小事。」

寶莉現在却變得很氣惱。「小事？可憐的孩子只帶了口箱子，沒有帶一件好點的衣服去，又沒人陪她去。她要去多久？」

「你不用担心，寶莉。船上的衣服足夠她穿的。一切都能安排得好好的。請告訴安先生我想見他好嗎？哦，還有嘉黛只留這幾件東西給我嗎？」

寶莉搖搖頭。「我不知道。信在桌子上，所以我立刻來告訴你。居然會忘記告訴我！要是她母親還在——」

杜篤良向她揮揮手，「請叫安先生。」

❖ ❖ ❖

安白林的反應却非常激烈。他非常不高興而且緊張。

「老天！你在等什麼？我們兩個人還在等什麼？在遙望屏幕上叫太空站，叫他們和尤尼瑪拉號聯絡。」

「別緊張，白林，她是我的女兒。」

「但是銀河不是你的。」

「不，且慢。她是個聰明的女孩，她對這件事一定慎重考慮過。我們最好打鐵趁熱，先想想她的立場。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不，這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是聽聲器。」

「這個東西？」

「普通手工作的，可是能用，或試驗過。你不明白嗎？我們知道她聽見了我們的會商。她知道孟合敏的去處和目的。她認為跟去很有趣味。」

「哦，偉大的銀河，」青年喟歎說：「第二基地又可以有個好選擇對象。」

「不過，第二基地沒有理由懷疑一個十四歲的女孩會構成危險——除非我們做什麼事吸引了她的注意；比如說叫她原船折回，或是派船去接她。你忘了我們的對手是什麼人？我們發現真相

的機率有多少？以後我們會如何無助？」

「然而我們不能依靠這個瘋狂的女孩。」

「她不是瘋狂，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她本來可以不用寫信，可是她寫信，以免我們報警尋找她。信上提起我們託孟合敏去工作，而她已是孟合敏老友的女兒。有什麼不行？我和孟已是二十多年老友。他認識她時，她才三歲，那時我把她由川陀帶回來。這非常自然而不會引起懷疑。一個間諜是不會帶個十四歲的女孩去的。」

「孟發現她時會怎麼樣？」

杜博士又揚起眉毛。「我不知道——我想她能應付他。」

夜晚房子裏稍顯寂靜，杜博士認為如果他女兒有了危險，銀河的命運也不那麼重要了。

❖ ❖ ❖

尤尼瑪拉號上雖然人比較少，可是緊張之情却更深。

嘉黛躲在行李艙中，雖然她已有相當經驗，可是加速度使她很難過，進入超太空後，一直想嘔吐不止。太空中的躍進經驗對她並非首次，然而心中仍緊張不止。她也知道行李艙也有通風系統，艙內有壁燈照亮。後者在她想來有點煞風景。她停在黑暗中，像個陰謀者一樣，屏氣止息，聆聽孟合敏周圍繁雜的噪吵聲音。

有些聲音十分微小，那是一個男人發出來的。鞋子聲音，纖維碰到金屬的聲音，椅子吱咯的聲音，控制系統的操作聲音。

嘉黛現在覺得缺乏經驗。在錄影帶上的書籍影片上，偷渡的人似乎有無限能力。在艙內有許多被發現的危險；正如碰到什麼發出聲音，或是打噴嚏。她知道這些，所以要特別小心。還有飢餓與口渴的問題，她也準備了些口糧罐頭。可是還有許多事是電影片上沒有的，例如說她在艙中只能停留一定的時間。

像尤尼瑪拉號這種單人太空船，生活的空間只有一間房子，所以孟合敏不可能到別的地方去，她也無法躲在別處。

她焦急地等待睡眠的聲息。她不知道他是否打鼾。至少她知道床舖在那裏，她也分辨得出人在上面滾動的聲響。長長一聲嘆氣，然後是呵欠。她默默地等了一會，又是一聲呵欠。然後是床上翻身的聲音。

她輕輕一推，行李艙的門便開了，她伸出頭——

那是人類發出的聲音。

她想不動地往外望，可是不行，頭隨着眼睛轉動。

孟合敏沒有睡，他在床上看書，床頭燈溫柔地照着，他盯向暗處，一手伸向枕頭底下。

嘉黛立刻把頭縮回。燈完全暗了，孟合敏大聲喊：「我手上有火器，我要射出了，奉銀河之名——」

嘉黛大聲叫，「別射，是我！」

脆弱如花的羅曼史，緊張的人手上一把鎗可以破壞一切。

全船的燈都亮了起來——孟合敏坐在床上。胸毛外露加上一天沒修面，使他顯得形容猙獰。

嘉黛走了出來，拉着她的金屬太空衣。

他幾乎跳下床，但是想了想又把床單拉到頸上。他吶吶地說，「什……什麼——」

他完全不能了解。

嘉黛羞怯地說，「對不起，我想去洗個手。」她知道太空船的佈置，立刻溜到後面去。她回來時，勇氣又恢復些，孟合敏穿着睡袍站在她面前。

❖ ❖ ❖

「你……你在太空船的……黑……黑洞裏做什麼？你……你是怎麼來的？我把……把你怎麼辦？這……這是怎麼回事？」

他可以不停地問下去，嘉黛溫柔地打斷他的話。「我只想跟你去，孟叔叔。」

「什麼？我不到那裏去。」

「你去高甘打聽第二基地的消息。」

孟合敏大叫一聲完全崩潰了。嘉黛一時以爲他會歇斯地里的用頭撞牆。他還拿着火器，她望着它不禁腹內冰冷。

「小心——別緊張，」她想不出別的話說。

他掙扎復原後，把火器扔在床上，力氣大得像要把太空船打個洞來。

「你怎麼來的？」他慢慢問，有如不使他牙齒打顫。

「很簡單。我帶了箱子到船倉裏，對他們說，『孟先生的行李！』負責人用手指指連頭都沒抬起來。」

「我看，我只好送你回去，」孟合敏說，心中不禁暗暗得意，因爲回頭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不行，」嘉黛鎮靜地說，「那會引人注意。」

「什麼？」

「你明白。你去高甘的目的，是因爲你可以自然地說是爲了看騾的記錄。如果你帶個偷渡的女孩回去，可能會成爲電視新聞。」

「你怎麼會……會想到高甘？那些……唔……幼稚的——」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聽見了，」她不禁感到得意，「用聽聲器。我全知道——你非帶我去不行。」

「你父親呢？」他又打出一張王牌，「他會以為你被……綁票……死了。」

「我留了張條子，」她說，「他知道決不能聲張出去。也許你會接到他拍的太空電報。」

她說完不到兩秒鐘，電報信號聲響了起來。

她說，「我敢打賭那是我父親的，」果然不錯。

電文不長，是打給嘉黛的。「謝謝你可愛的禮物，相信你會善自使用。玩得高興。」

「你看，他的訓令，」她說。

◈ ◈ ◈

孟合敏對她漸漸習慣了。過些時候，他為她而感到高興。後來他居然認為少不了她了。她多話，興奮，完全不緊張。她知道第二基地是敵人，但是她不害怕，她知道高甘，那裏一定有頑固的官僚。

也許因為她只有十四歲。

總之，一週的旅程中最好是談論而不用相爭。雖然不是有趣的談話，女孩有好多對付高甘大官的主意。有趣可是也不無份量。

當她由看過的歷史小說中擷取一些歪曲的觀念時，他聽了也不禁微笑。

最後一次躍進的前晚。高甘是銀河外緣空間中的一顆亮星。用船的望遠鏡看去，它是一個光

團。

嘉黛交叉着雙腿坐在椅子上。她穿着短褲和孟合敏的一件襯衫。她的衣服洗燙過留到登陸時穿。

她說，「告訴你，我要寫歷史小說。」她對這次旅程十分高興。孟叔叔也聽着她的話，至少他是個聰明人，知道她所說的眞意。

她又說：「我讀過基地歷史上所有偉人的傳記。例如謝東、韓定、烏洛、杜佛等。我甚至於讀過你寫騾的文章，只是讀那些基地失敗的部份比較沒趣。你是否願意讀他悲劇部份刪去的歷史？」

「我願意，」孟合敏正經地說。「但是那不是好歷史，對吧，嘉黛？如果不寫出全部事實，便不會得到學術界的尊敬。」

「呵！誰要學術界的尊敬？」她覺得他很可親。「我的小說要寫得有趣，暢銷而且使我出名。寫書不暢銷不出名有什麼用？我不要只有老學究知道我。要人人都知道我。」

想到這裏，她眼光發亮，她蜷在椅子上舒適的說，「事實上，我最近要讓爸爸答應我去川陀，我可以收集帝國的背景資料。我生在川陀，你知道嗎？」

他知道。可是他仍問，「是嗎？」聲中仍有驚奇之情。

「唔，我祖母……你知道，杜貝娜，你當然聽說過她……一度和我祖父住在川陀。事實，他們是在那裏阻止騾的，全銀河都在騾的腳下，我父母當時新婚也住在那裏。我也生長在那裏直到我母親去世，不過我只有三歲，所以已經不記得了。你去過川陀嗎，孟叔叔？」

「不，沒有。」他靠在硬硬的床頭慵懶地聽着。高甘已經很近，不安又在心中昇起。

「它可是個羅曼蒂克的世界？我父親說它在史坦納五號之下，它當時的人口比今日十個世界還多。他說它是個大金屬世界——一個大城——也是全銀河的首都。他把在川陀拍的相片給我看。現在全是廢墟，但是非常壯觀！我眞希望再去看看，眞的……孟叔叔！」

「什麼？」

「我們去完高甘，再去川陀好嗎？」

他臉上有些担憂。「什麼？別談那個。這次是去辦事，不是去玩的。記住。」

「那也是正事，」她尖聲叫。「川陀可能有許多想不到的資料。你不以爲嗎？」

「不，我不以爲，」他站了起來。「好，離開電腦。最後一次躍進了。」快登陸了。

計算並不難。太空路徑手冊上明白地記載基地與高甘間的路程。在太空中無時間的路徑中短暫的扭動等於是過了一光年。

高甘的太陽大而明亮呈黃白色；它已在太空船後面，被關在太空船關起的不透明牆壁後。

離高甘還有一夜的睡眠時間。

12 君侯

在銀河大千世界中，高甘無疑有最奇特的歷史。例如極星是幾乎不能阻止的昇起，而銀河的一度首都川陀却是幾乎不能阻止的敗亡。而高甘——

謝東出生前兩世紀，高甘的名聲是銀河的遊樂場所。它有感官之樂，而演變成一種盈利億萬的工業。

那是種穩定的工業，銀河中最穩定的工業。當銀河漸漸演變時，高甘却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不管隣近其他銀河區域的經濟社會如何變化，這裏總是選民們的悠閒享樂場所。

高甘永遠爲一些帝國宮殿的公子王侯夫人服務。這裏有來自戰爭世界中的鐵腕粗蠻軍閥，他們的不羈漂亮的女人；還有基地肥胖的發達商人和情婦。

他們的共同點是大家都很有錢，所以在高甘接受到沒有差別的侍候。高甘從不拒絕所有服務，它也不干預世界政治，不討論別人的是非，所以即使在別人瘠瘦時，它還是一天比一天肥。

這是騾來到以前的事。於是它也改變了。因爲騾關心的只是征服。在他看來，所有星球都一樣，高甘也不例外。

十年中，高甘扮演了銀河大都市的奇怪角色；銀河帝國末期以後的偉大帝國情婦。

然後驟死了，他來去一樣突然、奇特。基地四分五裂。五十年後只留下短期權力的回憶，就像一場鴉片癮者的夢。高甘永未復原。它已無法回到往昔無拘無束的歡樂，因為權力的魔咒一直不能完全解除。基地上繼起的是一連串稱為君侯的人，他們自稱為銀河第一公民，那原是驟的稱呼，他們也假裝把自己看成征服者。

❖ ❖ ❖

當時的高甘君侯才就任五個月。他本來是高甘海軍的領袖，因為上任君侯不夠謹慎而讓他登位。高甘沒有一個人會笨得去追究合法性問題。事情發生了，最好是心甘情願地接受。

適者生存再加上一些流血與邪惡便可以達到目的。史鐵亭君侯相當能幹而不易對付。

所謂不易對付，是指他的第一部長。部長公正無私，曾經在前任君侯不奉職，現在奉忠新王，如果他壽命長的話，也可以做三朝元老。

還有家麗貴婦。她對史鐵亭勝過朋友而不如妻子。

在史鐵亭的私人寓所中，今晚有三個人在。第一公民魁梧的身材穿著發亮的上將戎裝，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像個石膏像。第一部長梅魯斯，以心不在焉的神情坐在他對面，修長緊張的手指不斷摸着鷹鈎鼻子和旁邊深陷的雙頰。他有灰鬍的下巴。家麗貴婦則坐在舒適的泡沫乳膠沙發上，

豐滿的雙唇微微前噘。

「先生，」梅魯斯說，「你對歷史缺少連續性的看法。你自己的生命，加上很大的變革，使你認為文明的道路會隨時發生變遷。事實不然。」

「驟的表現正相反。」

「可是誰能走他的老路。他並不只是個常人，請記住，而且也沒有完全成功。」

「普，」家麗貴婦說了噓嘆一聲，又在第一公民的怒視下縮了回去。

史鐵亭君侯粗暴地說，「別插嘴，家麗。梅魯斯，我希望有所行動。我的前任用一生時間訓練了一支銀河中無可匹敵的船隊。他死時沒有動用這支力量。我該繼續下去嗎？我，一個海軍上將！

「船隊什麼時候會開始生銹？目前，它花了公庫巨資，而一無收穫。軍官們躍躍欲試，軍人們準備收穫。高甘人都渴望恢復舊日光榮。你懂不懂？」

「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收穫，欲試，光榮，但是過程却是危險而且不快的。在所有歷史中，去攻擊基地不是聰明之舉。連驟都懂得懸崖勒馬——」

家麗貴婦的藍眼中冒出了眼淚。最近史鐵亭很少見她，他答應今夜與她在一起，這個可怕瘦削灰髮的人，他一向像是會望到她內心裏去。她不敢說話，在他面前甚至於不敢低泣。

現在史鐵亭用她討厭的無禮暴躁口氣說：「你是過去的奴隸。基地的人口財富日益增加，但是組織鬆懈不堪一擊。今天使它團結的只是惰性；我可以輕易地把惰性擊潰。你被過去的基地所催眠，當時只有基地才有原子武力。它可以打擊臨死的帝國，並且逐個擊敗割據的軍閥。」

「可是，親愛的梅魯斯，騾已經改變了它，他傳播智識，基地獨佔科學的時代已過。我們可以和它抗衡。」

「第二基地呢？」梅魯斯冷靜地問。

「第二基地？」史鐵亭更冷靜地問。「你知道它的意願嗎？它用了十年時間才阻止騾。你難道不知道基地的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爲自從騾的時代以後謝東的計劃已完全破碎。如果計劃不存，那麼銀河中有了個我可以塡充的眞空。」

「我們對它的了解還不足從事這場賭博。」

「我們的智識？也許。可是本星球有了個基地的客人。你知道嗎？一位孟合敏，他寫過許多有關騾的文章，他認爲謝東的計劃已經不存在。」

第一部長點點頭。「我聽說過他，至少知道他的著作。他來做什麼？」

「他申請進入騾的宮殿。」

「眞的？最好拒絕他。最好不要揭破一個星球的特有迷信。」

「我會考慮——以後再談。」

梅魯斯一鞠躬後退出去。

家麗貴婦流淚地說，「你生我的氣嗎，普？」

史鐵亭粗暴地對着她。「我沒有告訴過你有人在的時候不可以叫我普嗎？」

「你以前喜歡我叫你普。」

「嗯，可是現在不喜歡了，以後不可以再犯。」

他兇狠地望着她。爲什麼最近如此寬容她，他自己也想不通。她是個柔和，沒有頭腦，易感，和順的人，在困難時可以做他的慰安。然而這種女人容易厭倦。她的夢想是嫁給他，有日成爲第一貴婦。

荒唐！

當他還是上將時，她很不錯，可是現在成了第一公民，她便不夠好了。他是未來的征服者，需要子嗣來統一王國，騾便是因爲沒有子女，所以帝國不存。他需要親人去基地各處建立王朝。

他不懂何以現在不把家麗拋去。不會有什麼困難。雖然她會哭號——他立刻不去想它。

家麗現在高興起來了。普的臉和氣多了。她起身向他懷中送過去。

「你不罵我了吧？」

「不，」他失神地輕拍她。「安靜地坐一下好嗎？我有事要想。」

「基地人的事？」

「是。」

「普？」又停了一下。

「什麼？」

「普，你說那人帶了個小女孩。記得嗎？她來的時候讓我看看她好嗎？我沒有——」

「你想，我為什麼要讓他帶他的小女孩來？這裏來上學？別胡說了，家麗。」

「我會照料她，普。你不用管她。我很少見到小孩，你知道我喜歡小孩。」

他嘲謔地望着她。她老是有說不完的話。她的心總不死；她愛孩子；然後他的孩子，然後結婚。他笑了起來。

「那個小女孩才十四五歲，可是和你差不多高。」

家麗又哀求道，「可不可以？她會告訴我基地的事。我一直想去，你知道。我祖父是基地人。什麼時候你帶我去好嗎，普？」

史鐵亭笑了笑。也許等他當了征服者。想到這裏他又高興起來。「好，好。你看女孩，和她談基地好了。可是不要接近我。」

「我不會吵你。我帶她去我房間。」她又高興了起來。這些日子裏她並不快樂。她擁着他的頸子，發現他的肌肉鬆懈了下來，他的大頭終於輕靠在她的肩上。

13 貴婦

嘉黛感到很得意。自從安白林那張傻臉貼在窗子上後生活有了多大的改變。這一切也因為她自己有遠見和勇氣。

她到了高甘。她去過銀河中最大的中央戲院，親眼看見名聞銀河各處的幾位明星表演。她也在花徑上自己逛店，這裏是銀河中最漂亮的時裝中心。她也買了些東西，因為孟合敏對此道是一竅不通。孟合敏給了她十點鈔卷，她把它換成一疊厚厚的高甘幣。

她也做了頭髮，後面半短，兩邊太陽穴上貼個小髮鬈。看上去漂亮極了。

這些實在美妙。史鐵亭的宮殿却並不像戲院那麼富麗堂皇，也不像騾的舊宮那麼神祕古老，到目前為止，他們只在飛行時由遠處望見它那孤獨的高塔——然而她却以能見到真正的君侯而欣喜。

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他的情婦。嘉黛對這個字十分重視，因為她知道這種女人在歷史上的地位，知道她們的媚力與權勢。她也常把自己想做這種女人，可是基地上不流行這個，再說她父

親也決不會同意。

家麗貴婦和嘉黛心中所猜想的並不一樣。例如，她相當胖，而且近視，聲音高尖——

家麗說：「孩子，還要點茶嗎？」

「我想再要一杯，夫人，謝謝。」然後她又以鑑賞家的口吻說：「夫人，你戴的珍珠眞漂亮。」

「哦，眞的嗎？」家麗似乎感到高興。她把它拿下來，來回搖動。「你喜歡嗎？你喜歡的話，留著好了。」

「哦，我的夫人——眞的嗎？——」她覺得她手中的東西十分引誘，「可是父親不會高興。」

「他不喜歡珍珠？這串很好。」

「他不喜歡我拿別人的東西。人不可以接受別人太貴重的禮物，對吧？」

「哦？可是，這件禮物是普……第一公民送給我們，你認爲那是錯的？」

嘉黛紅着臉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家麗已經厭倦這個話題了。她把珠串放在地上，說，「告訴我些基地的事好嗎？」

嘉黛感到失望。對一個喜歡流淚的世界有什麼話可說？對她來說，基地只是個小鎭，舒適的

房屋，惱人的義務教育，無趣平靜的生活。她猶疑地說：「就像你在書籍影片上看的一樣。」

「哦，你看書本影片？我一看就頭痛。你知道，我喜歡看你們商人的影片故事。你的朋友孟先生也是嗎？他似乎不夠粗獷。大多商人都有鬍子和低沉的聲音，而且很討女人的歡心——你說是不是？」

嘉黛笑笑。「夫人，那是歷史的一部份。我是說，當基地年輕的時候，商賈是前鋒，把文化帶遍銀河各處。我們是在學校裏學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已經沒有行商了。只有公司了。」

「眞的，可惜。那麼孟先生是做什麼的？如果不是行商的話？」

「孟叔叔是圖書館職員。」

家麗用手摀着口。「你說他是管書籍影片的人？哦，天！成人做這種事似乎很傻。」

「他很好，夫人。在基地，那是很受尊敬的職業。」她放下小小的茶杯。

她似乎很關心這些。「親愛的孩子。我不是要故意讓你不高興。他一定是個很聰明的人。我一看見他便可以由他眼中看出來。……智慧的光！他來看騾的宮殿一定很勇敢。」

❖ ❖ ❖

「勇敢？」嘉黛的警覺心提高了起來。這正是她所等待的。陰謀！陰謀！她以極其冷靜的態度望着自己的指甲說，「爲什麼看騾的宮殿要勇敢？」

「你不知道？」她睜大圓眼低聲說：「裏面有魔法。他死時，騾命令在銀河帝國沒有建立起來之前沒人可以進去。高甘沒人敢走進一步。」

嘉黛說：「那是迷信——」

「別那麼說，」家麗很不安。「普老是那麼說。他說騾有他的用意，以維持他對人民的控制。他也沒有進去過。普以前的第一公民沙羅也沒有進去過。」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爲什麼孟先生想去看宮殿？」

嘉黛可以謹重地執行她的計劃。她由書上讀過，統治者的情婦是寶座後的眞正力量。如果孟叔叔在史鐵亭君侯那裏失敗了，也許她可以在家麗貴婦這裏取得些補償。家麗貴婦也是個謎般的人。她似乎並不聰明。但是歷史證明——

她說：「有理由，夫人——你可以守密嗎？」

「我在胸前畫十字，」家麗說。

「孟叔叔是騾的傑出權威。他寫過許多有關的書。他認爲自從騾征服基地之後銀河的歷史有很大改變。」

「哦。」

「他認爲謝東計劃——」

家麗拍拍雙手。「我知道謝東計劃的事。行商的影片中總是提到謝東計劃。據說它安排基地總是勝利。科學有關係，不過我不怎麼了解。你說下去，親愛的。你解釋得比別人清楚。」

嘉黛繼續說：「你看不出來？當騾擊敗基地時，謝東的計劃沒有作用了。誰將要組織第二帝國？」

「第二帝國？」

「早晚總會出現的，可是如何呢？這便是問題所在。還有第二基地。」

「第二基地？」她完全不了解。

「是，他們跟從謝東的脚步，替歷史籌劃。他們阻止了騾，現在又可能來支持高甘。」

「爲什麼？」

「因爲高甘是新帝國的最可能中心。」

家麗似乎大感不解。「你說普要建立新帝國。」

「我不敢斷定。孟叔叔也這麼想，他必須到騾的資料中去研究個明白。」

「非常複雜，」家麗懷疑地說。

嘉黛不說了。她盡了最大努力。

❖ ❖ ❖

史鐵亭君侯脾氣並不好。和基地人的談話並不順利。更糟的是使他感到難堪。二十七個世界的統治者，銀河最大戰力的主人，有宇宙間最大的野心，却對那麼個人無可奈何！

該死！

他要冒犯高甘的風俗習慣？讓騾的宮殿被褻瀆只為了寫一本書？科學的原因！智識神聖！大銀河！用這些話來對付他！他不相信，有智慧的人都不會相信。

「幹什麼？」他問在門口出現的家麗。

「你忙嗎？」

「是，我很忙。」

「這裏沒有別人，普。我可以對你說幾句話嗎？」

「哦，銀河！你有什麼事？快說！」

她的話說得不清楚，「小女孩說他們要進騾的宮殿，我想我們可以和他們一起進去。裏面一定很奇妙。」

「她對你說的？她不行，我們也不行。去做你自己的事。我受夠了你。」

「為什麼不行，普？你不讓他們去？小女孩說你要建立大帝國！」

「我不管她怎麼說——什麼？」他大步過去抓住她的手時，他的手指揑進她柔軟的皮膚。「

她為什麼告訴你？」

「你把我弄痛了。我記不得她的話，如果你這樣重的話。」

他放開她，她在那裏站了一會，摸摸手上的紅印。她喊，「小女孩要我發誓不要說！」

「快說！快！」

「哦，她說謝東計劃改變了，什麼地方另有個基地要立你為王。好了。她說孟先生是個重要的學者，認為騾的宮殿裏一定有證據。她便是這麼說的。你生氣啦？」

史鐵亭沒有回答。他趕忙走出房去，家麗的圓眼在後面瞪着他。一小時之內，第一公民發了兩道命令。一個是派五百戰船到太空去。另一道却使一個人困惑之至。

◈ ◈ ◈

第二道命令來時，孟合敏停止了離去的準備。那是君侯允准他進入騾的宮殿。他讀之再三，心中無限喜悅。

嘉黛也很高興。她知道經過情形。

總之，她做到了。

14 焦慮

寶莉把早餐擺在桌上，一方面望着桌上的新聞記錄器，它默默地呈現出一天的消息。這種工具可以讓人同時做事，目前所有食物都是消毒裝盒，她只要選了食物，端上桌，以後把剩下的拋去便行了。

她邊看邊評論；

「現在人眞壞，」她說，杜篤良只是哼了哼。

她聲音越來越高，好像這樣才能驅邪鎭惡。她又說，看，這些高甘人爲什麼那樣？他們以爲給人和平，反而引來無盡的麻煩。

「看那些大標題：『基地領館前暴動。』哦，我實在應當教訓他們一番。人就是這樣，太容易忘事。他們什麼都記不得，杜博士──沒有記憶力。看看騾死後的最後一次大戰，我當時還很小，一塌糊塗。我叔叔被殺，他才二十來歲，結婚不到兩年，有個小女兒。我現在還記得他──金髮，有個酒渦。我還有他的紀念品──

「他的女兒已經有個兒子在海軍，如果這種事又再發生──

「我們有炮擊巡邏隊，老人們輪流在同溫層防護──如果高甘人來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守得住。我母親常對我們說起食物配給和物價捐稅。人無法收支平衡──

「如果人有理智則不應該再引起戰爭。戰爭不是作戰的人引起的；我想也許高甘人坐在家裏

看別人戰死。那個可怕的人，史鐵亭。他殺死老人──他叫什麼──沙羅，現在要作所有人的主宰。

「他爲什麼要打我們，我不懂。他注定要失敗。也許是計劃安排的。有時我想那是個壞計劃，總是戰爭殺人不停，不過我對謝東倒是沒話說，如果要懷疑他，我是個笨蛋。另一個基地更該負責，他們應該阻止高甘人，一切都不就結了。他們總是到最後才出面，但是已經死傷太多了。」

杜博士抬起頭來。「你說什麼，寶莉。」

寶莉眼睛睜得很大，然後生氣地瞇起來。「沒有什麼，博士。我沒話好說。一點都沒有──」她氣忿忿地走了。

❖ ❖ ❖

她的離去也沒有令杜博士注意。

高甘！胡說！只是物質上的敵人，總會被擊敗。

但是他忘不了目前愚蠢的危機。七天前，市長叫他當研究發展主任。他答應今天給他回答。

嗯──

他不安地欠動一下。爲什麼他！他能拒絕嗎？那會顯得奇特，他不願特殊。再說，他對高甘

有什麼想法?他認爲那是唯一的敵人。一向如此。

他妻子如果在世，他會高興地接受這項工作。在川陀的漫長日子，周圍是過往的廢墟殘跡。一個被遺忘與荒凌的世界。

她已經死了。不到五年，從此他只爲了與敵人奮鬥而生活。爲了他的自尊，他的男子漢氣概，他不願見宇宙走一個可恨而後死的棋局。

稱之爲昇華亦無不可，這場戰鬥給他生命新的意義。

先是去山達尼大學，他在那裏和林博士合作。又是五年過去了。

可是林只是在收集資料。他不可能完成眞正的工作——當林確定這個見解後，便決定離去。

林也許是在暗中工作，可是他必須有人爲他工作。他有些他可以利用的頭腦，他有個大學在支持他。這一切都有弱點。

林可能不會了解；而杜却不能加以解釋。他們分手時成了對頭。他必須屈服地離去，因爲他怕有人在監視。

林研究圖表，杜研究一些數學概念。林的工作人員很多，杜却沒有。林在大學，杜在郊區小屋。

可是他幾乎已接近目標。

就大腦來看，第二基地人不是人類。最聰明的心理學家，最傑出的神經化學家可能也查不出什麼異常來——然而其區別仍在。既然區別是在心智上，那麼一定應該查得出來。

拿騾這種人來說——無疑第二基地人也有這種能力，不論是先天抑或後天——有偵知並控制人感情的力量，他們無需借助於電路或其他儀器。

現在林又借他熱衷的學生安白林再生了。

愚蠢！愚蠢！用他處理過人們的圖表資料。他在多年前也研究過。

現在他才能當研究發展主任。

他覺得怒氣自心中升起。對死去的林，對活着的安，那些善心的笨人——哦，她能照料她自己。她是個成熟的女孩。

她可以照料她自己！

他心中有句低語——

❖ ❖ ❖

她能嗎?

當杜博士憂鬱地對自己說她能夠的時候，她正坐在銀河第一公民辦公室的接待室中。她已經坐了半小時，眼睛緩緩地望着牆壁。她和孟合歃進來時，門口站着兩個武裝警衛。但是另外幾次

，他們沒在這裏。

現在她孤獨地坐着，覺得這間裝飾美麗的房間非常不友善。

爲什麼呢？

孟合敏和史君侯在一起。會出什麼事呢？

她感到非常憤怒。在普通影片中，主角往往能預見到結果而且有所準備，可是她只是呆呆坐着。任何事情可能發生！任何事情！她只是呆呆坐着。

好，再往回想想。也許可以見出端倪來。

兩個星期以來，孟合敏一直住在騾的宮內。他曾經得到史鐵亭的允可帶她進去過一次。它廣大而幽暗，自現實中退縮而睡眠在光輝的回憶中，脚步發出空茫而原始的迴響。她不喜歡那裏。這個偉大高級公路的首都好看多了。雖然戲院和名勝不如基地，不過這方面也花了很大資本。

孟合敏會在黃昏回來，心懷敬畏——

「對我來說眞是夢中世界。」他會低語道，「如果我能把這個地方一塊塊拆下來，把一層一層鋁海棉剝下來。但願能把它搬回極星——好博物館的材料。」

他似乎已經失去了以前的頑固態度。他熱情愉快，容光煥發。

有一次他說，「那裏有白利吉將軍資料的摘要——」

「我知道他。他是基地的叛徒，在銀河各地尋找第二基地，是他吧？」

「不能算是叛徒。騾轉變了他。」

「哦，反正都一樣。」

「銀河，你所謂的尋找是大海撈針。謝東會議的原來記錄是五百年前建立了兩個基地，而對第二基地只提起一句話。據說它建立在『銀河另一端的星端。』騾與白利吉只憑這麼一句話。卽使他們找到第二基地也不認識。瘋狂！

「那裏有些記錄，」他似乎是對自己說，可是嘉黛非常注意地聽着。「一定包容了近一千個世界，可是可供研究的世界將近一百萬。我們沒有法子——」

嘉黛發出「噓——噓，」的警告。

孟合敏呆住了，漸漸又恢復自然。「別說話了，」他吶吶地說。

現在孟合敏正和史鐵亭在一起，而嘉黛孤獨地在外面等待。她無理由地覺得熱血都冷凍了。無比的恐懼，而却沒有任何理由。

◈ ◈ ◈

門的那邊，孟合敏似乎生活在膠水中。他努力地控制口吃，結果却適得其反。

史鐵亭全副戎裝，身高六．六，下巴很大。說話時拳頭有力地揮舞。

「唔，你已經兩星期了，而却來說什麼都沒有。好，先生，把最壞的事告訴我。我的海軍不行嗎？我是否要一面與第一基地作戰，另一面對付第二基地的鬼魂？」

「我……我再說一遍……大人，我……我不是……預言家。我……我完全……不懂。」

「還是你要回去警告你的同胞？你太會裝了。我要你說眞話，不然我要開腸剖肚。」

「我……我說的全是眞話，請你……你記住，我是……基地的公民，你……碰了我要負……責任。」

高甘君侯大笑起來。「騙小孩的話。騙白癡。好，孟先生，我對你已經夠耐性的了。我聽了二十分鐘，你只說些廢話，你一定想了一整夜才揑造出那番故事。全是浪費精神。我知道你到這裏來不只是來騾的宮殿亂翻——你另有目的。對不對？」

孟合敏的眼中恐懼之情仍深，呼吸也很急喘。史鐵亭君侯看了一切，用手抓住基地人的肩膀，他說：

「好，大家坦白說。你來調查謝東計劃。你知道它已不再能控制了。也許你也知道我即將成爲征服者；我和我的後代。好，什麼人建立第二基地有什麼關係？歷史公正無私。你不敢告訴我嗎？你知道，我清楚你的任務。」

孟合敏立刻說，「你……你想知道……這件事？」

「你到這裏來了。我不希望計劃因爲過份自信而破壞。你知道的事比我多；你會查出我不知道的缺點。好，你最後會得到報酬。你對基地有什麼期待？逆着潮流只有失敗。還是你有爲愛國而犧牲的精神？」

「我……我……」他說不出話來。一個字也說不出。

「你留下，」高甘君侯自信地說。「你別無他途。且慢——」他又想起了件事，「我聽說你的姪女是杜貝娜的孫女。」

孟合敏大吃一驚。「是。」他無法相信自己了，因爲他在此刻只好吐實。

「基地重要的家庭？」

孟合敏點點頭，「可是她……不會害人。」

「害人！別傻了。我想的正相反。她多大了？」

「十四。」

「哦！連第二基地，甚至謝東本人，也無法停止時間自她身上流過，使女孩成爲婦人。」

說到這裏，他轉身拉開一個布幕。

他如雷霆般大吼：「你在這裏做什麼？」

家麗貴婦眨眼望着他，小聲地說，「我不知道有人在這裏。」

「哦，好，我等下和你談，現在快走。」

她的細碎脚步聲在走廊那端消失。

史鐵亭轉回頭。「她是件插曲的殘留，已經太久了。立刻就會結束。你說，十四歲？」

他以新的恐懼望着他。

❖ ❖ ❖

一扇門無聲地推開，令她吃了一驚——一陣銀鈴之聲傳進來。手指抓着她向後拉。她心中十分害怕，但是至少對方是家麗貴婦。她並不怕她。

可是這是做什麼？

到了一間美麗的閨房，家麗背對着門。

她說，「這是一條私路，由他辦公室到我臥室。」提起他，她似乎有不盡的畏懼。

「還好運氣不錯……運氣眞不錯——」她眼睛睜得很大。

「你能告訴我——」嘉黛說。

家麗十分慌張。「不，孩子，不。沒有時間了。快脫下衣服，快，快。我給你些衣服，不能讓他們認出來。」

她在換衣間，她所有衣服脫在地上。

「來，這件可以，穿上，你有錢嗎？來，拿着。」她把耳環戒指全脫下來給她。「回去——回你們基地去。」

「可是我叔叔——」她無效地抗議，可是對方把一件件香氣襲人的金屬線衣套在她身上。

「他不能走。普永遠扣留他，可是你不能留下，哦，親愛的，你不懂？」

嘉黛說，「不，我不懂。」

家麗貴婦緊緊抓住她的手。「你一定得回去，警告你的族人，就要打仗了。還不清楚？快走！」

又往外走。經過在後面盯着他們的官員，在門口守衞的兵士。到了嘈鬧的街上，她還回頭看。「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做，夫人——多謝，我的孟叔叔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她答。「你還不走？快去太空站。別再等待。他現在可能在找你了。」

嘉黛還是不肯走。她不能離開孟合敏。在自由空氣裏，她的胆子也大了些。「如果他找我又怎麼樣？」

家麗貴婦咬着下唇喃喃地說，「你不能向小女孩解釋這種事。那很不合適。哦，反正你會長大……我十六歲時遇見普的，我不能讓你也走我的路。」她眼中有羞愧的恨意。

嘉黛對這麼複雜的事感到不解而痲木。她低聲說：「他如果發現了會對你怎麼樣？」

她也輕聲說，「我不知道，」又擁她一下，回頭跑向高甘宮中去。

時間似乎停止住了，嘉黛站住不動。在家麗貴婦離去的時候，嘉黛似乎看見她狂熱恐懼的眼中還有一縷冷酷的喜悅。

一種非人的喜悅。對於這點，嘉黛十分確信。

她快步向前跑，焦急地找個公共呼車亭。

她不是躲避史鐵亭君侯，不是躲避她派來的追兵。她是躲避一個脆弱孤單幫她救亡的女人，她冒了生命之危來挽救自己。因為她終於確定地知道，那個女人是第二基地的。

◆　◆　◆

一輛空中計程機停在前面。風拂起家麗給她的披風。

「去那裏，小姐？」

她盡量壓低聲音不讓他聽出她是個小孩。「城裏有多少太空站？」

「兩個。你要去那個？」

「那個比較近？」

他盯着她看：「小姐，高甘中央。」

「那麼去另一個。我有錢。」她手上拿着二十高甘幣。計程車司機看了高興地笑笑。

「隨你便，小姐。可以送你去任何地方。」

她在椅背上貼貼很熱的臉頰。下面是燈火闌珊的城市。

她該怎麼辦？怎麼辦？

到這時，她才知道她是個愚笨的小女孩，遠離父親，十分恐懼。眼中滿是淚水，喉中是沒有發出來的哭聲。她不怕被史鐵亭抓住，家麗貴婦會想到這點。家麗貴婦！年老，肥胖，愚蠢，但是緊緊地抓住她的主子。非常清楚，一切都非常清楚。

在與家麗的茶會上，她非常好。聰明的小嘉黛，嘉黛心中感到窒息而且憎恨自己。茶裏下了藥，史鐵亭也可能喝了這種茶所以讓孟合敏進宮去。這正是那個愚蠢家麗的意願，正好小嘉黛又提供現在的藉口。

那麼，為什麼要放她？孟合敏已是囚俘——

除非——

除非她回基地，而且成為釣餌——使別人也落到他們的手中。

所以她不能回基地去——

◆　◆　◆

「太空站，小姐。」太空計程機停了下來。奇怪！她居然沒有注意到。

眞是個夢中世界。

「謝謝，」她把鈔票塞在他手中，便躑躅走出門跑向有彈性的人行道。

燈光。沒有關係的男女行人。大大發亮的告示牌，上面一直閃示着各班太空船的來往。

她去那裏？她不在乎。她只知道不去基地！別的地方都可以。

哦，感謝謝東——爲了忘記的一瞬，家麗貴婦眼中露出的神情。嘉黛想，當飛行一開始，她腦中基部有什麼在欠動——什麼東西永遠殺死了她的十四歲。

她知道她必需逃亡。

那是最重要的。雖然他們找得到基地上的每一個陰謀者；雖然他們抓了她自己的父親；她仍不能冒險地警告。她不能爲了極星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她是銀河中最重要的人。銀河中唯一重要的人。

她知道了。她站在票亭前面，心中想着該去那裏。

在所有銀河中，除了「他們」之外，便只有她一個人知道第二基地的位置。

15 柵欄

川陀：在新舊交替之間，川陀是個陰影。在巨大廢墟之間，有小小的農夫社區……

銀河百科全書

◆ ◆ ◆

這裏沒有什麼，從來就沒有什麼，就像是住人星球首府郊區的忙碌太空站。這裏有巨大的機器安置在基架上。只要你時間選得好，可以看見巨體下沉的壯觀，以及一個碩大金屬泡上昇的景象。一切過程幾乎都是無聲的。動力是核子默默地在移動。

以地區來講，剛才所說的佔全站的百分之九十五。許多空間是爲機器保留的，還有操縱它們的人與電腦。

只有百分之五是給人潮用的，他們分別出發到銀河所有星球去。其中少不了有些人停下來看看太空站的擁擠混亂。也許有人想到，由遠方看去是那麼小的鋼鐵，實在有幾千噸重。安全設備是萬無一失的，只有一些杞人才愛担心天地出事。

可是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不只是個人羣而已。那是有目標的人羣。他們的目的是徜徉在機場，氣氛十分濃重。一長條一長條的隊伍，父母帶領着孩子；行李準確地被處理——人們要去別的地方。

想想看，在這如潮的羣衆之中居然有個孤獨的靈魂，不知何所往而又不能不和別人一樣去某

一個地方，任何地方都好！

杜嘉黛穿着別人的衣服，站在別人星球上，她的生命似乎也已屬於別人，她渴望一個溫暖安全的地方。她不知道她希望的是什麼。她只是知道在朗朗乾坤的朗朗世界會有極大危險。她渴望一個封閉的地方——或且在宇宙尚未開發角落不爲人知的地方。

她才十四歲多一點，已經煩惱疲倦得像八十幾歲，又像不到五歲的孩子那麼恐懼。

成百人在她身邊經過——實際上與她相擦而過，她可以感到他們的碰觸——那一個是第二基地人？那一個陌生人會毀滅她，因爲只有她知道第二基地的位置？

後面如雷的聲音響起，使她感到一陣寒冷流入咽喉。

「哦，小姐，」他不耐地說，「你是要用購票機，還是只站在那裏？」

這個時候她才知道她是站在購票機前面。你放進一張大鈔，然後它不見了。你按下目的地的鍵，一張票掉了出來。那是電腦控制的，決不會出錯。那是非常普通的東西，一個人站在它前面五分鐘實在沒有道理。

嘉黛把二百點的卷塞進去，低頭忽然看見「川陀」的鍵。川陀，死去帝國的死去首都——她生長的星球。她夢幻般地按了下去。什麼都沒有，只有紅字在一直閃爍，一七二·一八——一七二·一八——一七二·一八——

那是她不夠的金額。又是二百點。票吐到她面前。她一碰它就落下來。零錢也找了下來。

她抓了就跑。她覺得後面的人貼得很近。她掙開之後沒有再回頭看他。

可是沒有地方可跑，他們全是她的敵人。

她迷糊地望着空中大大的霓虹燈；史提方尼，安略南，費理斯——還有一個是極星，她想去，却又不敢——

她可以用小量金錢租個呼叫器，把時間訂在出發前十五分鐘，放在手提袋中。

她眼睛往各處看，可是却向前跑，頭撞在一個軟軟的肚子上。她聽見對方叫痛的呻吟，一隻手抓住她的臂膀。她無力地掙扎，但是她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 ◈ ◈

抓她的人坐定地等待着。慢慢地看清楚了他的臉。他相當矮胖。頭髮華白稀少，在圓圓的臉上梳向兩邊，很像是農夫的樣子。

「怎麼回事？」他最後好奇而坦率地說，「你很害怕的樣子。」

「對不起，」嘉黛害怕地說。「我該走了，對不起。」

可是他完全不理會她，說，「小心，姑娘。你的票會掉下去。」他由她手上拿過船票滿意地望着它。

「我看不錯，」他又用牛吼的聲音叫，「媽媽！」

一個女人立刻到了他身邊，也是矮矮圓圓的，也像是個鄉下人。

「爸爸，」她責備地說，「你怎麼可以在這裏大聲嚷嚷？人家會以為你瘋了。你以為你還在農場裏？」

她又對嘉黛道歉地笑笑。「她的態度像頭熊。」然後又厲聲叫，「把小姑娘放開；你在幹什麼？」

可是爸爸只把票在她面前揮揮。「看，」他說，「她去川陀。」

媽媽的臉也高興起來。「你是川陀人？放開她，爸爸。」她轉轉過塞得太滿的布包，輕輕推她坐下。「坐下，」她說，「休息一下。船還要一個多小時，椅子上被睡覺的人佔滿了。你是川陀來的？」

嘉黛深深吸一口氣，說，「我在那裏出生的。」

媽媽高興地拍拍手。「我們來這裏已經一個月了，還沒有遇到一個同鄉。好極了。你父母親——」她望着週圍。

「我不是和父母親一起來的，」嘉黛小心地說。

「一個人？這麼小的女孩？」媽媽又是同情又是生氣。「怎麼會的？」

「媽媽，」爸爸拉拉她的袖子。「告訴你，這裏有什麼事不對勁。我想她很恐懼。」他的聲音非常低，不過嘉黛還是聽得見。「她在逃跑——我一直注意她——走路也不看路，我還沒躲開她就撞到我。你知道為什麼嗎？我想她有麻煩。」

「你閉上嘴，爸爸。任何人都可能撞到你。」她也坐在嘉黛旁邊擁着她發抖的雙肩。「你在躲什麼人，寶貝？別怕，告訴我。我幫助你。」

嘉黛望着慈和灰色的眼睛，覺得她雙唇發抖。她心中一面想這些人是來自川陀，她可以和他們一起去，他們會幫助她在那個星球上生活直到她決定去什麼地方。她一面又想，她已經記不得她的母親，她此刻在宇宙中逃亡，眞恨不得投入母親懷中，如果她母親還活着……她可以——

在今夜她是第一次哭了起來，哭得像個小女孩，她覺得很高興；她緊張抓着舊衣服，把一角全擦濕了；一雙柔軟的手擁着她。

爸爸無奇地望着這兩個人，他也由衣袋中摸出一方手帕，可是被媽媽一把搶了過去。媽媽瞪着他要他不要作聲。周圍的人羣根本都沒有理會他們，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孤獨的。

最後哭泣停止了，嘉黛紅着眼睛勉强笑笑。「天，」她說，「我——」

「噓——噓——，別說話，」媽媽低聲說，「坐着休息一會。然後再告訴我們怎麼回事，我們替你把事情安排好。」

嘉黛坐着不動。她不能把眞相告訴他們。她不能告訴任何人——可是她又編不出個有效的謊話。

她低聲說，「我現在好些了。」

「好，」媽媽說，「告訴我你有什麼麻煩。你做了什麼錯事？當然，你只要對我說眞話，我們就可以幫助你。」

「川陀的朋友，」爸爸說，「啊，媽媽？」

「你閉嘴，爸爸。」

❖ ❖ ❖

嘉黛在手提包中摸索。雖然換了衣服，至少手提包還帶着。她找到要的東西，遞給媽媽。

「那是我的證件，」她說。那是她來的那一天由基地大使發給，而且由高甘官員副署。媽媽望了它一下，又交給爸爸。

他說，「你是基地來的？」

「是。可是我出生在川陀。上面說——」

「啊——哈。我看沒有問題。你名叫嘉黛，川陀的好名字。你叔叔呢，上面說你是隨孟合敏叔叔來的。」

「他被捕了，」嘉黛沮喪地說。

「被捕！」——兩人同時說。「爲什麼？」媽媽問，「他做了什麼事？」

她搖搖頭。「我不知道。我們是來旅行的。孟叔叔和史鐵亭君侯有事，可是——」她冷顫了一下。

爸爸注意地聽，「和史君侯。嗯——你叔叔一定是個大人物。」

「我不知道是什麼事，可是史君侯要我留下——」她想起家麗貴婦的最後幾句話，那是爲了她好。而她現在知道家麗是此道中的專家，這段故事可以再度利用。

她停下來，媽媽感興趣地問，「爲什麼要你？」

「我不知道。他……他想和我單獨吃晚飯，可是我說不行，因爲我要孟叔叔陪我。他奇怪地望着我，一直抓住我肩膀。」

爸爸的嘴巴微分，媽媽臉紅而生氣。「你多大了，嘉黛？」

「快十四歲半了。」

媽媽深吸一口氣說，「這種人還能活下去，街上的狗要比他好些。你在逃他，是吧，親愛的？」

嘉黛點點頭。

媽媽說，「爸爸，快去詢問台問到底什麼時候去川陀的太空船進站。快！」

爸爸走了一步就停住了。上面響起高高金屬聲響，五千雙眼睛都向上望。

「男人女人們，」它用力地說，「太空站在尋找一個危險的逃犯，現在這裏已經包圍起來了。這裏不准進出。我們會很快的搜查，這段時間內任何太空船不得進站離站，不過不會讓你們脫班。我再說一遍，不會讓你們脫班。在柵欄拆除前不要離開你的方塊，否則我們被迫使用武力。」

太空站被聲音所控制，大家都不敢動彈。

他們指的可能便是她，嘉黛想。爲什麼呢——

家麗設計了她的逃亡。家麗是第二基地人。那麼何以現在要尋找呢？家麗失敗了？可能嗎？或且叫她逃亡乃是一個陰謀計劃的微妙部份？——

在這時，她幾乎希望跳起來大喊，叫他們把她帶走，那麼……

媽媽握住她的手腕。「快！快！在他們開始之前去洗手間。」

嘉黛聽不懂。她只是茫然地跟着走。他們由呆住的人羣中擠向前去，聲音還在報告。

柵欄已經降了下來。爸爸張口望着它下降。他聽說過，也在書上讀過，不過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它在空中閃光，它只是一道道的輻射光網。

它之被設計慢慢下降，乃是給人心理上一種壓迫的感覺。它現在已到了腰際，每方面的光柵有十呎長，在一百方呎的空間中，只有爸爸一個人，而隔壁的方塊却很擁擠。他覺得太過顯眼，但是也知道如果想擠到隔壁方塊裏去，會立刻碰到光線，而引下神經鞭的刺激。

他只好等待。

他看見在人頭過去處，有一行警察正在一個光塊一個光塊地搜查過來。

很久之後，才有一個警察走進他的方塊。

「證件！」

爸爸交給他，對方熟練的翻閱。

「你是川陀人包佛，來高甘一個月，回川陀去。回答是或不是。」

「是。」

「你來高甘做什麼？」

「我是我們農場合作社的貿易代表。我正和高甘農業部在商談合約。」

「嗯——嗯——你妻子和你在一起？她在那裏？你證件裏有她。」

「哦，我妻子在——」他指着說。

「漢托，」警察大喊。另一個警察走過來。

第一個說，「還有個女人在廁所。裏面一定很多人。寫下她的名字。」他對他指着證件上的名字。

「還有什麼人和你在一起？」

「我侄女。」

「證件上沒有。」

「她另外來的。」

「她人呢？不用說了，我知道。也寫下侄女的名字，漢托。你留在這裏，包佛。我們會照料女人。」

爸爸不耐地等着。許久許久後，媽媽才走過來，緊緊牽着嘉黛，兩個警察跟在後面。

他們走進爸爸的方塊，一個說，「這吵鬧的老太婆是你妻子？」

「是，先生，」爸爸和氣地說。

「你最好告訴她，如果她對第一公民的警察如此沒禮貌，會給她招來麻煩。這是你侄女？」

「是，先生。」

「我要她的證件。」

媽媽望着爸爸，堅定地微微搖頭。

停了一下，爸爸笑笑說，「我想我不能那樣做。」

「什麼，你說不能？」警察伸出手。「拿來。」

「外交特權，」爸爸輕聲說。

「你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是貿易代表，我以外交官身份來到高甘，我的證件可以證明。我已經給你看過，我不想再麻煩了。」

警察有點退縮。「我要看你的證件。這是命令。」

「你們走開，」媽媽忽然說。「我們要你們自然會叫你們。你們……你們壞人！」

警察緊抿雙唇。「漢托，注意他們，我去找警官。」

「你摔掉腿！」媽媽在後面罵他。有人笑出聲，又立刻停止。

搜查已快結束。人羣已經越來越不安。柵欄放下已經四十五分鐘，這種事更顯得時間慢。這時警官擠了過來。

「是這個女孩？」他疲倦地說。他望着她。

「你的證件，可不可以？」

爸爸解釋，「我已經說明過——」

「對不起，我知道你的說明，」警官說。「可是我奉了命令，沒有辦法，必要時我只好使用武力。」

沉默了一會，警官耐心地等待。

然後爸爸沙聲地說，「嘉黛，把你的證件給我。」

嘉黛恐懼地搖搖頭。可是爸爸點點頭。「別怕，給我。」

她無奈地把文件交出來給爸爸，爸爸翻閱了一下又給警官。警官也仔細地看了一會。他又久久地望了嘉黛，再把文件合起來。

「一切沒問題，」他說，「好了。」

他走後不到兩分鐘，光柵便撤除了，擴音機的聲音通知一切恢復正常。

嘉黛說，「怎麼……怎麼……」

爸爸說，「噓──別說話，我們最好快點上船。它就該進站了。」

❖ ❖ ❖

他們到了太空船上，他們坐在餐廳的私人房間裏。這裏離高甘已經有兩光年了，嘉黛終於敢再提起那件事。

她說，「他們是來找我的，包先生，他們一定很清楚我的樣子。爲什麼放了我？」

爸爸望着烤牛肉笑着說，「孩子，很簡單。如果你和經紀人、合作社，買主談生意，會學到很多學問。我有了二十幾年的經驗。你知道吧，嘉黛，當警官打開文件時，他看見摺成一小方的五百點金錢。簡單吧？」

「我會還你──真的，我有不少錢。」

「哦，」爸爸難爲情地笑起來，他揮揮手。

嘉黛又問，「如果他拿了錢，還是把我抓去，還告我賄賂。」

「放棄五百點？我很了解這種人，女孩。」

嘉黛認爲他並不了解那些人。那些人。當夜她在床上仔細想，知道任何賄賂也不會阻止一個警官逮捕她，除非是事先安排好的。他們不抓他，爲什麼要那樣大張旗鼓？

爲什麼？確定她離去？前往川陀？那兩個善心的夫婦也只是第二基地的工具，和她自己一樣可憐。

他們一定是！

到底是不是？

她如何和他們奮鬥。他們已經佈下天羅地網。

可是她必須用智慧戰勝他們。必須。必須！必須！

16 戰端

由於一些當時銀河人不知道的理由，銀河標準時間訂爲光行二九九・七七六公里爲一秒。八六四〇〇秒定爲一銀河標準日，三百六十五天是一銀河標準年。

爲什麼二九九・七七六——八六四〇〇——以及三六五呢？

歷史學家們說那是傳統。形而上學者，神祕學者認爲那是由於一種神祕的數字組合。可是少數人說那是因爲人類原始的星球上某種自然的旋轉週期的關係。

實情如何沒人知道。

當基地巡邏船馬洛號遇到由無畏號領導的高甘艦隊，後者拒絕前者登船檢查，而一戰之下前者成爲雲烟；那是一一六九二銀年一八五。換言之那是銀河時代第一一六九二年的第一八五日。這個時代是溯源且傳統唐朝的第一位皇帝登基。那也是一八五；四一九謝年——以謝東誕生起計——或是一八五；三四八基年——基地建立的紀元。在高甘則是一八五；五六公年——自驟第一公民登位起計。所以爲了方便起見，年雖有別，但日期則統一。

而且在銀河百萬世界中，各有其不同的當地時間，它是根據其與隣星的相對運動而決定的。所以不論你選的是什麼，一八五；一一六九二——四一九——三四八——五六——或其他紀

年，但是後來歷史學家們都稱之爲史鐵亭之戰的起端。

可是在杜博士看來，這一天却有別的意義，那是嘉黛離開極星後的第三十二天。

這些日子裏杜博士能維持鎭靜，是人們難以想像的。

薛明維認爲他能夠猜測得出。他是個老人，常喜歡說他的神經層已經鈣化，他的思想已僵硬不靈。他幾乎對世界人們對他心智的低估至爲高興。事實上他的眼睛仍然敏銳，聰明心智並不減退，而身體也並不衰老。

◈ ◈ ◈

他扭曲嘴唇說：「你爲什麼不想點辦法？」

杜博士喃喃地說：「我們進行到那裏了？」

薛明維瞪着他，「你對你女兒該想點辦法。」

可是杜博士冷漠地說：「問題是：你能不能找到一具有所需範圍的賽莫共諧器？」

「哦，我說過可以，你根本沒在聽我——」

「對不起，明敏。事情是這樣，我們現在的工作對全銀河人都很重要，嘉黛安全與否的問題根本不能相比。我希望做大多數人的事。那個共諧器有多大？」

薛明維有點猶豫。「我不知道。在目錄裏可以查到。」

「大約多大？一噸？一磅？一塊磚大？」

「哦，我懂你的意思，它是個小東西。」他指着拇指的第一小節。「大概這麼大。」

「好，你能做這件事嗎？」他在相紙簿上寫了交給老物理學家。老人看了笑笑。

「你找頭腦鈣化的老人？你想做什麼？」

杜篤良遲疑不語。這時他非常希望知道老物理學家的想法，他無需進一步說明。

薛明維搖搖頭。「你需要超電驛。只有它的速度夠快。需要非常多。」

「可能做得起來嗎？」

「當然。」

「你能弄到所有配件嗎？我是說，不會引起注意？和你的工作相符合。」

薛明維微曲上唇，「能弄到五十個超電驛？我一生也沒有用過那麼多。」

「我們做的是防衞計劃。你能不能想出沒有害的辦法？我們有錢。」

「嗯——也許我可以想辦法。」

「整個設備可以做到多少？」

「超電驛是超小型——結線，管子——太空，你已經有九百個電路了。」

「我知道，多大？」

薛明維用手比。

「太大，」杜篤良說：「必需能配在皮帶上。」

他慢慢把素描揉成一團，當它變成一個小黃球時，他把它放在煙灰缸中，分子分解使它發出一道小白色光芒。

他說：「誰在你門口？」

薛明維望着小小牛奶色的銀幕。他說，「年輕人，姓安的。有人和他在一起。」

杜篤良說：「這件事不能讓別人知道。它是危險的智識，如果他們發現了，兩個生命便危險了。」

❖ ❖ ❖

「杜博士，薛博士——丁里奇。」

那個人很高，長而直的鼻子安在瘦削的面孔上。杜博士伸出手去。

安白林微笑着說：「丁警官，」他强調說。然後又帶着深意地說：「高甘警局的。」

杜篤良轉身瞪着年輕人。「高甘的丁警官，」他說：「你帶他到這裏來，爲什麼？」

「因爲他是高甘星最後看見你女兒的人。別緊張。」

安白林的得意變而爲關懷，但是他站在兩個人之間，用力地和杜篤良掙扎，他慢慢而用力地

把杜博士推回椅子上去。

「你想怎麼樣？」安白林由額上把頭髮向後掠去。他坐在桌上說：「我想我替你帶來好消息。」

杜篤良直接對警官說。「所謂你最後見到我女兒是什麼意思？我女兒死了嗎？直接告訴我。」他的臉孔憂慮得發白。

丁警官毫無表情地說：「最後一個人的意思就是最後一個人。她現在不在高甘。除此之外我不知道。」

安白林插嘴說：「讓我先把話說明白。博士，對不起，我有點過於戲劇化。你太沒有人情味，我忘記了你也有感情。第一，丁警官也是我們的人。他出生於高甘，父親是由基地去高甘爲騾服務的。我可以保證丁警官對基地的忠心。

「當我們不再接到孟的每天報告後，我便和他聯絡——」

「爲什麼？」杜篤良厲聲問。「我想我們已經決定不對這件事作進一步行動。你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

「因爲，」對方同樣的頂撞他，「我牽涉在這場爭鬥中比你要久，我知道高甘的一些聯絡，而你不知道。因爲我的行動是出於深一層的智識，你知道嗎？」

「我想你瘋了。」

「你要不要聽下去？」

杜篤良眼光往下看。

安白林微笑地說：「好，博士。給我幾分鐘。告訴他，丁。」

丁輕快地說：「就我所知，杜博士，你女兒現在在川陀。至少她在來中央太空船，拿着張去川陀的票。她和川陀的一個農業代表在一起，他說她是他的侄女。杜博士，你女兒似乎有些奇怪的親戚。兩個星期內，她有兩個叔叔，啊？川陀人想賄賂我——也許他們以爲那樣才能脫身。」

他想起來笑了笑。

「她好嗎？」

「我至少知道，她沒受到傷害。恐懼。我不責怪她。全局都在追她。我還是不懂爲什麼。」

杜博士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雙手發抖，所以努力地控制。「那麼她沒事。這個農業代表是什麼人？和他走了，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你知道川陀的情形嗎？」

「我在那裏住過。」

「現在那裏是農業世界。出口肉類和五穀。高品質！賣到全銀河。星球上有一二十個農業合

作社，每社都派個代表到外星去。都是厲害的人物——我知道這個人的記錄。他以前去過高廿，總是帶了他的妻子。非常忠實，非常無害。」

「嗯——」安白林說，「嘉黛生在川陀，對吧，博士?」

杜篤良點點頭。

「這樣便有道理了。她要離去——立刻離開——而就連想到川陀，你看可能嗎?」

杜篤良問，「爲什麼不回來?」

「也許她知道被追踪，所以故引他們入歧途。」

杜博士沒有心情再問下去。那麼她平安地在川陀也好。他走向門口，感到安白林輕拉他的衣袖，他停住而沒有回頭。

「我送你回去好嗎，博士?」

「好，」非常自動的反應。

❖ ❖ ❖

到了黃昏，杜博士又縮回硬殼裏去。他拒吃晚餐，却到研究室去再做複雜的腦波分析數學工作。

到了半夜，他才回到起居室。

安白林還在，在那裏整理錄影帶。背後的脚步聲使他回頭看望。

「嗨，你還沒睡?我整理了好幾小時錄影帶。似乎馬洛號延誤了，而且一直沒有消息。」

「眞的?他們怎麼猜測的?」

「你想如何?高廿的問題。據說馬洛號最後傳來消息的地方，現在全是高廿的船。」

杜篤良聳聳肩。安白林憂慮的摸摸前額。

「博士，」安白林說，「你何不去川陀看看?」

「爲什麼?」

「因爲你在這裏對我們沒有好處。你不是你自己，你心不在焉。你去川陀反而可能有用。老帝國圖書館中有謝東小組的全部記錄——」

「不!圖書館已被淸掃過，對任何人都沒有用。」

「它對艾柏林曾經有過幫助。」

「你怎麼知道?是，他說他找到了第二基地，可是五秒鐘後，我母親殺死了他，使他不能把消息透露給騾。這樣一來，她自己也無法把位置告訴騾。從那些記錄中實在推測不出什麼來。」

「如果你還記得，艾柏林在工作時他的思想已經受了騾的驅使。」

「我明白，可是艾柏林的思想並不正常。你和我都不知道一個人的思想受別人控制時的特性

？總之，我不去川陀。」

安白林皺着眉頭。「哦，何必上火？我只是向你建議，哦，我實在不了解你。你像是老了十年。你顯然心中受着煎熬。你在這裏做的事都沒有價值。如果我是你，我要去找女孩。」

「對！我正希望那麼做。也因此我不願意。安白林，請了解，你在玩——我們都一樣——看一場不是我們能力所能及的遊戲。你要知道你血裏——如果你有血的話——是唐吉訶德的精神。」

「五十年來，我們一直知道第二基地是謝東數學的繼承人與學生。換言之，銀河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瞞不過第二基地。對我們來說，所有生命都是一連串偶然。而對他們來說，生命則是有目的而且預先計算好的。

「不過他們也有弱點。他們的工作是統計學，只有人類集體的行動是可以先定的。現在我以個人身份應該如何扮演歷史先定道路上的一份子，我不知道。也許我並不是固定的一份子，因為計劃中認為個人是不可以決定且沒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不信任我的衝動，我的慾望，我的可能反應。

「我寧願讓他們看見我不可測的行動。雖然我非常想去，可是我還是留在這裏。」

年輕人澀澀地苦笑道，「你不懂你自己的思想，而他們可能。如果是的話，他們會計算到你

的思想，你的不願被測知，因為他們先知道你的推理方向。」

「那樣的話，便不用逃避。如果我照你的推理而前往川陀，他們也會預見到這一點。世界有無數再三反覆的出發點。不論我如何遵循推理，只有兩條路走，去或留。而我女兒在銀河那端也不足使我去尋找，如果他們沒有作什麼，那麼我也可以留下。如果它令我離去，那麼我偏要留下。

「還有，安白林，並不是任何呼吸都有第二基地的魔咒，並非任何事都是他們支使的。他們可能與嘉黛的去留毫無關連，可能當我們都死去時，她却安全地在川陀。」

「不，」安白林說，「你太離譜了。」

「你還有什麼別的解釋？」

「有，如果你想聽的話。」

「好，說，我有耐性。」

「好，你對你的女兒了解嗎？」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能了解到什麼程度？顯然，我的智識並不夠。」

「我也一樣，不過至少我以新鮮的眼光衡量她。第一，她十分羅曼蒂克，是象牙塔中學者的獨生女，生長在虛幻的書籍錄影帶故事的世界中。她生活在自我發明的陰謀歷險夢幻中。第二；她的智慧可能勝過我們。她第一次設計竊聽我們的會議而且成功了。她仔細地計劃和孟去高甘，

也成功了。她對她祖母有種非常神聖的尊敬，你母親擊敗了騾。

「我想，到目前爲止我沒有說錯吧？好，我和你不一樣，我得到了警官的完全報告，而且我對高甘的情形有比較完全的報告，而且所有來源都經過檢查。例如，我們知道孟合敏在和史鐵亭會面時被拒絕進入騾的宮殿。結果嘉黛和家麗貴婦談話後拒絕却撤回了，家麗貴婦是第一公民的好朋友。」

杜篤良問，「你怎麼知道這些事？」

「還有，警察追捕嘉黛時，丁警官也和孟合敏談過。自然，我也有一份他們的問答記錄。

「再說家麗貴婦。傳說史鐵亭已失去對她的興趣。她不但沒有被逐走，而且可以讓孟合敏進入騾的宮，而且設計嘉黛的逃走。十幾個兵士說最後一晚他們還在史鐵亭的大廈裏。她沒有被懲罰。」

「你的結論如何？」

「嘉黛的逃走是故意安排的。」

「正如我說的。」

「還不止於此。嘉黛一定知道是人家安排的，聰明的嘉黛在到處都看到跡象，然後便有自然的推理。他們要她回到基地，而她却去了川陀。可是爲什麼去川陀？」

「爲什麼？」

「因爲那是她崇拜的祖母貝娜逃亡的地方。嘉黛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做傚她。所以，我想嘉黛是否逃避同一個敵人。」

「騾？」杜篤良有禮的嘲弄說。

「當然不是逃避敵人。而是逃避第二基地，或且是在高甘的第二基地勢力。」

「你所謂的勢力是什麼？」

「你以爲高甘能避免那種威脅嗎？我們都得到同一個決定。嘉黛的逃亡是預先安排的，對吧？她被追捕，被找到，又故意被丁警官放走。是丁警官，你懂嗎？怎麼樣？因爲他是我們的人。他們是否把他看成叛徒？啊，博士？」

「你是說他們眞想抓住她。坦白點，你的話使我有點厭倦，安白林，快把你的話說完，我想上床了。」

「我馬上說完。」安白林由口袋中拿出一組相片記錄。那是熟悉的腦波圖。「丁的腦波，」安白林說，「他回來後取的。」

杜博士看了之後臉色發灰。「他被轉變了。」

「不錯。他讓嘉黛逃走，不因爲他是我們的人，而因爲他是第二基地的人。」

「在他知道她去川陀而非極島之後。」

安白林聳聳肩。「他已奉令讓她走。他已無法修改。他只是個工具。因爲嘉黛走的是最不可能的路，所以是安全的。至少在第二基地修改計劃以包容這件事變之前，她是安全的。」

他停了下來。錄音帶上的信號燈亮了，它是另外裝的獨立系統，表示有重要新聞播報。他們立刻打開電鈕，消息已經播報，說已經發現了馬洛號太空船的殘骸，半世紀來基地又開始作戰了。

安白林的嘴已緊閉。「好，博士，你聽見了。高甘開始攻擊了，高甘是受第二基地的控制。你要不要去川陀追蹤你女兒發現的線索？」

「不，我要在這裏。」

「杜博士，你的智慧還不如你女兒。我不知道還能信任你多久。」他瞪了他一眼，走了出去。

杜博士感到猶疑而且沮喪。

電視上又急急地報導高甘與基地間的第一回合接觸。

17 戰爭

基地的市長不斷把額前的頭髮向後梳掠。他嘆了口氣。「這些年我們在浪費時間。我們把機會全扔掉了。我不是在洩氣，杜博士，我們會失敗。」

杜篤良鎭靜地說，「先生，我認爲我們不應該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沒有信心！銀河，杜博士，你的態度有什麼其他根據。這邊來——」

他半拉半請地帶杜篤良走到一個模型前面，市長手一碰，它內部發光照出銀河雙螺體的三度模型。

「黃色的，」市長激動地說，「是基地控制的區域，紅色是高甘的。」

杜篤良看見紅色圈子包圍住黃帶周圍，不過向銀河中心處還有個缺口。

「銀河圖，」市長說，「是我們的大敵。將軍們對我們的策略及戰備幾乎全部公開。敵人有內部通訊。他可以自任何一方面集中進攻。而他們以最少軍力便可以自衞。

「我們已在擴充。基地內部平均住人系統距離大約是高甘的三倍。例如由山達民到洛克里說，在我們需要二千五百秒差距，而他們只要八百，如果我們還留在自己區域內——」

杜篤良說，「這些我都懂。」

「可是你不懂這些代表的是失敗。」

「戰爭不只是距離而已。我說我們不會失敗。不可能。」

「你爲什麼這麼說？」

「因爲我對謝東計劃有我的看法。」

「哦，」市長扭扭嘴，「那麼你也要倚靠第二基地的神祕助力。」

「不。只是倚靠必然性——勇氣與堅忍。」

在他的信心背後，仍不免有所彷徨——

如果——

好——如果安白林的話不錯，那麼高甘也只是智力巫人的直接工具。如果他們的目的是摧毀基地。不，完全是胡說！

然而——

他痛苦地笑笑，反正都一樣。

❖ ❖ ❖

銀河圖的情形對史鐵亭來說完全清清楚楚。

高甘君侯站在銀河模型前面，它和杜篤良及市長看的全相同。除了市長皺眉而史鐵亭微笑。

閃亮的軍服使魁梧的身體顯得更加威風。前第一公民所授的驟動帶佩在身上，由肩掛到腰上。左肩上閃着有雙慧星與劍的銀星。

他對六個將軍訓話，將軍們的制服不如他神氣，他的第一部長已老邁灰髮，在這裏特別不起眼。

史鐵亭說，「我想決策已十分明顯。我們可以等待。對他們說，每拖延一天等於對士氣多個打擊。如果他們要保衞他的領域，軍力必須分散，我們只要在這裏和這裏同時發動攻擊便行了。」他指着黃帶的兩個地方，使極島與其他弧帶隔離開去。「我們把他們的船隊截爲三隊，一一再加以收拾。如果他們集中軍力，只好放棄三分之二的領域，而且可能引起叛變。」

第一部長細弱的聲音說，「六個月裏，基地的力量會增加六倍。他們資源很大，海軍也很强大，人力更不可輕估。也許越快進攻越好。」

史鐵亭笑着揮揮手。「六個月，」他說，「或是一年，對我們無所謂。基地的人無法準備；他們在思想上便不可能。他們的基本哲學，是認爲第二基地會出來挽救他們。這次怕不行了吧！」

大家不安地互望一下。

「我想，你們缺乏信心，」史鐵亭嚴厲地說。「必須再說明一下我們在基地工作人員的報告，或是重述一下孟合歛先生的發現，他是基地的人員，現在在這裏，爲……爲我們服務。我們散會，先生們。」

史鐵亭微笑地回到私室裏去。他有時對這個孟合敏不大了解。奇怪的傢伙，特別是家麗在場的時候，說得特別慇勤。

他笑得更高興。這胖女人也有用途。至少她可以由孟合敏那裏套不少話出來。何不把她送給孟？他縐縐眉。家麗。她和她愚蠢的妒忌心。銀河！如果他可以得到那姓杜的女孩——他為什麼不把她打死？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也許因為她和孟合敏處得不壞。他需要孟。孟替他說明，至少驟的想法，根本沒有第二基地。他的將軍們需要這點保證。

他不想公開證據，讓基地相信根本沒有的幫助豈不更好。家麗不是指出過？對。她說過——

哦，胡說！她什麼都不懂。

然而——

他搖搖頭不去想它。

18 世界之鬼

川陀是個在殘破中新生的世界。它位在銀河中央，在周圍許許多多太陽之中像是顆褐色的珍珠

。各方都是無窮的星辰；它懷有過去的夢，也有將來的夢。

它的金屬外壳曾經與每個星際世界有過連繫。它曾經是個簡單的城市，居住了四千億人口，是銀河有史以來最大的首都。

帝國敗亡終於傳到了川陀，一世紀前的大掠奪中，它的力量衰退，終於分崩離析。在死亡的破壞下，圍着星球的金屬外殼破碎而成為可怕的致命工具。

活着的人把金屬板分解了賣給別的星球以換取種仔和牛羊。土壤再度耕犂，星球回到了原始的狀況。在原始農業的耕種區域裏，忘記了過去的光輝歷史。

❖ ❖ ❖

嘉黛望着水平線上的金屬邊緣，心中不禁感到一陣悸動。包佛所居住的村莊只是一堆房屋——小而且簡陋。周圍的麥田則是一片金黃。

但是在她回憶之中還是當年金碧輝煌的光榮歷史。她來到這裏已經幾個月了。她曾經攀上光滑的人行道，再登上沉寂無人的蒙塵鋼鐵結構。光線透過破裂的牆壁與屋頂，顯出淒涼的景象。

這是令人心傷的褻瀆。

她離開這裏，又跑回溫柔的土地上。

這時她只能渴望地回望。她不願再度去回顧令人沉思再三的過去。

她知道，在這個世界的某處，是她出生的地方，那是川陀的老帝國圖書館附近。它是神聖中的神聖，高尙中的高尙。在所有世界中，只有它自大掠奪中倖存下來，一個世紀來，它完整而沒被人觸及。它是宇宙間孤高的紀念。

在這裏，謝東的小組曾經織過難以想像的網。在這裏艾柏林刺破了祕密，在驚奇中呆呆坐着，可是却在揭露祕密之前被殺了。

在帝國圖書館中，祖父母住了十年，直到騾去世，他們可以回到重生的基地。

在帝國圖書館，她自己的父親帶了新娘來再尋找第二基地，結果失敗了。她就生在這裏，而她母親也死去了。

她希望去訪問圖書館，可是包佛搖搖他的圓頭。「嘉黛，它有幾千哩路，這裏可以做的事很多。而且去打擾那地方也實在不好。你知道，那是聖地——」

嘉黛知道他不想去圖書館；那又是騾的宮殿。這裏的人對過去幾乎有種迷信的忌諱。

她不敢對這個滑稽的小老人如此怨尤。她已經來到川陀三個月，他和她——爸爸和媽媽——對她實在太好了——

她對他們如何回報？也牽他們陷入共同毀滅中？她有沒有警告過他們，她是毀滅不解的標誌？不！她讓他們繼續担任保護者的角色。

她的良心受到打擊——可是她有什麼辦法？

她勉强自己下樓來吃飯。她聽見聲音。

❖ ❖ ❖

包佛把餐巾塞在胖肥的頸間，以滿意的神情拿過他的煮蛋。

「我昨天進城去，媽媽，」他說。他舉叉把食物塡入口中，壓下沒說完的話。

「城裏怎麼啦，爸爸？」媽媽不在意地問，她坐在桌後望望周圍，又站起來去拿鹽。

「啊，不大好。高甘的那邊有條船掉了，那邊報紙上登了。開戰了。」

「戰爭！哦！讓他們去打破頭，如果頭裏沒有理智，還要頭做什麼？你的支票來了沒有？爸爸，我再告訴你，你警告高老頭，這裏不是世上唯一的合作社。我們付你實在太少，我連告訴朋友都感到不好意思。」

「好了，」爸爸不耐煩地說。「看，早餐時何必說這些傻話。會讓食物哽在喉嚨裏，」他邊說邊吃塗牛油的麵包。他又和氣些地說，「基地和高甘開戰兩個月了。」

他用手比比太空船作戰的樣子。

「嗯——嗯——結果如何？」

「基地不好。你去看過高甘，全是軍人。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基地則不然，而且——差勁極

了！」

忽然媽媽放下叉子生氣地說，「笨瓜！」

「什麼？」

「笨蛋。你只有個會吃的嘴巴。」

她很快指着後面，爸爸回頭看見嘉黛僵立在門口。

她說，「基地作戰了？」

爸爸無奈地望着媽媽，點點頭。

「他們輸了？」

又是點頭。

嘉黛覺得咽喉乾澀，慢慢走向桌前。「完了？」她低聲說。

「完了？」爸爸跟着說，「誰說完了？戰爭裏可能會發生許多事。而且——而且……」

「坐下，親愛的，」媽媽安慰地說。「早餐前不要談這個。肚子裏空空時，是不健康的。」

嘉黛不理會她。「高甘人到了極星了？」

「不，」爸爸嚴肅地說。「上星期的消息說極星還在作戰。眞的。我說的是眞話。基地還很堅强。你要我把報紙給你嗎？」

「是！」

她吃早餐時一邊看報，眼睛不禁濕了。山達尼和柯里已經不勝而降。基地一個大隊被困在稀散的伊佛尼區，全軍覆沒。

現在基地又回到了四王國核心區——韓定建立起來的原始王國，他是第一位市長。可是它還在作戰——還有機會——無論如何，她必需通知她父親。她無論如何得把話傳進他耳中！必須！

可是怎麼辦？戰爭正在進行。

早餐後，她問爸爸，「你不久要再出差嗎，包先生？」

爸爸正坐在前院草地上曬太陽。他手上拿支粗雪茄，像隻懶懶的大狗。

「出差？」他問。「誰知道？現在我的假期還沒過。何必談出差？你又不安份了，嘉黛？」

「我不，我喜歡這裏。你們對我這麼好，你和包太太。」

他對她揮揮手打斷她的話。

嘉黛說，「我在想戰爭的事。」

「別去想它了。你又能怎麼樣？對你無可奈何的事，何必去傷腦筋？」

「我在想，基地失去了大部農業世界。那邊也許已經配給食物了。」

爸爸不安地望着她。「不用担心。不會有事的。」

她聽而不聞。「我希望能送食物去給他們，如此而已。你知道，騾去世後，基地反叛了，極星孤立了一陣子，繼承騾的白利吉將軍包圍了它一些時間。食物不夠，我父親說他父親告訴他，他們只吃乾氨基酸粉，難吃極了。一個蛋值二百點。後來及時地解圍，食物由山達尼星運了來。那時一定很可怕。也許事情又再發生了。」

停了一下，嘉黛又說，「我相信基地一定願出走私高價格買食物。二倍或是三倍。如果有合作社，好比說川陀的，願意冒喪失幾條船的險，一定可以發大財。往日基地的行商便做過這種事。戰爭爆發，總有人會做這種事。走一趟可以淨賺——二百萬元。一條船便可以賺那麼多。」

爸爸動心了。他的雪茄已經滅了。「食物買賣，啊？嗯——嗯——可是基地太遠了。」

「我知道，我想不能由這裏運去。如果用普通船，你可能只到得了馬星和史莫星。然後再由那邊用小船運進去。」

爸爸手摸頭髮，他正在計算。

兩星期後，出發的準備已經完成。媽媽則一直在反對，他也拒絕她一同隨行。

爸爸說，「你爲什麼像個老太婆，媽媽？我不能帶你去，那是男人的事，你以爲是去做什麼，玩遊戲？孩子開玩笑？」

「那麼你去做什麼？你是男人，你這個笨漢，一條腿已經踩進墳墓了。何不讓年輕人去——

你這種胖老頭去幹什麼？」

「我不是胖老頭，」爸爸莊嚴地說，「我還不老。年輕人？告訴你，一次可以賺上幾百萬。」

她知道，所以只好屈服。

他走之前，嘉黛來找過他一次。

她說，「你去極星嗎？」

「當然。你說他們一定需要麵包稻米和洋芋。去做筆買賣。」

「好——不過有一件事。如果你去極星——可以替我看我父親嗎？」

爸爸的臉上滿是同情，「哦，我已等你向我提出來，當然我要去看他。我告訴他你在這裏一切都很好。當戰爭過了，我會送你回去。」

「謝謝。我告訴你怎麼找他。他名叫杜篤良，住在石亭，就在極市郊外，你可以乘交通機去。我們是江納路五十五號。」

「等我把它寫下來。」

「不，不，」嘉黛擋住他。「不可以寫下任何東西，石亭江納路五十五號。你必須記住——而且不可以要人幫助你去找那個地方。」

爸爸大爲不解。他聳聳肩。「那麼，好吧。石亭，江納路五十五號，極市郊外，可以搭交通

機去。對吧?」

「還有一件事。」

「什麼?」

「你替我給他講一句話好嗎?」

「當然。」

「我要輕聲告訴你。」

他把胖臉依過去，她附着他的耳朵輕聲說話。

爸爸的眼睛睜得很大。「要我說這麼句話?那有什麼意義?」

「他自然會懂。就說我託你的，他自然會懂。不會忘記吧?」

「我怎麼會忘記?五個小字。你看——」

「不，不，」她緊張地阻止他說下去。「別再說，不可以對任何人說。除了對我父親，決不可對任何人說。請答應我。」

爸爸又聳聳肩。「好!我答應你!」

「好，」她說，然後望着他坐空中計程車去太空站，她不知道是否她把他送向死亡之路。她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見到他。

她不敢回屋去面對仁慈善良的媽媽。也許等這件事情過後，她應該自殺以謝他們。

19 終戰

柯里斯東之役 三七七基年九至十七日，基地與高甘史鐵亭君侯軍隊作戰於斯。這是最後一役……

銀河百科全書

◈ ◈ ◈

唐佐穿上自己頗爲得意的船隊制服，他是戰爭中的軍事記者。他很高興能又回到太空，與第二基地的無奈無形之戰實在令他厭倦，他情願和一般人共同到太空船上去作眞正有形的戰爭。基地的作戰在由勝利觀點看，並不足道，不過它仍然有其哲思在。六個月後基地的根本仍未動搖，重要的艦隊還很完整。戰爭開始後，它的軍事力量設備，都比初次馬洛號被擊時要增强許多。

這時各星際的防衛力量提高，軍隊訓練得更好;機關效率增進——再說高甘的一些武力必須駐在被征服星球上，使其力量相當削弱。

這時唐佐正在第三艦隊，位於安略南區的外沿。爲了符合他「小人物戰爭」的想法，他正在

訪問自願入伍的三等工程師李木。

「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事，水手，」唐佐說。

「沒有什麼好說的，」李木羞怯地笑笑。「我是洛克里人。在太空車工廠工作，股長，薪水不壞。已婚，兩個孩子，全是女的。我能不能在你錄影機裏問候她們？如果她們在聽的話。」

「請，水手。你隨便說。」

「啊，多謝。」他高興地說，「嗨，蜜拉，如果你在聽的話，我很好。蘇妮好嗎？桃妹呢？我很想念你們，也許過一陣子便可以回來休假。這裏一切正常，不過平民有點緊張。」

「水手，下次我去洛克里時，我會去看看她們，看她們是不是缺乏食物。好嗎？」

年輕人高興地笑着點點頭。「謝謝，唐先生，非常感謝。」

「好，你告訴我們——你是自願入伍的？」

「當然是。如果有人和我打架，我總不能等他把我打死。我一聽說馬洛號的事就入伍了。」

「高尚的精神。你看到過大場面嗎？我看你佩了兩枚作戰的星徽。」

「哈！」水手說，「那裏眞是戰爭？只是追逐而已。高甘人不正面作戰，除非他們五艘對我們一艘。他們只會以多吃少。我表兄在伊發尼時，他正在逃脫的艾柏林號上。他說那裏也一樣。他們的主力艦隊對我們一小隊。」

「你看我們會勝利嗎？」

「一定。現在我們不再撤退了。卽使情勢很不好，我看第二基地也會加入。我們還有謝東計劃——他們也知道。」

唐佐噘了噘嘴，「你相信第二基地嗎？」

回答是眞心的驚奇。「每個人不都是這樣的嗎？」

❖ ❖ ❖

丁白南軍官走進唐佐房間。他說，「我們抓到一個囚犯。」

「是嗎？」

「一個小瘋子。說是中立國——外交豁免權。他們不知道該把他怎麼辦。他姓包還是姓白，說是川陀來的。不知道他在太空的戰區做什麼。」

唐佐坐起來，忘記他本來是想午睡的。他記起上次和杜篤良的談話。

「包佛，」他說。

丁白南吸煙望着他。「對，」他說，「你怎麼知道？」

「別管。我可以見他嗎？」

「太空！我不知道。老頭在審詢室問他。每個人都說他是間諜。」

「告訴老頭我認識他。如果他是包佛的話，我負責。」

❖ ❖ ❖

戴船長在第三艦隊的旗艦上望着大偵查器。任何船都不能避免原子輻射的偵知。即使惰性體也一樣。在三度空間力場中，這種輻射是個小光點。

現在抓住個自稱中立人的間諜。外面的船在上尉居住處引起了騷動。戰術要立刻做修改。那是——

「眞的你修正了？」他問。

辛司令官說，「我帶我的大隊去超太空，弧度，一〇・〇〇，西達，二六八・五二度，費，八四・一五。一三三〇時回原點。不在時間一一・八三小時。」

「好，現在我們計算準確的回來時間空間。懂嗎？」

「是，船長，」他望着手錶。「我的船在〇一四〇準備好。」

「好，」戴船長說。

高甘大隊現在不在偵知範圍內，可是立刻又會。那是獨立的消息，沒有辛的大隊，基地力量完全不能匹敵，但是船長十分有自信。

❖ ❖ ❖

包佛悲哀地望着周圍。先看看瘦瘦的將軍，又望望別人，每個人都穿着制服；現在看着最後一個，大而粗壯，開領沒有領帶，不像別人。那人說想和他談話。

唐佐說，「我完全知道，將軍，這裏面有重要的責任，不過我如果可以和他說幾分鐘話，我便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有什麼理由你不能在我面前詢問他？」

唐佐緊閉雙唇顯得十分頑固。「將軍，」他說，「當我被派到你船上，第三艦隊在新聞有很好的印象。你可以派人在門口把守，你可以在五分鐘內回來。可是現在請對我寬容一點，那樣對你的公共關係不會受損。你懂得嗎？」

他懂。

唐佐單獨在室中面對包佛說，「快——你帶走的那個女孩名叫什麼？」

包佛只瞪着圓眼，搖搖頭。

「別廢話，」唐佐說，「你不回答，你便是間諜，間諜在戰時可以立地鎗決。」

「杜嘉黛！」包佛說。

「好！她安全嗎？」

包佛點點頭。

「你最好弄清楚，否則對你不利！」

「她很好，非常安全，」包佛白着臉說。

將軍回來了，「好了吧？」

「先生，此人不是間諜。你可以相信他講的話。我保證他。」

「眞的？」將軍皺眉問。「那麼他代表川陀的農業合作社來極星簽訂買賣農產品的合約。好，可是現在不能放他走。」

「爲什麼？」包佛立刻說。

「因爲我們是在戰時。等過去之後——如果我們還活着——那麼我們帶你去極星。」

❖　❖　❖

高甘在遠得難以相信的距離偵測基地船隊，結果他們自己也爲對方偵到了。他們在彼此的大偵察器上就像是小小的螢火虫。

基地的將軍皺眉道，「這一定是他們的主攻擊。看他們的數目。」然後，「他們不能正對我們，即使我們不算辛的隊伍。」

辛司令官在幾小時前一偵知敵情便離去了。現在已無法再改變計劃了。不管成不成功，將軍都感到很安心。軍官們也一樣，士兵們也一樣。

又望着螢火虫。

就像嚴格的芭蕾舞，以準確的隊伍在發着光。

基地的艦隊慢慢後退。幾小時過去了，基地緩慢地引誘着敵軍。

在戰爭計劃的主宰者們心中，高甘船隊已經佔了很大的空間。基地退縮的地方，高甘人便慢慢移進來。他們經過的星球，受到猛烈轟擊。

這一切要看史鐵亭君侯船隊是否勉強採取主動，抑或是願留下暫時不動。

❖　❖　❖

戴上尉緊張地望着手錶。一三一〇。

「還有二十分鐘，」他說。

旁邊的尉官點點頭。「到目前爲止都很好，上尉。我們要包圍它百分之九十的軍力。如果能一直下去——」

「是！如果——」

基地的船隊又前進了——非常慢。不能快得令高甘發動撤退，也不能太快得使高甘停止前進。他們情願等待。

幾分鐘過去了。

一三二五，將軍的蜂鳴器在基地陣線上的二十五艘船上響起。他們同時加速向高甘的陣線正方衝去，巨大的能量束向前發射。三百束全無情地集中向一個方向——

一三三〇，辛司令官統領的五十艘太空船突然出現，由超太空在一定時間進入一定位置——出其不意地向高甘後方開火。

前後夾攻的包圍戰執行得十分成功。

高甘人還有相當多數量，但是他們無暇計數。他們第一個反應是逃避，因此隊形渙散，使敵方更加乘虛地逐一攻擊。

過一會，戰役成了捕鼠之戰。

三百艘高甘海軍的精英，只剩下六十艘傷殘回到高甘。基地的一百二十五艘只損失了八艘。

◈ ◈ ◈

包佛到達極星時，人民正在大事慶祝。他不喜歡這種喧嘩，在他離去之前，完成了兩件事。第一是簽訂了合約。農業合作社在次年以戰時價格供應二十船食物，第二是把杜嘉黛的話轉達給杜博士。

杜博士聽了之後大爲驚訝，他也請包佛帶去回話。包佛很高興，因爲那是簡單而理智的答覆。他說：「快回來。已無危險。」

◈ ◈ ◈

史鐵亭君侯非常氣憤。他望着軍隊回來，但已潰不成軍。他知道他已經陷入困境。幾個星期來他都沒有好好睡過覺，三天沒有修過臉。他停止接見任何客人，他的將軍們也不來找他，沒人比他更知道現在他更加困難地面臨內部的叛變。

第一部長梅魯斯對他毫無幫助，他鎮靜而老邁地站着，多皺的手一直摸着下巴鼻子。

「好了！」史鐵亭對他大吼，「想點辦法啊！我們已經失敗了，你不懂嗎？失敗了！爲什麼呢？我也不懂。你知不知道呢？」

「我也許知道，」梅魯斯鎮定地說。

「叛變！」他輕輕說，下面的話說得更輕，「你知道叛變的事，而你不作聲。你侍候過被我推翻的第一公民，你也以爲你可以侍候下一個鼠輩。如果你這麼想的話，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梅魯斯仍不爲所動，「我曾經多次想對你說我的懷疑。可是你却聽那些奉迎之輩的話。事情果然如我所猜的，只是更糟糕。如果你不想聽我的話，你說好了，我立刻走，先生，那麼我再去和你的繼承人打交道。他的第一項工作一定是訂和約。」

史鐵亭紅着眼睛瞪着他，大手不停地一捏一放。「說啊，你這老東西，說下去啊！」

「我常常告訴你，先生，你不是騾。你可以控制鎗砲戰艦，可是你控制不了人民的心智。你知不知道，你是和誰在作戰？你與基地作戰——他們從未戰敗過——基地有謝東的計劃在保護它。它注定要組織一個新的帝國。」

「沒有計劃，計劃不存在了，孟合敏說的。」

「孟合敏錯了。卽使他對，又怎麼樣？你和我並不是人民。高甘的男女老少和銀河所有老百姓都深信謝東計劃。四百年的歷史表示基地是無法打敗的。任何帝王君侯和軍閥都不行。」

「可是騾行。」

「是，他不是計算得出來的——而你却不然。更糟糕的是人民也知道這點。你的船隊在戰爭之前便有了失敗的隱憂。計劃的陰影罩在他們身上使他們攻守都特別愼重。相反的敵人却深懷信心，毫不恐懼，卽使小挫仍然士氣高漲。爲什麼不？基地一向都是先敗後勝。

「你自己的士氣如何，先生？你到了許多敵人的領域。自己的領域沒有被侵略過——然而可能性仍在，結果你敗了。你甚至於不信勝利的機率，因爲你知道毫無機會。

「屈服吧，否則你會被澈底打敗。自動投降，還可以保留一部份力量，你仰賴金屬與力量，它們也只能支持你到目前爲止。你忽略了心智與士氣力量，所以你才會失敗。聽我的勸告。你扣住了孟合敏，他是基地的人，釋放他，派他去極星爲你謀和。」

史鐵亭緊咬牙根。可是他又有什麼別的辦法？

❖ ❖ ❖

新年的第一天，孟合敏離開了高甘。他已經離開極星六個月了，戰爭爆發也結束了。

他單獨來，但是回去時却有隨從。他以私人身份來，回去時却是事實上的和平大使。

他最大的改變，是他早先對第二基地的關切。他想起來不禁好笑；心中想起對杜篤良和安白林等人解說時的情景——

他知道。他，孟合敏，終於知道了眞相。

20 「我知道……」

史鐵亭之戰的後兩個月裏，孟合敏以仲裁人的身份在特別的辦公室中工作，他發現自己成了星際事務的中心，這個角色使他暗自得意。

市長之間的戰爭已停止——一些小的接觸自然不能避免——和平的條件自然也不能不顧及基地方面的接納與否。史鐵亭整日呆坐在辦公室中。他的艦隊已經瓦解，他本來統治的外圍星球也開始投票，選擇獨立或是與基地結盟。

戰爭正式結束於極星星系的小行星上簽約。那裏是基地最古老的軍事基地。梅魯斯代表高甘

簽署，孟合敏是在場貴賓。

在這段時間內他沒有看見杜博士和其他人。不過那並不要緊。他可以把消息留在心中——而想到這裏，他不禁莞爾。

❖ ❖ ❖

杜篤良博士是勝利日後幾星期回到極星的，十個月前在這裏草擬計劃的人，已再度在他家裏集會。

他們吃過飯，喝着葡萄酒，然後遲遲地談回老問題上去。

唐佐望着紫色的葡萄酒，低聲說：「孟合敏，你是個要人了，你把事情處理得很好。」

「我？」孟合敏高興地大聲說。奇怪的是他這幾星期裏說話已經不口吃了。「事情不是我做的，是嘉黛。哦，篤良，她可好？我聽說她正由川陀回來？」

「不錯，」杜篤良安靜地說：「她的船再一星期就到了。」他以朦朧的神情望着衆人，大家都顯得困惑而高興。

唐佐說：「那麼事情眞正過去了。誰在十個月前會想到孟合敏去，又會平安地回來？嘉黛在高甘轉川陀也回來了？我們打了場戰爭，也勝利了。他們說歷史可以預測，但是決無法預測大致經過情形，卽使對生活在現在的人也無法知道明天的情況。」

「胡說，」安白林澀澀地說。「你爲什麼如此得意，啊？由你的話聽來似乎我們眞的勝利了。事實上我們只是解決了一場小爭吵，使我們忘了眞正的大敵。」

一陣難忍的沉寂，唯一不諧調的是孟合敏的微笑。

安白林拍了拍他的椅臂，「是，我指的是第二基地。如果我的判斷不錯，沒人提起它，是因爲不願想到它。勝利的氣氛冲昏了人們的頭腦，使你們不勝狂喜。你們翻觔斗，摔東西，愛怎麼樣都可以，但是等你們過後恢復正常時，你們再回來安靜地坐下討論。你們眞以爲打敗了些艦隊便無懼於第二基地的心智大師們嗎？」

他說得臉紅耳赤。

孟合敏鎮定地說：「現在，你可以聽我說句話好嗎？或是你還要繼續那麼興奮激動。」

「你說吧，合敏，」杜篤良說：「讓我們不用在言語上過份渲染誇大。」

「我被派去高甘，」孟合敏說：「到騾的宮殿去看能不能有所發現。我花了八個月時間。我並不如此而居功，老實說，如果沒有嘉黛，我是達不到這個目的。事實上，我對騾的一生有相當深入的了解，更加上我在那段時間裏的勤勉工作，所以我的成就不是別人所能完成的。

「所以我站在一個獨特的立場，來判斷第二基地的危險性，比我們與奮朋友所想的，要更深一層。

「那麽，」安白林說：「你對危險的評估如何？」

「哦，零。」

薛明維打破沉默以驚訝不信的口吻說：「你說危險等於零？」

「不錯。朋友們，根本沒有第二基地。」

❖　❖　❖

安白林的眼睛慢慢閉上，他臉色蒼白而無表情地坐着。

孟合敏又繼續下去，「而且，它以前也沒有過。」

「啊？」杜博士說：「這個驚奇的根據何在？」

「我不承認這是驚奇。你們都明白騾尋找第二基地的故事——就憑他一個人的思想。他有極大的資源與力量供他支配。但是只憑他一人的思想；他失敗了。沒有找到第二基地。」

「人們並不以為他會尋得到，」唐佐不耐地指着。「第二基地有保護自己的方法。」

「甚至於可以抵禦騾這種突變異種人的天賦心智？我不以為然。哦，你們不能希望我在五分鐘內說明五十冊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存在謝東歷史博物館裏，你們有空的時候可以去分析研究。你會發現，結論至為明白；也正如我方才所說的。過去現在根本就沒有第二基地的存在。」

薛明維揷嘴問：「那麽，什麽阻止了騾？」

「偉大的銀河，你以為有誰能夠？死亡能夠，它可以阻止所有的人。本世紀的最大迷信是騾被一種超越過他的神祕力量所阻止。這種看法是椿大錯。

「如果有人知道騾的身體心智都是畸形的話，便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他了。他死於三十來歲，因為他的身體無法再支持下去。他死亡前幾年便已是個殘廢。他最健康的時候也不過像個常人的衰弱身體。他征服了銀河，但是也已走向死亡。他能夠支持那麽久已經是奇蹟了。朋友們，這一切都在書上。你們且請忍耐，你們應以新的觀點角度來看所有事實。」

杜篤良沉思地說：「好，我們試試看，孟。那是有趣的工作。那些被處理的人——安白林一年前給我們的紀錄——是什麽人？請用新的觀點解釋。」

「很簡單，腦波分析學有多久歷史了？換言之，腦神經科學發展的情形如何？」

「這方面可以說才開始，」杜篤良說。

「好。當安白林說到處理的腦波平原時，我們的解釋確實可信嗎？你們有你們的理論，但是可靠嗎？可以用它來作證明一項亘大力量的堅定基礎嗎？用不明情形解釋為超人的安排是太簡單的方法了。

「那是人性的現象。銀河歷史中一向如此，不是嗎？許多不解的事都歸因於自然——暴風、瘟疫、旱災——因為它比人的力量大得太多了。

「那稱之爲神人同形論，我們現在還是免不了這種拘束與影響。例如當前的第二基地問題，那只是基於謝東的一些暗文而已。」

「哦，」安白林打斷他的話。「那麼你至少還記得謝東。我以爲你把他忘了。謝東曾說有個第二基地。請用新觀點來解釋。」

「你認爲你完全了解謝東的所有目標嗎？你知道他計算中所包容的必要條件嗎？第二基地可能是個必要的稻草人，而且對這件事相當重要。例如，我們是怎麼打敗高甘的？唐佐，你在最後幾篇專欄中怎麼寫的？」

唐佐欠動一下碩大的身體。「是，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在快結束時是在高甘，杜兄，顯然星球上的士氣非常低落。我看過所有新聞記錄——他們等待着被打敗。事實上他們早有先入的觀念，認爲第二基地終會起來幫助第一基地。」

「對，」孟合敏說：「戰時我一直在那裏。我告訴史鐵亭說沒有第二基地，他相信。他覺得很安全。可是他沒有辦法使相信了一生的人民忽然不信，所以這件傳說仍發揮了很大力量。這是謝東宇宙棋戲中的一步。」

安白林忽然睜開眼睛嘲諷地盯着孟合敏。「你在說謊。」

孟合敏臉色轉白。「我不能接受你這句話。」

「我這句話並非出於私人恩怨。你無法不說謊，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你只是在說謊。」

薛明維拉住年輕人的袖子。「深呼吸一下，年輕人。」

年輕人重重地摔開他的手說：「我對你們全失去了耐性。我一生見到這人不到五六次，但是他的改變令人難以相信。你們這些人認識了他一輩子，却居然看不出來。這叫人發瘋。你們稱這個講話的人叫孟合敏？他不是我認識的孟合敏。」

孟合敏大聲叫，「你稱我作騙子？」

「也許不是普通所謂的騙子，」安白林也大聲喊。「然而你是冒充的人。大家安靜點！我要求你們聽着。」

他兇猛地望着大家。「你們可和我一樣記得孟合敏嗎？圖書館員，說話緊張，口吃。這個人像他嗎？他流利，自信，充滿理論，而且，銀河，他不口吃。他是同一個人嗎？」

連孟合敏自己也感到不解。安白林已說：「我們試驗他好不好？」

「怎麼試？」杜篤良問。

「你問怎麼試？方便得很。你有他十個月前的腦波記錄，不是嗎？再試一張來比較。」

「我不反對，」孟合敏說：「我本來就是我。」

「你知道眞是你嗎？」安白林鄙夷地說：「我再說下去。我不相信這裏任何一個人。我希望

每個人都接受試驗。戰爭發生過，孟合敏在高甘；杜篤良和薛明維也不在，唐佐在戰艦上走過太空各處——我不知道你們都在那裏。只有我平安地躲在這裏，所以我不能相信你們任何一個人。爲了公平起見，我也接受試驗。那麼我們大家都同意了？還是我離開去做我自己的事？」

唐佐聳聳肩說：「我不反對。」

「我已經同意了，」唐佐說。

薛明維默默的揮手同意，安白林在等待杜篤良。最後杜篤良點點頭。

「先驗我的，」安白林說。

◆ ◆ ◆

當年輕人坐在椅子上眼皮沉重地下垂，電針在頭部移動。杜篤良由檔案中取出安白林的舊腦波記錄。他拿給安白林看。

「他是你的簽字吧？」

「是，是，那是我的記錄。你拿去比較。」

描繪器在銀幕上畫出舊線與新線。每個記錄上的六條線全在上面，孟合敏的聲音在暗中清楚地說：「哦，看，上面有變化。」

「那是前腦的主波。那沒有意義，孟合敏，那一個稜角只是表示憤怒。你要看別的地方。」

他按下一個電鈕，六條線完好地重叠在一起。

「滿意吧？」安白林說。

杜篤良點點頭，自己坐了下去。薛明維跟着他，唐佐也跟着他。他們默默地取了腦波又加以比較。

最後望下去的是孟合敏。他遲疑了一下，以帶絕望的聲音說：「好吧，我最後一個，不免有些緊張。希望這方面有些餘裕。」

「會有的，」杜篤良安慰他說：「你的情感變化不會影響主要曲線。」

接着是沉默，時間過得好慢——

在暗中比較時，安白林粗聲說：「是，那是相當複雜的。他怎麼說的？決沒有被處理；只是擬人式的思想——可是請看！我想是偶合吧？」

杜篤良的手緊壓在圖書館員的肩上。「靜點。老孟——你被處理過——他們把你調整過。」

燈光亮了。孟合敏以恐怖的眼神苦笑着。

「你不是說眞話吧，當然。你們有什麼目的，你們在考驗我。」

杜篤良只是搖搖頭。「不，不，合敏。眞的。」

圖書館員眼淚泫然地說：「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同，我不能相信。」他忽然有信心地說：「你

們在陰謀對付我。」

杜篤良作個安慰的手勢，但是他的手被格開去。「你想殺我，奉銀河之名，你們打算殺死我。」

安白林突然撲了過去。骨頭碰骨頭發出難聽的聲音，孟合敏臉上恐怖欲絕。

安白林站起來說：「我們最好把他綁起來，以後再決定看該怎麼辦。」他把長髮掠後。

唐佐說：「你怎麼猜到他出事了？」

安白林轉身諷刺地說：「那並不難。你知道，正巧我知道第二基地到底是什麼地方。」

一陣驚訝。

薛明維低聲問：「你確定嗎？我是說，我們剛剛決定了孟合敏這件事——」

「不一樣，」安白林反駁道：「杜篤良，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曾經嚴肅地對你說過。我希望你離開極星。我那時就該告訴你，現在我告訴你，只要我能相信你。」

「你說你半年前就知道了？」杜博士笑着問。

「我聽說嘉黛去川陀時就知道了。」

杜篤良突然吃驚地問：「和嘉黛有什麼關係？你指的是什麼？」

「非常普通的事。嘉黛去高甘，恐怖地又逃去銀河的中心而不是回來。丁警官，我們在高甘

的最好工作人員被處理了。孟合敏去高甘也被處理了。騾征服了高甘，也被處理了。騾把高甘作爲他的總部，使我懷疑他是征服者呢，還是工具。我們在處處遇到高甘，高甘——老是高甘。一世紀來在軍閥的爭奪中它一直完好如故。」

「那麼你的結論？」

「顯然，」安白林的眼神深沉。「第二基地在高甘。」

唐佐指道：「我去過高甘，安白林。上星期我才去過。如果上面是第二基地，那麼我是發瘋了。」

年輕人蠻橫地轉身面對他。「你是個笨胖子。你以爲第二基地是什麼？少校？你以爲上面打着紅線的大字「第二基地」？聽我說，唐佐，不管他們在那裏，他們形成嚴密的寡頭政治。他們一定是匿藏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上。」

唐佐下巴肌肉繃得緊緊的，「我不喜歡你的態度，安白林。」

「我也感到不安。」諷刺的回答：「看看你們在極星上。我們在中央核心處，是第一基地科學智識的發源地。好，自然科學家有多少人？你能操作能量輸送站嗎？你會操作超太空車嗎？啊？極星上眞正的科學家——可以說決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

「所以第二基地必須保密，甚至於在他們的生存世界上，也要保守祕密。」

「好，」薛明維愼重地說：「我們剛擊敗高甘——」

「不錯，不錯，」安白林還是嘲弄地說：「哦，我們慶祝勝利。城市上還是燈火輝煌，他們還在放煙火，還在載歌載舞。可是如果我們要尋找第二基地，那裏是最終的目標？高甘！高甘！

「我們沒有損傷它，眞的沒有。我們擊敗了些船隊，殺了幾千人，破碎了他們的帝國，接收了他們的一些商業和經濟力量——但是那算不了什麼。我敢打賭，高甘的每個眞正統治者並不感到什麼不舒服。反之，他們已可避免了人們的好奇心。你說呢，杜篤良？」

杜博士聳聳肩。「有趣。我正和嘉黛在幾日前送來的信互相對照了一下。」

「信？」安白林說：「什麼？」

「哦，我也不清楚。只有五個字。不過很有趣。」

「哦，」薛明維說：「有些事我不懂。」

「什麼？」

薛明維非常謹愼地說：「唔，孟合皴剛才認爲謝東說建立第二基地乃是在騙人。你又說不是的。那麼謝東不是騙人了？」

「對，他不是在騙人。謝東說他建立了第二基地，一定是建立了。」

「好，他也說了些別的話。他說他建立了兩個基地，各在銀河相對的一端。來，年輕人，那是不是在騙人——因爲高甘不在銀河的另一端。」

安白林困惑地笑笑。「這是次要的地方。可能只是要保護眞相的方法。何況請想想——在銀河另一端有些心智大師有什麼用？其作用何在？爲了保持計劃。計劃的主要執行者是誰？我們，第一基地，他們在什麼地方觀察我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銀河那一端？荒唐！高甘離我們只有五十秒差距，還有比這更合理的嗎？」

「我喜歡你的說詞，」杜篤良說：「有道理。孟合皴已經清醒一會了，我建議把他放了。他已經沒有害處了。」

安白林心有不服，可是孟合皴用力點點頭。五秒鐘後，他用力撫撫手腕。

「你覺得怎麼樣？」杜篤良問。

「壞透了，」孟合皴憂鬱地說：「沒有關係。我還有些事想請問這位聰明的年輕人。我聽見了他的話。我想知道我們下一步應該如何？」

長長而奇特的沉默。

孟合皴痛苦地說：「好，也許高甘是第二基地。他們是高甘上的那些人？如果你發現了他們，如何向他們下手？」

「啊，」杜篤良說：「奇怪的是，我可以回答。要不要告訴你們，我和薛明維在這半年裏做了些什麼事？那可能給你一個新的理由，安白林，說明我何以不願意離開極星。」

❖ ❖ ❖

「第一，」他說下去，「我研究腦波的目的，有些是你們不能了解的。只用一個處理高原來判斷第二基地的心智是過於簡單，而我沒有成功，可是已相當接近了。

「你們可有人知道情感是如何控制的？自從騾的時代以來，有許多小說家在寫這種事，大多數都是胡說八道，大部份的說法是神祕與崇拜性的。當然事實不是如此。大家都知道，頭腦是許多電磁場的集合體。每種情感都會稍微改變那些場。

「現在可以相信，一個心智可以覺察到那種場的改變，甚至與其發生諧波。換言之，大腦的特別器官可以存在它可以接受任何能偵知的場型。它如何能這麼做，我不知道，那也沒有關係。例如說，如果我是個瞎子，我還是可以學習光子中能量子的意義，而能量在身體中創造化學變化也是可以測知的。不過我是無法了解顏色的。

「你們懂嗎？」

安白林堅定地點點頭。其他人都感到猶疑。

「這個假設的心知共諧器官，可以調整成與其他思想相諧，那變成爲「偵知別人思想」，或

「偵知別人感情」。所以要強迫別人思想作項調整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差別在一個思想是強勢，另一個是弱勢——就像一強一弱的磁場所發生的排斥及吸引的傾向。

「我解決第二基地的數學方法，是我演算一個函數，這可以預測組成必要的神經通路以形成我方才所說的器官——不幸這個函數過於複雜，無法以已知的數學工具加以解答。所以我無法只用腦波型式來測量心智工作者。

「不過我另有方法。在薛明維的幫助之下，我們建造一個心智靜止器。那不超過現代科學的範圍，而創造能源來複製電磁的腦波圖型式。而且可以任意移轉創造出一種「靜止」或「噪新」的現象，它們有時是思想接解的外罩。

「你們還不明白？」

薛明維笑出聲來。他曾經無知地幫助，不過他仍然猜對了。老人還留有一兩套技巧——

安白林說：「我想我懂。」

「這個工具，」杜篤良又說下去，「製造起來相當簡單，我控制基地擁有的來源，因爲我是戰爭研究的主管。市長和議員的辦公室周圍都裝有心智靜止器。大多數工廠也一樣。這座大樓也有。所以我們可以選擇任何地方，用它來保護免於受第二基地和將來騾的侵犯。如此而已。」

最後他揮手作勢表示停止。

唐佐似乎呆住了。「那麼完了，偉大的謝東，全完了。」

「哦，」杜篤良說：「也不盡然。」

「爲什麼不盡然？還有什麼事？」

「是，我們還沒有找到第二基地！」

「什麼？」安白林說：「你是說——」

「是，第二基地不在高甘。」

「你怎麼知道？」

「很簡單，」杜篤良喃喃地說：「我正巧知道第二基地眞正在什麼地方。」

21 滿意的答案

唐佐忽然笑了起來——笑得連房內也嗡嗡作響。他無力地搖搖頭說，「大銀河，這件事進行了一晚上，好玩，但是毫無結果。也許所有星球都是第二基地。那是什麼，杜篤良說我們有保護？」

杜篤良不帶幽默感地笑笑。「完全的保護並不夠，唐佐。即使我的心智靜止器只能使我們無礙在一定地方。我們不能永遠坐在這裏凝望不知來歷的敵人。我們必須了解如何勝利以及擊敗什

麼人。有個敵人存在的某一世界存在。」

「坦白說，」安白林說，「你得到什麼消息？」

「嘉黛請人帶來個口信，」杜篤良說，「在我接受之前居然會看不出來。它很簡單，只是『圓圈沒有頭』。你懂吧？」

「不，」安白林頑固地說。

「圓圈沒有頭」，孟合敏皺着眉頭沉思地說。

「哦，」杜篤良不耐地說，「我很清楚——我們對於第二基地不是知道一個絕對的事實嗎？我告訴你，我們知道謝東把它安排在銀河的另一瑞。孟合敏的推理是謝東說謊有第二基地的存在。安白林認爲謝東的話是眞的，但是在位置上却說了謊。我告訴你們，謝東都沒有說謊，他說的是絕對眞實的。

「另外一端是什麼？銀河是扁平如透鏡般的東西。扁平的橫截面是個圓，圓是沒有終端的——嘉黛便看到這一點。我們；我們第一基地在極星，它在圓的周沿。在定義上，我們並不是在圓的一端。在圓周的一端要找另一端，沿着它一直走，你無法找到另一端。你只會囘到原來出發點——」

「你就在那裏找到第二基地。」

「那裏?」安白林說,「你是說這裏?」

「是,已在這裏!」杜篤良用力地說。「還有什麼可能?你說如果第二基地人是謝東計劃的保護者,不可能會在銀河的另一端。你認爲五十秒差距的距離比較合理。我告訴你還是太遠。沒有距離更合理。在那裏最安全?誰會想到他們就在這裏?古話完全不錯,大隱隱於市。

「爲什麼可憐的艾柏林發現眞相時如此驚訝?他發現騾一舉而佔領了兩個基地。爲什麼騾的尋找失敗了?怎麼會不失敗?如果一個人去尋找威脅的來源,很少會去回顧已征服的部份。而心智大師却可以悠閑地佈置阻止騾的計劃,並且成功了。

「哦,簡直簡單得不得了。我們在這裏計劃佈置,自以爲保密,但是結果我們就坐在敵人的心臟地帶。可笑極了。」

安白林臉上嘲諷之色猶在,「你眞相信這個理論,杜博士?」

「我眞心相信。」

「那麼任何一個隣居,任何一個路人,都可能是第二基地的超人,他的心智在望着你,了解你的思想。」

「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無礙地研究?」

「無礙?誰說我們沒受傷害?你知道已經證明合敏被調整過。你以爲我們是照我們計劃送他去高甘——或是嘉黛竊聽後隨他去也是我們的原計劃?哈!我們一直受到阻礙,何況我們爲什麼要做得比他們多?因爲他們要誤導我們,然後再阻止我們。」

安白林坐下深思,他有種不滿意的表情。「哦,我不喜歡你的說法。你的心智靜止器比不上思想。我們不能永遠留在屋裏,可是一離開便會迷失。而且除非你能爲銀河每個人都造部機器。」

「不錯,不過我們還沒絕望。第二基地人有我們所沒有的感覺。那是他們的優點,也是他們的弱點。例如,一種對明眼人的武器對一個盲人不一定有效。」

「是,」孟合敏立刻說,「眼中的光。」

「不錯,」杜篤良說,「一種強力的盲人之光。」

「好吧,怎麼樣?」唐佐問。

「這個比喻很清楚。我有個心智靜止器。它是依照人工的電磁場典型造成,對於第二基地人來說有如光束對於我們,可是心智靜止器是個萬花筒,它轉得快速而且繼續,比接受人的心智更快。那麼好,稱它爲閃爍的光,它能使你頭痛,難以忍受的創痛,不過只對有感覺的人有用,對無感覺的人便沒有用了。」

「眞的？」安白林開始熱心地問。「你試驗過嗎？」

「用誰？當然沒有。不過它會有效。」

「屋子周圍力場的控制在什麼地方？我想看看這東西。」

「這裏，」杜篤良伸向上衣口袋。那是個小東西，放在口袋裏也並不顯眼。他把黑色有柄的橢圓形東西扔給對方。

安白林注意地望了一下，聳聳肩。「看上去並不起眼。杜篤良，我不能碰什麼地方？我不願失手把保護關掉。」

「不會，」杜篤良不在乎地說。「控制鎖住了。」

「這個柄是做什麼用的？」

「變動典型的速率。這是調整強度。我所指的便是它。」

「我可以——」安白林說，他的手指按在強度柄上。別人都圍了過來。

「當然，」杜篤良說，「它不會影響我們。」

安白林慢慢眨着眼睛搬動把柄，先向一方，又轉回另一方。唐佐咬着牙，孟合敏急眨眼睛。

最後安白林聳聳肩把小盆子扔回杜篤良膝上。「我們信你的話，不過我拉動把柄時，什麼都沒有發生。」

「當然，安白林，」杜篤良說，他强笑一下。「我給你的是模型。我這裏還有一個。」他脫下外套，拿起皮帶上連着的一個小盒子，它和方才那個一模一樣。

「你看，」杜篤良說了，將把柄推到强度最大的地方。

安白林尖聲慘叫，倒在地上，他痛苦地滾來滾去，雙手亂抓頭髮。

孟合敏連忙抬起脚，以免碰到安白林的身體，他的眼中露出恐怖之色。薛明維和唐佐像對石膏像一樣僵立着。

杜篤良又拉回把柄。安白林抖動了一兩下，安靜地躺着。他還活着，呼吸非常濁重。

「扶他到沙發上，」杜篤良說，「過來幫忙。」

唐佐走過來，他們就像在抬一袋麵粉。幾分鐘後，呼吸平靜均勻下來，安白林睜開眼睛。他臉色冷黃，一身全是冷汗，他聲音沙啞不清。

「不要，」他喃喃說，「不要！不要再來了！你們不知道——你們不知道——哦，哦。」一聲長長的呻吟。

「我們不會再來，」杜篤良說，「只要你說實話。你是第一基地的人吧？」

「給我點水，」安白林哀求道。

「唐佐，去倒點來，」杜篤良說，「把威士忌瓶拿來。」

他在水中加了點酒給安白林喝。年輕人似乎鬆懈了點——

「是，」他疲倦地說，「我是第二基地一份子。」

「它就在極星嗎？」杜篤良問。

「是，是，你說的完全對，杜博士。」

「好！說明過去半年的情形。說！」

「我想睡覺，」安白林低聲說。

「等下睡！快說！」

顫抖的嘆息。然後低聲說。別人都彎下腰來聽。「情形越來越危險。我們知道極星的科學家對腦波學發生興趣，心智靜止器之類的儀器就快要成熟了。對第二基地敵意加深，我們必需阻止它以免破壞謝東的計劃。」

「我們……我們想控制運動。我們想加入。這樣不會引起懷疑。我們以高甘的戰爭來轉移注意。所以我派孟去高甘。史鐵亭的情婦是我們的人。她設法安排孟的一舉一動——」

「家麗是——」孟說，杜篤良揮手叫他不要作聲。

安白林仍然繼續說下去。「嘉黛跟了去。我們沒預計到這一點——無法預知一切——家麗設法讓她去川陀以免干預。如此而已。只是我們失敗了。」

「你也想叫我去川陀，對不對？」杜篤良問。

安白林點點頭。「必須把你弄走。你的計劃顯然會成功。你解決了心智靜止器的問題。」

「你爲什麼不控制我？」

「不行……不行。我有命令。我們是依據計劃行事。如果我改變了，會破壞一切。計劃只能預測機率……像謝東計劃。」他又喘起氣來，他說下去，聲音低得聽不見。「我們的對象是個人……不是羣體……機率非常低……失敗了。而且……如果控制你……別人仍會發明……沒有用……必須要能控制時間……第一發言人的計劃……不知道所有角度……除了……不能夠……」他停了下來。

杜篤良重重地搖他。「你不能睡。你們有多少人？」

「啊？什麼……哦……不多……奇怪……五十……不需要很多。」

「都在極星？」

「五……六個在太空……像家麗……要睡了。」

他欠動了一下，又迴光返照似的精神好起來。

「幾乎要打敗你們了。可以擊破你們的保障。看究竟誰是主人。可是你給我假模型……一直懷疑我。」

他終於睡着了。

❖ ❖ ❖

唐佐佩服地問，「你懷疑他好久了？」

「打他到這裏來的時候，」杜篤良說。「他由林那裏來。可是我了解林，我知道我們分手時的情形。他是第二基地問題的熱狂者，所以我離開了他。我的目標是合理的，所以我認爲最好最安全的方法是獨自進行。我不能告訴林，即使說了他也不肯聽。告訴他，我是個懦夫，奸細，甚至是第二基地的人。他是個不願饒人的人，他到死也不會願意和我來往。忽然在他死前幾天寫信給我——像個老朋友——把他最特出的學生介紹給我。

「他爲人決非如此。沒有外界影響他決不會做，我開始懷疑其目的只可能是第二基地的安排，結果——」

他嘆口氣閉上眼睛。

薛明維遲疑地說，「怎麼辦……那些第二基地的人？」

「我不知道，」杜篤良悲哀地說。「我想可以放逐他們。例如左蘭星。可以把他們放在那裏，把星球上充滿心智靜力。男女性分開——最好是禁育，也許五十年後，第二基地便成了過去名詞。也許讓他們安靜地死去。」

唐佐問，「你是說，我們可以學習他們對感覺的應用。還是他們和騾一樣生下來便有天賦。」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經過長期訓練，你要那種才能做什麼？對他們也沒有什麼用。」

他沈思不語。

雖然他沒說話，可是心中却在大叫。

太簡單了！太簡單。那些人像書中惡人一樣失敗了，他並不高興。

銀河！一個人怎麼知道他不是傀儡？

嘉黛正在歸途。他的心思一陣顫抖，他不願面對未來的結局。

❖ ❖ ❖

她已經回來一星期，兩星期了，他仍然無法放鬆緊張的心情。她不在的這段日子，已自小孩變成大人了。她是他和生命的連繫。

有天晚上，他盡量輕鬆地說，「嘉黛，你怎麼想到極星是兩個基地？」

她盯了他一下。「哦，我不知道，父親。我只是偶然想到。」

杜博士心中包了一層冰。

「想想看，」他嚴肅地說。「非常重要。什麼使你認爲兩個基地都在極星。」

她想了一會。「哦，是家麗貴婦。我知道她是第二基地的。安白林也這麼說。」

「可是她在高廿，」杜篤良又問，「你爲什麼認爲是在極星？」

嘉黛過了幾分鐘才回答。她如何決定的？什麼原因？她覺得有種可怖的感覺離她而去。

她說，「她淸楚——家麗貴婦——她有來自極星的情報。對不對，父親？」

父親有種迷失的神情，只是搖搖頭。

「父親，」她喊道，「我知道。而且越想越對。很有道理。」

「不行，嘉黛，不行。如果你是本能知道的話——那麼你的本能是受了控制！」

「控制！你說他們改變了我？不！不可能。」她向後退去。「安白林不是說我對嗎？他一切都承認了。你在極星把他們一網打盡。不是嗎？」她呼吸急速。

「我知道，可是——嘉黛，你讓我作你的腦波圖嗎？」

她猛搖頭。「不，不，我害怕！」

「怕我？沒有什麼好怕的。可是我們一定得弄個水落石出。你懂吧？」

◈ ◈ ◈

在最後開關投入之前，她拉他的手臂。「如果我變了怎麼辦，父親？」

「我不會把你怎麼樣，嘉黛。如果你變了，我們離去。回川陀去……再也不過問銀河的事。

」

杜篤良一生從沒有覺得像這次試驗那麼慢。完畢之後，嘉黛蜷縮着不敢抬眼。然後她聽見他的笑聲，那已經夠了。她投入他展開的懷抱。

兩個人高興地互擁一下。杜篤良說，「房子是在心智靜力場之控制下，你的腦波正常。我們擊敗他們了，現在可以好好生活下去了。」

「父親，」她說，「我們可以接受他們的勛章了？」

「你怎麼知道我拒絕了？」他又抱了她一下，笑着說，「好，你無所不知。好，你可以上台接受勛章，而且可以發表演講。」

勝利慢慢浸入了他們的體內。基地——唯一的第一基地，乃是銀河的主宰。在他與第二帝國之間不再有任何阻礙。謝東計劃最後完成了。

一切都感謝——

22 眞實的答案

在一不知名世界的不知名房間裏！

有個人的計劃成功了。

第一發言人抬頭望着學生。「五十個男女，」他說，「五十位烈士！他們知道不是死亡便是永遠囚禁，他們甚至於沒有接受保護自己的轉變——因爲那是會被測出來的。他們毫不懦弱。他們執行了任務，因爲他們熱愛偉大的計劃。」

「爲什麼不減少一些？」學生懷疑地問。

第一發言人搖搖頭。「那已是低限。再少了便不能堅定信心。事實上，在客觀理論上七十五個人可以減少錯誤。沒有關係，你研讀了十五年前發言人會議的行動方針沒有？」

「是，發言人，」

「和事實發展相比較沒有？」

「是，發言人。」然後是一會沉默——

「我十分驚異，發言人。」

「我知道。總是會令人驚異。如果你知道多少人努力地工作了多少月——多少年，才能使它達到完美境地，你就不會驚異了。現在告訴我，我要你用言語把數式翻譯出來。」

「是，發言人，」年輕人整理了一下思想。「主要是要讓第一基地的人澈底相信他們找到並且消滅了第二基地。這樣的方向，再把它逆轉回原來的起點上。從此，極星人將對我們不再有所知悉，包括他們的計算。我們花了五十人的代價，暫時又安全的躲藏起來了。」

「高甘之戰的目的何在？」

「讓第一基地擊敗一個强敵——消滅他們自尊與驟的自信所作的損害。」

「那麼你的分析欠完整。記住，極星人民對我們的看法是雙重性的。他們妒忌憎恨我們的優越，而且也依靠我們的保護。如果我們在高甘之戰前被毀滅，在基地上會引起很大震驚。他們再也沒有勇氣面對史鐵亭的攻擊。只有在勝利後的毀滅才能把不好的後果減到最輕。」

學生點點頭。「我懂了。那麼歷史的道路才可以照計劃指示不偏地走下去。」

「除非，」第一發言人指出，「有不可預見與個人的事件發生。」

「卽使那樣，」學生說，「我們仍然存在。除了——除了——目前情況使我担心，發言人。第一基地有心智靜止器。對付我們的有力武器。以前至少沒有它。」

「這點考慮得很好。但是他們沒有對象可資使用。它成爲無害的儀器，因爲我們對他不構成威脅，連腦波學也沒有力量了。所以那些心智科學家是第一基地的第一代，也是最後一代。一世紀後，心智靜止器便被人忘得乾乾淨淨了。」

「唔——」學生心中正在計算，「我想你是對的。」

「不過，年輕人，我要你知道一點，考慮到你未來在議會中的地位，也考慮在計劃中加入一些因素，因爲我們在最後十五年裏對付的是一些個人。安白林製造了些對他自己的懷疑在一定時

間內會成熟，不過它相當簡單。

「不能讓極星人們知道他們的星球可能正是尋找的中心。那件智識必須提供給女孩嘉黛，而她只能傳達給她父親。她必須去川陀，使她無法及早與她父親連絡。那等於是超太空車的馬達兩極，如不相連，則毫無作用。開關必需在適當的時機按下去。我注意的便是那一點！

「那次戰役被處理得很好。基地的艦隊要充滿自信，而高甘却士氣低沉。我也注意到這一點！」

學生說，「發言人，我似乎覺得你……我是指我們大家……算定杜博士不會懷疑嘉黛是我們的工作人員。根據我的計算，他懷疑的機率有百分三十。以後會怎麼樣？」

「我們能夠處理，你學過處理高原嗎？那是什麼？我們也可以使它不被腦波器偵測出來。你知道，那是力佛式定理。以前的感情高原已被移除改變了。

「當然，安白林使杜篤良明白處理高原的事。

「不過——如果有個人能被控制而不表現出來呢？換言之，一個嬰兒生來心智上只是一片茫然。十五年前，杜嘉黛出生在川陀，那時正是計劃實施的第一步。她永不知道她受到控制，那樣更好，因爲她在被控制時會表現更高的聰明智慧。」

第一發言人輕笑一聲，「這是最可以嘲諷的一件事。四百年來，許多人爲了謝東一句話『銀

河另一端』迷住了心智。他們對這問題各有許多不同的想法，在銀河中四處測量尋找，後來又回到了原處。

「我們最大的危險在於用物理的思想模式可能找到答案。銀河並非扁平形的，也並非封閉的曲線。事實上它是雙螺線，主臂上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住人星球。極星是這一臂的最外端，我們在另一端，螺線的另一端是什麼？哦，中央。

「這是微小無關而偶然的解答。如果能想到謝東是個社會學家而非物理學家，如此來調整思想，問題豈不立即可以得到答案。一個社會學家的相反一端是什麼？地圖上的相反？不。那只是機械的解答。

「第一基地在邊沿，原來的帝國衰弱，文化影響很小，財富與文明幾已喪盡。那麼銀河的相反一端是在那裏？哦，在舊帝國最强大最具影響力的地方。

「這裏！中央！在謝東帝國時代的首都川陀。

「這令人難以置信。謝東離開第二基地，讓它們自己壯大興盛，繼續他的工作。那是五十年的事情。可是在那裏可以順利完成？在川陀，謝東小組工作和收集資料的地方第二基地的目的是保護計劃。那也是已知的！對極星和計劃最大危險來自何處？

「這裏！川陀！帝國衰亡的三世紀便在這裏，但是它還是有力消滅基地。

「當川陀敗亡消滅時，一世紀前，我們自然可以保護自己，帝國圖書館仍然完好無恙。銀河都知道這事，但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暗示。

「艾柏林便是在川陀發現了我們；但是我們不能讓他的發現揭露。也因此，我們必須安排一個正常的基地女孩來擊敗騾的無比突變力量。自然，這件事會引起宇宙的猜疑──但是我們在這裏研究過騾，並且安排了他的敗亡。而後我們又安排了在此出生的嘉黛担任下一回合的任務。

「這些是在祕密中進行的。一些空隙不為人注意，因為謝東所謂「銀河相反一端」有他們不同的解釋。」

第一發言人早已停止對學生說話了，他的話是對自己的解說，他站在窗口外望，銀河現在是永遠太平了。

「謝東稱川陀為『星端』，」他低語，「帶點詩意有什麼不好？所有宇宙一度由這塊岩石指導；所有星星都通向這裏。『條條大路通川陀，』諺語不是說得很清楚。這裏正是衆星之端。」

兩個月後，第一發言人又觀察了同樣擁擠的星辰──任何地方也不比人類所稱的銀河更擁擠，他的圓臉上不禁浮起滿意的微笑，第一發言人正是合作社的農夫包佛。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銀河帝國三部曲

照耀明日的書 8　（第三部　第二基地）

著　　者・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譯　　者・張　　時
發 行 人・許 希 哲
出 版 者・照明出版社
常駐顧問・蘇　　子
總 編 輯・黃　　海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　話・303-6561・303-6554
印刷所・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
電　話・701-7948・707-113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1980年5月初版）
定　價：65元（三部合購210元）